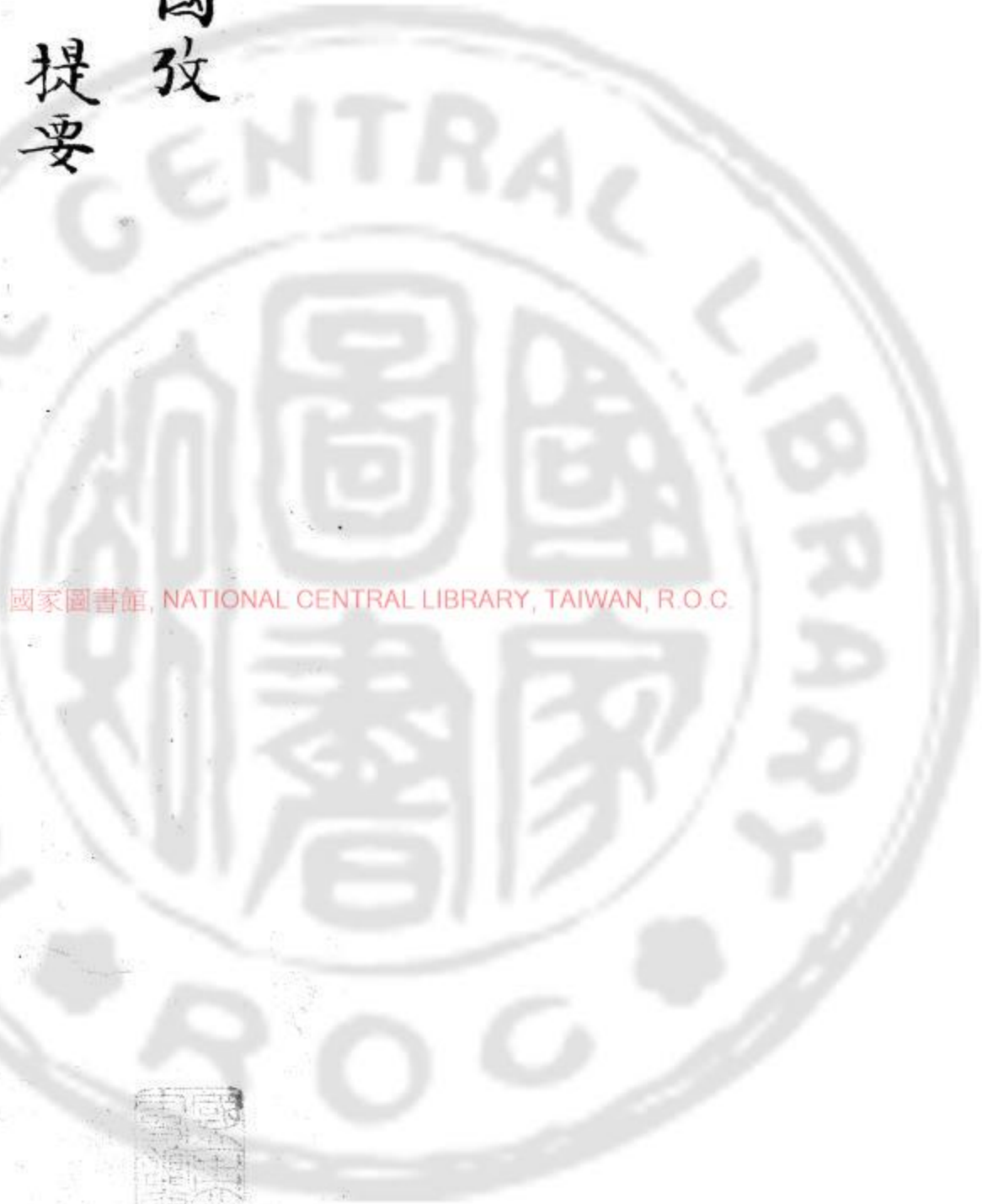


七國攷

提要

謹按七國攷十四卷明董說字雨若撰說烏程人所著有易發吳興備志諸書已別著錄是編載秦齊楚趙韓魏燕七國制度分職官食貨都邑宮室國名羣禮音樂器服雜記喪制兵制刑罰災異瑣微等十四門皆採摭諸書以相佐證略如兩漢會要之體大致以載

提要



國策史記為本而以諸子雜史補其遺缺其所援引如劉向列仙傳張華感類應從志子華子符子王嘉拾遺記之類或文士之寓言或小說之雜記皆據為典要而月令所載太尉太酋之屬註者明曰秦官乃反遺漏未免去取不倫又既以七國為名自應始自分晉以後而秦之寺人上引車轉楚之兩廣遠徵左傳則於斷限有乖新序載魏王欲為中天之臺許綰諫止未必定有其事即有之亦議而未行而魏宮室門中乃出一中天臺莊子所載麗譙乃城闕之通名非魏所獨有乃於魏宮室中標一名曰麗譙琴操載韓毅聶政之父乃古來之常刑非韓所創乃於韓刑法中標一目曰殺亦嫌於隨意搜尋苟盈卷帙至於秦水心劍事本見續齊諧記乃云白帖秦舍晉侯於靈臺本見左傳乃云列女傳亦

往往不得其出典觀其前後無序跋而齊職
官注封君后妃附乃祇有封君而無后妃殆
說未成之稿偶為後人所傳錄歟然春秋以
前之制度有經傳可稽秦漢以下之故事有
史志可考惟七雄雲擾策士縱橫中間一二
百年典章制作是蕩然不可復徵說能參考
讀書排比鈎定尚一一各得其崖略俾考古
者有徵其中雖間傷蕪蔓固不妨過而存之



七國攷

卷一

秦職官封君后妃附

相

明董說撰

國策衛鞅亡入秦孝公以為相史記惠文王十年張儀相秦更元七年樂池相秦崇禮諸生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不世爵祿公

卷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孤一人大國三卿皆命于其君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每國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大夫命一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至于周衰諸侯夫制號令自己其名不一正卿當國皆謂之相楚謂之相亦謂之令尹荀子曰孫叔敖曰吾三相而心愈卑淮南子曰遠伯玉為相又子產為鄭相孔子攝行魯相事公儀休為魯相戰國又不可勝數矣

左右丞相

史記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茂為左疾為右莊襄王又以呂不韋為丞相按物原云諸臣稱丞自秦獻公置丞相始是獻公之時已置丞相武王時加左右之名耳杜氏通典曰丞相相國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幾曰丞相荀悅曰秦本次

國命卿止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漢官儀云
相國丞相皆六國時官余按二世已誅李斯乃拜趙高
為中丞相是二世時已有中丞相矣

相國

杜預曰始皇始置相國余按范曄傳秦昭王加賜相國
應侯食物日益厚是昭王時相國有又莊襄王元年東
周君與諸侯謀秦使國呂不韋誅之見秦記

師

商君傳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
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然其師公孫
賈

傅

詳見師

上卿

國策秦王大說姚賈封千戶以為上卿又秦封甘羅為
上卿

亞卿

晉公子雍仕秦為亞卿見左傳

客卿

史記昭襄王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

上大夫

虞氏春秋秦穆公贈百里奚于楚欲爵之百里奚曰臣不及臣之友臣之友曰蹇叔是察於王道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右大夫

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又秦右大夫說

中大夫令

史記秦始皇九年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正義曰中大夫令秦官也

五校大夫

秦昭王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見國策

將軍

穰侯傳昭王以冉為將軍

護軍將軍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護軍將軍從秦官舍人李斯為之

國尉

白起傳白起遣為國尉正義曰言太尉通鑑秦尉錯伐魏襄城注尉國尉也月令云立夏命太尉替傑俊注太尉秦官接尚書中侯舜為堯太尉故徐陵碑云舜為太

尉於是九澤載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

廷尉

李斯傳秦王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據此秦并天下以前有廷尉

都尉

通鑑秦始皇二十二年楚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注此郡都尉將兵從伐楚者也又秦使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

中尉

華陽國志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秦惠王方欲謀楚羣臣議曰夫蜀西僻之國戎狄為隣不如伐楚司馬錯中尉田真黃曰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水通于楚有已之勁卒灣大船舶以東向楚楚地可得

軍尉

應劭漢書注云秦惠文王置軍尉又國策有尉注有尉

軍尉也

衛尉

史記秦始皇九年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漢書百官表曰衛尉秦官

秩史

史記秦襄公十三年初有秩史以記事

御史

劉歆七略云戰國秦趙皆立御史又秦御史見廣頌蘭

相如傳按周禮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
贊冢宰之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

內史

史記成王問由余於秦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漢書百官
表云史周官又應侯謂昭王曰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
至尉內史有非相國之人者乎注尉內史秦二官名

長史

李斯傳秦王拜斯為長史

大良造

史記惠文王五年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昭襄王十五
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國策右行秦謂大良造注秦官也
以良作梁

庶長

史記魏文王更元七年韓趙魏燕齊帥白奴共攻秦秦
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余按秦爵二十等有
左庶長右庶長此庶長當別是一官如有五大夫官大

夫又有大夫也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師師伐晉以救鄭又亢倉子秦景王將跡強兵于天下使庶長鮑庶長武師師侵晉余按春秋時有秦景公即景王也蓋秦在春秋時即有庶長之官

太守

風俗通秦昭王使陳永為蜀郡太守史記昭襄王十二年任鄙為漢中守漢書百官表云郡守秦官

縣官

史記秦王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從玉海云周官有縣正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其職一也戰國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郡其實縣也

令

商君傳秦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

丞

詳見令

常侍郎

物原云諸官稱郎自秦武王置常侍郎始李斯傳李斯求為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

郎中

國策段產謂新城曰君令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不能使人無議臣於君荆軻傳秦有郎中又韓非子秦惠王愛公孫衍郎中皆曰兵杖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更也郎中盡知之

執法

國策秦自四境之內執

執法殿中法官

謁者

史記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漢明帝詔曰昔燕太子使荆軻劫始皇變起兩楹之間其後謁者持匕首劍刺朕高祖偃武行文故易之以板

中車府令

蒙恬傳趙高昆弟教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慘世世卑

七國列
賤秦王聞高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傳言秦王知未并天下之前也

右行

國策石行秦謂大梁造曰欲決泊王之名不知備兩周辨智之士注云石行一作右行右行秦官也

佐弋

詳見衛尉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為砍飛掌射弋者

主簿

風俗通曰秦昭王時蜀守李永與江神鬥主簿刺殺江神按玉海云主簿漢晉有之不言秦官應麟失攷也

主魚吏

劉向列仙傳赤須子豈人也豈中傳世見之云秦繆公時主魚吏也

里正

韓非子秦昭王有病百姓里出一牛而家為禱主訾其

里正與伍老屯二甲里正者司鄉邑者也

主鐵官

司馬遷傳司馬遷斬孫昌為秦王鐵官按楊升庵外集紀秦王名有工官益官鐵官銅官錦官蓋官服官尊官渴官林官疇官湖官陂官樓船官發弩官均輸官橋官苑官淮浦官皆秦官名而漢因之雜見於諸傳百官表不悉載者微乎微者也余意秦并天下之後所置故鐵官外不具錄

市官

華陽國志張儀與張若城成都置益鐵市官并長丞

寺人

秦風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鄭箋曰欲見國君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官傳云寺人內小臣也正義曰天官序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寺人

也

著人

秦別紀云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致伯葵雍繆公學
 著人索隱曰著音貯又音宁著即宁也門屏之間曰宁
 謂學於宁屏門之人故詩云俟我於著乎而楊慎曰三
 代之君必學於耆德以為師保而繆公乃學於宁人以
 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矣則景
 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著人之禍

也

恃醫

史記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刺而以手共搏之
 是時恃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

掌卜

左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杜預曰徒父秦之掌龜
 卜者

大祀

集仙傳註蕭史為秦太祝

宗祝

秦謂楚文公又秦嗣王敢用吉王暄壁使其宗祝邵馨
布愍告於不顛大沉久湫按周禮有大祝小祝噐祝詛
祝宗祝疑詛祝之類也

舍人

史記始皇初即位李斯為舍人注主廐內小吏名或曰
侍從賓客謂之舍人也

行人

道書注秦昭王時行人張固至楚按左傳文公十二年
秦行人夜戒晉師

中庶子

中庶子蒙嘉秦王寵臣見刺客傳

少庶子

國策甘羅為文信侯少庶子蓋家臣也

徹侯十二

商君為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徹侯二十關內侯十九大庶長十八駟車庶長十七大長造十六少上造十五右更十四中更十三左更十二右庶長十一左庶長四簪裹三上造士公士一詳應劭漢儀後漢志云徹侯金印紫綬功大者食縣小者得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後避漢武帝諱改曰通侯或曰列侯

關內侯凡

顏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也荀綽百官表注曰時六國太平將相皆居關中故以為號按呂覽春秋齊景公時已有關內侯又懶真子云僕仕於關中嘗見一方寸古印印文云關外侯印然疑古有關內侯不聞有關外侯後于魏志見之建安二十三年始置名位侯十二級以賞軍功關外侯乃其一也

大庶長凡

劉昭曰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即將軍也所將庶人

更卒故以為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也

駟車庶長七十

言來駟馬之前而為眾庶之長

大長造六十

大長造少上造言皆主上造之士

少上造

詳上

右更四十

言主領更卒部其役事

中更三十

昭襄王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閼與

左更二十

昭襄王時有左更白起及左更錯

右庶長一十

言為眾列之長



左庶長十

孝公拜鞅為左庶長秦舊有此官

五大夫九

五大夫大夫之尊者也劉昭曰自公士主大夫皆軍吏也昭襄王十三年五大夫禮出亡奔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葉陽四十八年陵攻趙邯鄲至始皇封松為大夫

公乘八

言得乘公家之車也博子云臨戰得乘公車故曰公乘

公大夫七

漢舊儀云公大夫領行伍兵漢書高帝紀曰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師古注云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

官大夫六

官大夫亦謂之國大夫

大夫五

傳子云大夫者在車右也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教大夫諫又穀梁疏云秦無大夫秦處西戎罕接諸夏繆公始有大夫

不更四

不更者言不預更率之事漢舊儀云不更王一車四馬秦桓公時已有不更女父見左傳

簪裹

以組帶馬曰裹簪裹者言飭此馬傳子云駕車馬者其

形如簪故曰簪裹

上造二

造成也言有成命於王

公士一

言有爵命異於士卒 史記始皇四年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按納粟拜爵始此

商君以下

史記孝公以衛鞅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竹書紀年

云周顯王二十八年秦封衛鞅於鄔改名曰尚胡應麟
曰史元封尚之文尚恐商字之誤

涇陽君

范雎曰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
無諱昭襄王同母弟二曰薊高陵君也曰湮涇陽君也

華陽君 新城君

宣太后二弟冉同母弟戎異母弟戎封為華陽君又號
新城君國策注云新城君弟戎也

高陵君

詳見涇陽君

嚴君

史記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為相正義曰蓋封蜀郡嚴道
縣因號嚴君疾樗里子名也

武安君

昭襄王十三年左更白起攻新城十四年左更白起攻
韓魏於伊闕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二十七年白起

攻趙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楚王走周君來白起
為武安君

長安君

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在始皇八年見漢書五行志
安國君

昭襄王四十二年安國君為太子

陽泉君

呂不韋見秦質異人竒之為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以上

並見史記王符曰戰國之制將相權臣必以親家皇后
兄弟主婚外孫年雖童妙未脫桎梏由藉此官職功不
加民澤不被下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得治民効物能
以報百姓虛受重祿素餐尸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驕奢
破敗而不及傳世者也子產有言未能操刀而使之割
其傷實多信哉

昌平君

史記嫪毐為亂王使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

昌文君

詳見昌平君

武信君

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見傳

剛成君

國策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蔡澤傳云號為剛成君與國策異余按戰國封君有二一以封地為號如秦之華陽涇陽新城陽泉齊之安平楚

之彭城襄城魏之平都中山之類是一時立名號如秦之剛成武信齊之孟嘗楚之春申春申傳注並蓋云獲唯平原君有地又非趙境號謚而孟嘗是謚然余按孟嘗亦非謚乃號耳趙之馬服信平武襄長安之類是也

南鄭公

北史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周時李耳字伯陽為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或在趙或在秦在秦者名與族為將軍生子伯佔建功北狄封南鄭公

穰侯

昭王時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見穰侯傳

蜀侯

華陽國志秦惠王封子通為蜀侯七年復封子惲為蜀侯

應侯

史記范雎封為應侯秦王謂范雎曰昔者齊桓公得管仲時以為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文信侯

異人既以不韋計得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

長信侯

秦封嫪毐為長信侯上並見史記 右封君

王后 夫人 美人 良人 八子 七子 長使 少使

應劭云秦自惠文王後嫡稱王后次稱夫人又有美人

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美人爵視二千石比少
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史記昭襄王母辛八子是也

右后妃爵秩

田齊職官封君后妃附

相

國策鄒忌為齊相

司馬

齊王建入朝于秦雍門司馬前諫見國策余按齊桓公

時置王子成為大司馬景公以穰苴為司馬蓋春秋列
國皆置司馬也

師

通鑑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者齊使者竊載與之齊
田忌善而容待之進于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

傳

呂氏春秋齊宣王使淳于髡傳太子

太傅

國策齊逐孟嘗君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受王聞之遣太傅齎黃金千金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注太傅本周官當是齊之大臣

御史

史記齊威王置酒后宮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前御史在後髡恐不過一斗徑醉矣按戰國並置御史

太史

史記淖齒殺閔王於鼓里太子法章乃解衣免服逃去為太家史灌園太史后氏女知其貴人也善事之注后姓也太史官名以其姓后不可曰后故曰君王后也左傳疏云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亦不異但春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缺或不置內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太史

右史

王驩為齊右史見孟子余按趙有左師古人吉禮尚左

唯喪禮軍禮尚右左陽右陰故喪禮右也人左臂力少
右臂力多故軍禮右也秦漢及元代制度丞相將軍以
下官俱先右而後左秦於金石文及本紀稱右丞相去
疾左丞相斯可證

士師

劉向孟子注士師田齊獄官余按先齊景公時有士師
見晏子春秋

祭酒

荀卿三為齊祭酒見劉向目錄按史記注云三為祭酒
者謂荀卿出入前后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為
其所尊故云三為致祭酒漢書注應劭云禮飲酒必祭
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云祭祠時唯尊長者
以酒沃酬

博士

五經異議曰戰國時齊置博士之官班固亦云六國時
往往有博士掌通古今

又區於

卿

孟子為卿於齊淳于髡曰夫子在三卿之中

上卿

說苑淳于髡立為上卿

客卿

蘇秦傳蘇秦佯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王以之為客卿

大夫

冊府元龜魯謂之宰仲尼為中都宰是也齊謂之大夫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是也

上大夫

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如騶衍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見史記劉向荀子目錄曰方齊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于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咸作書刺世是時荀卿年十五始來游學至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

大夫之缺余按列大夫即賜列第為上大夫也或曰齊
有上大夫又有列大夫非

中大夫

韓子云齊中大夫有夷射者

上將軍

說苑田單為齊上將軍史記作將軍

駙駕

韓子造父為齊王駙駕

執法

詳見御史

掌書

呂氏春秋春子諫大室宣王曰掌書曰書之蓋史官也
劉向作尚書書之於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柄言
師者訓其徒言職者主其業言衡者平其政言掌者主
其事言氏者世其官言人者終其身

郎中

韓子齊威王時有郎中

諸侯主客

滑稽傳齊王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正義曰今鴻臚卿也按周禮有掌客掌四方賓客主即掌也

謁者

國策先生王斗造門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注謁者掌賓請受事延引也

五官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見國策鮑昭曰曲禮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計其事之凡也正曰按記曾子問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高曰五官齊之計簿書者或作五大夫非也按楚亦有五官

守

山東志盼子戰國時人齊威王使守高唐趙人不敢東漁于河

令

雜事篇云齊田單為即墨令

靖郭君以下附

國策靖郭君將城薛舊注田嬰謚正曰此據史文索隱曰靖郭當是封邑之號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也按戰國臣死無謚索隱為是耳靖郭君又名薛公

孟嘗君

見國策田嬰子田文也

安平君

貂勃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注安平在青州臨淄縣東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

成侯

成侯鄒忌為齊相高誘注成齊邑按田齊世家鄒忌子以鼓琴見威王三月而受相印居暮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則成侯為號矣

楚職官附封君

令尹

史記郊教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圍為令尹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於吳郢春申君應劭曰令尹楚相也陳軫所謂國冠之上又國策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以此見楚令尹爵位最高傳遜氏曰春秋諸國惟楚英賢最多而為令尹執國政者皆其公族少有僨事旋即誅死所以強大累世而成畧無下移固其君之強明亦其傳固用之人之制獨善也

小令尹

國策為仲公謂白壽曰令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一作陽

柱國

史記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

上柱國

國策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又上柱國于良入見通典云柱國上柱國皆楚之寵

官宛委餘編云上柱國楚為勳官在今尹下諸卿上其
後隋為從一品階官在唐則為四品以後階官皆不甚
尊

相國

國策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在也司馬
翦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左成謂司
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
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公若欲
為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庸夫空曰王類欲令若
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於相國相國令之為太子注
相國楚官楚有相國柱國又楚置相璽

將軍

史記楚成王三十九年代宋宋告急于晉晉救宋成王
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楚共三十六年共王召將軍子反
上將軍

說苑田齊去齊奔楚楚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

齊亦萬乘之國也帝欲相并為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繻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首而反耳

大將軍

史記楚懷王十七年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

裨將軍

詳上

太宰

左傳楚靈王即位遠罷為令尹遠啟疆為太宰先是伯州犁為太宰被殺

少宰

左宣十二年楚少宰如晉師注少宰官名

太師

史記穆王以其太子官于潘崇使為太子掌國事

少師

說苑楚莊王之時太子卓立于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
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
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太子太傅

史記平王時伍奢為太子太傅无忌為少傅左傳作奢
師費無極為少師荀綽晉百官表曰太子太傅唐虞官

太子少傅

詳上

保

楚文王不治政保甲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告云云見
呂氏春秋又楚語鍾儀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
於嬰齊而夕於側也

司馬

史記楚靈王十二年吳越兵立于比於王公子子皙為
令尹棄疾為司馬

大司馬

國策遣昭常為司馬令往守東地又左傳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

右司馬

左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

左司馬

韓詩外傳楚使申鳴為左司馬又國策齊韓魏共伐燕

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使景陽將而擊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又左傳載楚子田孟諸宋公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

司徒

左傳楚令尹為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

司敗

左傳子西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將歸死於

司敗也杜預云陳楚名司寇為司敗

司宮

左傳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
他令其來者上卿大夫若吾以韓起為閹以羊舌肸為
司宮足以辱晉我亦得志矣注司宮謂加宮刑使為司
宮之官也

莫敖

左傳有莫敖屈瑕注莫敖楚官名又國策威王問于莫
敖子華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殺之身亦不為爵勸不
為祿勉以憂社稷者子按楚改司空為莫敖

新造鰐

國策楚冒勃蘇曰臣非異楚使者新造鰐鮑昭曰楚官
余按戰國官號之奇者如新造鰐犀首是也姓名之奇
者如董之繁菁及苦成帝是也

大夫

登徒子好色賦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又懷王時上官

大夫按穀梁傳云楚無大夫疏云無大夫凡有三等之例曹無大夫者本非微國後削小耳莒則是東夷本微國也楚則蠻夷之國借號稱王其卿不命于天子故不得同中國之例也冊府元龜云楚命大夫為公余意楚公尹之外又有大夫之官但列國大夫皆尊爵楚不過脩官耳

上大夫

齊桓公七子奔楚楚以為上大夫見史記

五大夫

呂氏春秋荆文王曰覓嘻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

三閭大夫

離騷經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請屬率其賢良以屬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群

下應對諸侯按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楚武王之子食采於屈因氏為屈重屈蕩屈平屈建並其後又云景武有景美至漢皆從閔中

公

杜預曰楚僭號皆稱縣令皆稱公葉公諸梁申公鬬班之類是也冊府元龜云魯謂之宰齊謂之大夫楚謂之尹亦謂之公公爵之上楚僭天子之號故命大夫為公也又銅龍志又鄭公潭者乃楚之鄭卿守邑大夫僭稱公故世以為鄭公潭耳漢書孟康注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陟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

卿

楚武王子瑕受屈為卿因以為氏見離騷注

上卿

譙周三巴紀云周末巴國有亂巴國將軍婁子請師於楚許以三城楚王與師婁子既平巴國既而楚遣使請城婁子曰吾城許予之君矣持頭往謝楚王城不可得

乃自刎以頭與楚王曰吾得臣若巴彘子何以城為乃
以上卿禮葬彘子頭

執珪

文選注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國策注楚
國之法破君殺將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者謂既
為上柱國之官又虛受執珪之爵也余按上柱國執珪
皆楚官名封上爵執圭即今尚書加公保之比文選注
未明國策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通侯執珪死者七
十餘人注通侯執珪皆楚官名又楚襄王以執珪授莊
辛淮南子云飲非爵為執珪又云吳起為楚減爵祿之
令而功臣畔矣徐注減爵減執珪之類

通侯

詳見執珪

三旌

莊子楚昭王誕屠羊說以三旌之位注三旌三公位也
司馬本作三珪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者韓詩外傳作

昭王諸屠羊說為三公一官爾或稱三公或稱三族或稱三珪也宋玉招魂三珪重侯聽類神只王逸云三珪謂公侯伯也

五官

國策楚昭王反郢五官失法蒙穀啟典五官得法劉歆云楚之五官者五卿也或云如秦五大夫一人官之者也

太史

張華感應類從志云有蒼雲圍軫軫楚之分野是不善之徵楚太史唐勒乃夜以葭灰遺於地乃更滅拂之其蒼雲為之半滅春秋文耀鉤作唐舉詳見災異攷

左史

國語左史倚相王應麟玉海云左史楚之史官也韓詩外傳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

左徒

史記項襄王二十七年使左徒侍太子於秦攷烈王立

以左徒為令尹封於吳蓋黃歇初為左徒官也又屈原為懷王左徒正義曰蓋今左右拾遺之類

右領

左傳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注右領官名

令

史記楚以荀卿為蘭陵令尹又芊尹文為江南令見春秋翼

典令

國策史疾謂楚王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為烏鵲不為鵲也

市令

史記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悅市令言之相相言之王

市長

真仙通鑑云宋來于楚莊王時市長

尹

左傳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遣權於
那處使鬬教尹之

亞尹

亢倉子別君熊圍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
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為害堯湯是也故
周之秋官云人強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

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
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和璧十朋為亢倉子壽拜為亞
尹曰庶吾國有瘳乎

王尹

左傳楚秀尹然王尹麋帥師救潛孔穎達疏曰楚官多
以尹為名知二尹是官名耳其秀王之義不可知也服
虔曰王尹主宮內之政余按今本王作工然楚自有工
尹此當王尹也

右尹

史記靈王聞太子祿之死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古尹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又左傳有右尹子阜右尹子草通志世族畧有右尹氏

左尹

左傳楚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通志有左尹氏云楚左尹卻宛之後項羽本紀云楚左尹

項伯者項羽季父也蓋仍楚舊又廣陵人呂平矯陳王命拜項梁為楚王上柱國懷王以呂青為令尹

工尹

見上又左傳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松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草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檀弓有工尹商湯注工尹楚官名

寢尹

左傳注柏舉之役寢尹由于以背受戈

秀尹

左傳楚秀令然王尹麋師救潛杜預曰二尹楚官然麋
其名通志作季尹

藍尹

通志世族畧云藍尹氏楚大夫藍尹魯之後也楚書云
藍尹陵尹分掌山澤位在朝廷

監馬尹

劉向云楚有監馬尹宮廐尹楚有監馬尹大心



宮廐尹

詳上左傳公子圍弑王宮廐尹子皙出奔鄭

中廐尹

左傳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諂令尹沈尹
戍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
以與諂讒杜預曰左尹郤宛也中廐尹陽令終

芊尹

史記靈王飢不能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

奸王命王弗誅思孰大馬乃求王奉之以歸

環列之尹

左傳楚穆王立以其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且掌環列之尹注環列之尹宮衛之官

清尹

通志楚有清尹弗忘清尹楚官號也

陵尹

通志氏族畧陵尹氏楚大夫陵尹喜陵尹招之後陵尹

楚官

箴尹

左傳有箴尹克黃玉海云楚有箴尹之官又楚有鍼尹固見定公四年箴一作鍼

連尹

左傳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尹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靖國人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又楚連尹襄老

縣尹

左傳穿封戌囚皇誦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之外之縣尹也誰獲子

囂尹

左傳楚子狩於州來次于賴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

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

郊尹

左傳楚子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許氏說文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

玉尹

新序荆人卞和奉玉璞而獻之楚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玉尹掌玉之官也

卜尹

史記楚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賈逵
曰卜尹卜師大夫故卜尹亦曰卜大夫也

樂尹

左傳楚子入於郢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
丈夫也鍾建自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楚子昭王也
樂尹樂大夫也

門尹

左傳石乞尹門注為楚門尹也

樂師

左傳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
示之俘馘杜預曰師縉楚樂師也又楚有樂師扈子作
窮劫之曲見吳越春秋

樂長

焦竑云予得漢延喜中碑云優孟楚之樂長史記所謂
樂人優孟者也

伶人

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有司對曰鄭人所畋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
首問其族曰冷人也注冷人樂官名冷人世掌官因以
號為冷音伶

封人

詳見司徒

鎔人

史記楚靈王獨滂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過其故

鎔人韋昭曰今之中鎔

工正

左傳為賈為工正

軍正

列子魯施氏之子好兵軍楚王以為軍正

廷理

韓詩外傳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好而直王
使為廷理說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

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曰廷理而責之曰凡立
廷理者將以司也王命而察觸國法也或作廷尉

郎中

國策朱英謂春申君曰君先仕君為郎中君王崩李入
臣請為撞其胸而殺之

正僕

左傳昭十三年陳蔡入楚蔡公使須務年與使俾先入
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注須務年史俾楚大

夫蔡公之黨也正僕太子之近官

謁者

國策蘇秦謁楚王曰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帝

閹

詳司官即司門之官也職比大閹較早

大閹

左傳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
黃敗黃師於涇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

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兵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閻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杜預曰大閻若金城門校尉官

御士

左傳子南之子弁疾為王卿士注云御士御王車者之官也周亦御士

太官

史記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下席以露牀啗以裘脯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樂人優孟入殿門大哭曰請以君禮葬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橫老弱自土諸侯聞之皆知大人賤人而貴馬也王曰為之奈何請為王言六畜之掌以籠竈為之槨銅鍤為之棺齊以薑桂薦以木蘭衣之以火光葬人腹中王乃以為厲太官無令天下知聞也

銅官

圖書記云楚設銅宮鑄錢洲上遂名銅宮按一統志銅官渚在湖廣長沙府城北六十里有洲舊傳楚錢鑄處即銅官洲也

太卜

屈原卜居云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注太卜楚掌卜者之官按周禮有太卜

音夫

楚有音夫空詳見相國

主酒史

許慎淮南注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主酒史求酒於趙趙不與史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也

庖宰 監食

賈子云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

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吾食寒菹而得菹
念譴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成不立也非所聞也譴
而行誅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
蛭之見遂吞之

閹吏

吳越春秋子胥到昭閹閹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
以索我者美味也今我已忘矣將去取之閹吏因舍之
按周禮有司門司閹

堂谿氏以下附

史記吳夫概敗楚楚封之堂谿號為堂谿氏成作堂谿
公

白公

楚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
巢大夫號曰白公服虔曰白色名楚邑杜預曰汝陰襄
信縣西南有白亭

春申君

考烈王以黃歇為令尹封於君號春申君

彭城君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注彭城屬楚以上並見史記

襄城君

說苑見襄城君

鄂君

楚辭后語越人歌者楚王之弟鄂君泛舟於新波之中

榜柁越人擁棹而歌

鄢陵君 壽陵君

江乙說於安陵君注云失其姓蓋楚之幸臣

陽陵君

莊辛說襄王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臨武君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之

僕將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以拒秦之將也以上並見國策

陽文君

史記黃歇為楚太子計曰陽文君子二人若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

州侯 夏侯

詳見鄢陵君

陵陽侯

荆王封卞和為陵陽侯見謝詩注

趙職官附封君

丞相

國策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五大夫注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秦爵五大夫第九據此則趙亦有之戰國改置遞相效也按魏亦有丞相見魏職官

相國

趙武靈王傳國於少子何肥義為相國見趙世家應劭曰相國之名始此秦漢因之又趙惠王以相國印綬樂毅

假相國

廉頗傳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又趙世家孝成王十七年假相國大將軍武將軍攻燕注假相假名相也余按項羽斬宋義頭自主為假上將軍韓信破齊遣使立為假王其端有自起

守相

國策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注守假官也

代相

見後官帥將

柱國

翟章從梁從甚善趙王王三延之以相不受田駟謂柱

國韓向曰臣請為君刺之注云柱國楚官蓋趙亦有

左師

國策左師觸龍願見太后注春秋之時宋有左右師上卿也趙以觸龍言為左師冗散之官以優老臣齊有右師王驩

師

史記趙烈侯好音將賜歌者田萬相國公仲連乃進牛畜荀欣徐越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荀欣選陳舉賢徐起節財儉用烈侯悅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或曰師即右師之官也

傳

國策武靈王二十五年使周紹為王子傅

司寇

公子成為相號平安君李兌為司寇見史記胡三省云司寇周六卿之一也

左司馬

張孟說告趙襄子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死以成其忠注左司馬孟說自謂也見國策余按趙必有左右司馬

上卿

韓詩外傳趙以孫子為上卿史記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蔣相如傳趙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王劭按董劭答禮曰職高

者名錄在上於人為右職
早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

客卿

春秋后語東里子趙之客卿也

大夫

史記趙武靈王立何為王大夫悉為臣

上大夫

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下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見史記

中大夫

韓非子王登為中年令上言於襄王曰中年有士曰中章昏已者其身甚脩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王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按左傳晉有中大夫

五大夫

詳見丞相

夢大夫

古夢書引趙史記云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扁鵲視之

曰不出三日必寤寐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寐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一羆來欲援我帝命我射之死帝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夢大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於府按趙世家無夢大夫三字

國尉

史記趙以許歷為國尉

都尉

新序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胡三省通鑑注曰戰國之時有國尉有都尉

中尉

詳見卿

尉文

史記孝成王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廣頗為信平君注

尉文官名謂以尉文所食之地以封廣頗也或作邑名又作尉官文名俱非是

將軍

史記幽繆王七年秦作攻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往擊之

大將軍

文選注李牧為趙大將軍又史記云趙王與大將軍廣頗謀大臣謀按左傳晉閻沒女寬謂魏獻子曰豈將軍

食之而有不足又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自戰國
置大將軍周末又置前後左右將軍

官帥將

漢書馮奉世傳馮奉世子明上黨潞人也徙杜陵其
先馮亭為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韓不能守馮
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拮
拒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或留潞或在趙在趙
者為官帥將官帥將子為代相師古曰帥音所類反字

或作師

中侯

趙奢傳軍中侯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

內史

詳見師漢書百官表云少府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
師

御史

張儀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獻書于大王御史應劭

曰御史立於陛下者猶云陛下舊注御史周宗伯屬官
秦因之趙亦有此官補曰御史周官以中士下士為之
特小臣之傳命者余按廣頰蘭相如傳相如顏趙御史
某年某月趙王使秦王鼓缶是又紀事之官矣

尹史

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齧畢大星占有兵變詳見災異攷
筮史

史記考成王夢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明日召筮史敢

占之注筮史官取名也周禮有筮人筮古筮字

代史

竹書記年慎靚王十三年邯鄲命將軍大夫適于代史
皆貂服代史不知何官姑附於此

即中

國策秦呂春申君因而留之泄鈞謂文信侯曰春平侯
者趙王甚愛之而即中始之應劭曰即中趙官名

中庶子

詩傳曰扁鵲適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毋有急于中庶子之好言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按扁鵲傳紕太子不審孰是姑存之

行人

國策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注行人趙官又趙簡子時有行人燭過見非子

宰人

莊子說劍云宰人上食王三環之王者趙文王也又史記趙襄子請代王使廚人搯銅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斗擊殺代王注宰人趙之卑官余按宰人即周庖人之類

令

詳見中大夫

家令

古今注云羅敷為邑人子乘王氏妻王氏後為趙王家

令家令疑官名

官者令

杜氏通典云天文有官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周官有宮止宮伯宮人內宰閹人寺人韋國時有官者令注云趙有官者令繆賢是也

博聞師

史記武靈王少未能聽政立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應劭曰博聞師趙諫官余按司過乃諫官耳博聞師

當是脩顧問者

司過

詳見博聞師按湯有司置之臣周禮有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司日

劉向錄云趙武靈王之司日出納王命余按國語趙簡子田于嬖史黜聞之以大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為得大欲試之茲圃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

臣不從不順主將適婁而麓不聞臣敢頓當日注當日
簡子當日之官武靈司日疑即此官也

太卜

國策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
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趙太
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
地為崇趙乃還之

典門

子華子云子華子違趙趙簡子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
子台而語之以其故余按古有典門之官呂氏春秋又
云趙簡子時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

黑衣

國策左師觸龍言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
愛憐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注黑衣衛士之服
也沈約史記注云黑衣趙官名戰國時官制紛亂如魏
之犀首齊祭酒皆緣事起名不仍周舊趙衛宮之官衣

黑衣遂名黑衣也

駭乘

少室周為趙襄王駭乘見孟子注

筆吏

呂覽章句趙簡子以周舍為筆吏

津吏

列女傳趙簡子南擊荆至河津津吏醉卧不能渡

傳舍吏

春秋信語秦急圍邯鄲邯鄲且欲降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今邯鄲之民析骨而炊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后宮以數百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蔽衣不完糟糠不厭君器物鐘鼓自若使秦破趙安得而有此哉

田部吏

史記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

奉陽君以下

荊秦說趙肅侯曰奉陽君姑大王不得任事注肅侯令其弟成相號奉陽

安陽君

惠文王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

平陽君

惠文王二十七年封趙豹為平陽君

華陽君

白起傳趙封馮亭為華陽君

武陽君

孝成王十一年武陽君鄭安平死徐廣曰故秦將降趙也

武襄君

孝成王十六年以樂乘為武襄君正義曰襄舉也上也言樂乘功最高也

武安君

幽繆王三年秦政攻赤麓宜安李牧率兵與戰肥下却
之封收為武安君又蒯秦傳趙封蒯秦為武安君以上
見史記

建信君

國策建信君貴於趙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
也建信君無考

平都君

國策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謂趙奢曰吾非

不悅將軍之兵也

盧陵君

馮忌為盧陵君謂趙王曰盧陵君孝成王母弟見趙記
代成君

趙世家襄子平代遂以代封魯伯子周為代成君

長安君

趙世家孝成王三年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
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正義曰長安君者以

長安善故名也

信平君

史記孝成王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廣頗為信平君正義曰信平君廣頗號也言篤信而廣平也

馬服君

惠文王二十九年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闕與下賜號為馬服君見史記說在趙崔浩云馬服趙官名誤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封相將南征鄢郢北阬馬

服注奢子括代號為馬服

望諸君

樂毅傳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畏誅遂西奔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

平原君

平原趙勝見國策

春平君

悼襄王時秦白春平君泄鈞為之說文信侯注春平君

趙太子也

李侯

平原傳秦圍邯鄲急傳舍吏子李設說平原君得敢先
死士三千人與赴秦君軍秦兵遂罷李同戰死趙封其
父為李侯徐廣曰河內成皋為有李城正義曰懷州溫
縣本李城李同父所封

魏職官

丞相

史記薄代曰太子自相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
皆附以國事魏欲得丞相重也注魏置丞相余按太子
自相亦奇

師

通鑑魏文侯以下子夏田方子為師虞夏商皆有師保
凝丞師古官也

傳

史記翟璜曰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胡三省云傅者

博之以德義因以為官名

司徒

芒卯謂秦王曰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
長平王庫洛林之地也見國策按左傳晉以僖侯廢司
徒注僖侯名司徒故廢司徒為中軍魏有司徒知三晉
之官非晉舊也

犀首

春秋后語魏以犀首官公孫衍劉向別錄云犀首大梁

官名公孫衍嘗為是官因號犀首蓋以官號也司馬彪
曰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將軍

將軍

魏有將軍王敖見劉向孟子注

上將軍

國策迎孟嘗君為上將軍魏世家令太子申為上將軍
信陵君傳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

客將軍

國策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應劭曰魏有客將軍官

五乘將軍

韓子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昭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卯曰伯夷以將軍英於首陽山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英是手足不掩也按將軍周末官此言伯夷以將軍英無攷注五乘將軍謂養之以五乘馬為將軍也余謂注非也當時五乘之將軍右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五乘凡三百七十五人

公乘

說苑魏文侯時有公乘不仁公乘疑官名晉有公乘之官是也

大夫

孔叢子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使國策魏武侯與

諸大夫浮於西河

上大夫

尹子文魏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中大夫

史記魏人范雎從中大夫涓賈使於齊注戰國之時仍周制置上中下三大夫隋書百官志曰周監二代沿革不同其道既文置官彌廣逮於戰國戎馬交馳雖時有變革然猶仍周制

國大夫

韓非子吳起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呂氏春秋云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于邑中曰明日有人濟南門之外者任長大夫明日曰晏矣莫有備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備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異文而同質也

五大夫

國策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
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或作執節尉呂氏云謂兼持節尉也

閔內侯

為竇屢謂魏王曰王不若與竇屢閔內侯見國策

上卿

新序魏文侯召翟黃入復為上卿

持節尉

詳見五大夫注持節尉尉之持節者按周禮有掌節

御史

國策安邑之御史注六國已遣御史監郡不自秦始皇之
也

守

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置西河之守見說苑又吳
起為苑守

令

西門豹為鄴令見淮南子

樂人

桓譚新論云漢文帝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文帝竒之問何服食而至此對曰年十三歲失明父母教以鼓琴日以為常无所服餌

虞人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見國策注虞人掌山澤之官按周禮有山虞澤虞

舍人

說苑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奉使

御庶子

國策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史記作中庶子注云此官族官別於國官及太子官或以為御庶子痤之家臣如甘羅為文信侯少庶子也白帖作公叔之少子誤矣禮記曰古者周天子有庶

子之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理別其等正其位胡三省曰自戰國以來大夫之家中庶子舍人青絲編曰中庶子魏官時公叔痤相魏中庶子其屬官也故曰瘞有中庶子公孫鞅

博士

漢書賈山潯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

主書

呂氏春秋魏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榛以進之主書舉而篋以進之今將軍視

信安君附以下

國策秦名魏相信安君注史不書無攷

平都君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

信陵君

詳見宮室攷

安陵君

國策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按征羗侯國有安陵亭

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魏國見史記曹子建
七啟云若夫田文無忌之傳皆上古之後公子也皆飛
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揮袂則九野生
風慷慨則氣盛虹蜺

寧陵君

魏豹傳魏豹者故謂諸公子也其先魏咎故魏時封為
寧陵君秦滅魏遷咎為家

中山君

魏文侯封擊為中山君見韓詩外傳及說苑

龍陽君

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胡元瑞筆叢云魏安釐
王幸姬號龍陽君名疑今以為男子非是余按古來美

人諒亦有稱龍陽者非男子矣婦人封君至隱怪也天下守箋注童而習之不知其非誣女為男號為幸臣封君之奇反聾瞽焉譬如晦夜不見星斗獨有雲霧

徐寧侯

續春秋云魏龐涓為徐寧侯

韓職官

封君附

相國

國策謂韓相國曰人之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史記韓

懿侯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司空

呂氏春秋韓氏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為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惟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孔安國曰司空主空土以居人按空穴也古者穴居一曰司空地官雖空處皆得司也言自地以上無不司

太守

韓氏上黨守馮亭者使者至曰願以上黨入之趙趙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為華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為侯見通鑑正義曰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時始置太守此言太守衍字也余按國策中太守教見正義誤

縣令

詳見太守

封人

詳見司空

客卿

客卿為韓謂秦王見國策註云韓重客卿位在相國之下一等

大夫

琴經疏聶伯為韓大夫出於秦作怨離之曲別老母祖

中庚子

國策韓公叔與几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及急擊公叔

典冠

韓非子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而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

廩吏

韓子韓昭侯之時廩吏竊黍種

燕職官封君祿制附

相國

國策秦客卿謂穰侯若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又韓非子郢人有遺燕相國書史記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婚又燕王喜命相栗腹約歡趙趙世家作燕王令丞相栗腹約歡

上卿

蘇代說燕昭王王曰吾請拜子為卿又太子丹尊荆軻為上卿並見史記

亞卿

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本樂毅傳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

大夫

王喜時有大夫將渠詳見兵制攷

太傅

史記燕太子丹曾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

將軍

史記燕噲讓位子之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

上將軍

典略燕以樂毅為上將軍

御書

卷一

六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應劭曰御書猶尚書也余按趙亦有御書蓋謂者之官

右御

韓非子右御冶工見外儲說

境吏

國策張丑為曾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

豕宰

符子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豕宰養之十五年大如沙猪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命衡官橋而量之折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十斤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莫不享之乃王命宰夫膳之

衡官

詳上按周禮育林衡川衡

水官

詳冢宰

宰夫

詳冢宰周禮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燕之宰夫乃膳人矣自春秋以來皆燕

女伶官

拾遺記燕昭王時廣延國獻善舞者二人谷冶妖麗靡

於鸞翔而歌聲輕颺迺使女伶代唱其曲余按伶樂官也黃帝時樂師伶倫世掌樂官故後世號樂曰伶倫女伶者女樂官也周禮有女祝女史後代有女尚書女侍中女學士女博士之類又有女將軍女司樂女司樂即女伶官也

昌國君附以下

史記樂毅勝齊燕昭王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及樂毅奔趙後燕王復以其子樂

又臣所

間為昌國君

奉陽君

國策奉陽君甚不取于蘇秦正義曰奉陽君李兌

成安君

趙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主

右封君

三百石

史記燕噲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註以石計祿

始見於此又秦范雎曰自斗食以上有非相國之人者

于王翦歸斗食以下秩呂不韋舍人六百石以上奪爵

孟子為齊卿其祿十萬鍾七國祿制僅見於此姑附燕

職官俟博聞者

七國攷

卷二

秦食貨
戶籍河渠附

轅田

漢地理志秦孝公用商鞅制轅田開阡陌杜氏通典云
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木
不盡墾地利不盡出于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地復三

卷二

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董說撰



代無知兵事務本于內而使秦人應敵于外故廢井田
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
無敵吳氏曰井田受之於公毋得粥賣故王制曰田里
不粥秦開阡陌遂得買賣又戰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
首而隸後五家兼井之患自此始矣民田多者以十畝
為畔無復限制王氏曰古者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
澮二尋則又有六尺矣徑容車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
一軌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落占地不得為
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
之計今商君除一時之害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旨
失矣蔡澤稱商君曰決裂阡陌決裂云者井田之制分
畫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其力以決裂之不能掃滅其
跡也陸深傳疑錄曰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
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秦孝十九年秦別紀作昭
襄王四年初為田開阡陌

牛田

國策秦以牛田通水糧

墾令

商君開塞耕戰書戰墾令曰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于民則農不蔽農不蔽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稅糧訾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

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章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肯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利之則僻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竊情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

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
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
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
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
則大夫不家長不見繕愛于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
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于惰民不
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庸在
民在役于人也繕治也大廢逆旅則姦偽踈心私交疑
夫家長不得役民治事也

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于食無所于食則
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
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爽大臣不能為荒飽商估少
則上不廢粟民不能喜酣爽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
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廢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
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鬥狠剛之民不訟急惰之
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

不生于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從則誅愚亂農
無所于食而必農愚民躁欲之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
誅靜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
其靡舍令有庸官食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必得也則
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
夫博聞變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于百縣
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
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

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
有女子而病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
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于伏盜私糧者不私稽輕
情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情之
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
之治則從過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
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
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教民不教則業不敗官屬少微

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
墾矣重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與徒重者
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而商勞則良田不荒商勞
則去來齎送之禮無通于百縣則農不饑行不飾農不
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必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
勝則草必墾矣今送糴無取就勿得反庸車牛與重設
必當名然則往來疾則農業不敗農業不敗則草必墾
矣為得為罪人請于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
主則為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撲姦民無撲則農民
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粟

魏文帝典論當七國爭門秦粟如山趙若虎

棗栗

韓子秦大饑應侯請發五苑果棗栗以活民詩疏云栗
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唯漁陽范栗甜美長味他方
不及也

載鹽

太平御覽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

行錢

秦別紀秦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十初行行錢始皇本紀秦始皇九年令國中育生得嫪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許氏說文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始行錢

租禾

史記秦簡公七年初租禾

賦稅口賦

史記秦孝公十四年初為賦董仲舒云秦用商鞅之法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日慎齋記聞云秦商鞅更為稅法收太半之賦三分而稅一民力殫矣咸陽大事記云秦賦戶口百姓賀死而吊生秦謠曰渭水不洗口賦起即苛政猛虎之意矣

蠻夷賦

漢舊注云秦惠王以巴氏為蠻夷君長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帛布八丈二尺鷄羽三十鎡杜氏通典云秦昭襄王時巴郡閬中夷獠仲等射殺白虎昭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為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注云一戶免其一頃田之妻雖有十妻不輸口算之錢

長太平倉

太平御覽云秦始皇四年七月立長太平倉豐則糴歛則糶以利民也

戶籍

史記秦獻公十年初為戶籍相伍按杜氏通典云周武王致商之罪罔有敵于我師一戎衣天下大定垂拱而天下治定五代之封凡七百七十三國又滅湯時千三百國人衆之損亦如之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及昭

王南征不返穆王荒耄加以幽厲之亂平王東遷三十餘年莊王十三年齊桓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至于庶人凡十一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後諸侯相并尚有千二百國至于戰國存者十餘于是縱橫短長之說相奪于殘人詐力之兵動以萬計伊闕之敗斬首二十四萬長平之戰血流漂鹵周之列國唯秦楚燕而已齊及三晉皆以篡亂衛雖得存不絕如綫然攷蘇張之說秦及山東戍卒尚踰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尚當千餘萬也

李冰渠

揚雄云蜀有水冰渠秦蜀守通華陽國志云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栢大竹頽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于是蜀沃野十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外作石犀五頭

以厭水精穿石渠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後轉置犀牛
二頭一在府市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是也一在淵中
乃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于王女房下自涉郵
作三石人立三水中與江人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
肩時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觸山
脇涸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患之水發卒鑿平涸
崖通正水道冰又通笮通汶井江涇臨邛與蒙溪分水
白木江會武陽天社山下合江又導洛通山洛水或出
瀑口徑什邡郫別江會新都大渡又有綿水出紫岩山
徑綿竹入洛東流過中會江陽皆溉灌稻田膏潤稼穡
是以川蜀人稱郫繁曰膏腴綿洛為浸沃也又識齊水
脈穿廣都益井諸陂池蜀于是盛有養生之饒焉又風
俗通云秦昭王使陳永為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溉田
萬頃無復水旱之災歲常豐歟史記云蜀守冰鑿離確
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理道要訣云秦以李冰
為蜀郡太守透百丈堰灌田數千頃蜀以富饒

鄭國渠

通鑑始皇元年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卒使為之注填淤之水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關中由是益富饒通典京兆雲陽縣有鄭國渠班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雞頭山東至馮翊陽陵縣入渭過郡三行千六百里師古曰注引也填汙謂壅泥也言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地更令肥美故一畝之收至六斛四斗杜右曰古者百步為畝秦漢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為畝唐夷狄傳杜佑謂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五百萬斛後兩渠之饒誘農夫趨耕河隴可復

君妻河

史記秦靈公八年城塹河湫初以君妻河索隱曰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余

按魏俗亦為河伯娶婦然民女耳秦乃以君主甚矣魏
自西門豹為鄴令此俗遂絕秦則靈公以下世世守為
常法史曰初者明後世不改也

江神聘婦

風俗通云秦昭王伐蜀令李冰為守江水有神歲取童
子二人為婦主者出錢百萬以為聘冰曰不須吾自有
子二人女到時裝飾其女當以沉江水徑上坐舉酒酬
曰今得傳九族君天神當見尊顏相為進酒冰先投杯
但澹沒不耗厲聲曰江君將興當相伐耳拔劍忽然不
見良久有蒼牛鬪于岸有頃冰還謂官屬令相助曰南
向要中正者我綬也還復對鬪主簿刺殺其北向者江
神死後無復患

田齊食貨

河渠附

粟

蘇秦田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山立按詩合
神霧云齊地處孟春之位海岱之間土地汙泥流之所

歸利之所聚律中太簇音中宮角

魚鹽

國策齊湣王獻魚鹽之地三百于秦按管子云齊有渠
展之鹽請君代菹薪煮水為鹽煮停水也征而積之十月至
正月成三萬六十鍾下令曰孟春農事起無得煮鹽此
則坐長十倍桓公糶之得成金萬一千斤國語云齊通
魚鹽於東萊

田租徭役

說苑齊宣王出獵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
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
先生獨不拜又賜無徭役諸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
拜

河堤

曹讓治河三策云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
為境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
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

築甯宅排水澤而居之湛溺固其宜也按宋太祖云夏
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
高岬自戰國專利埋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
之制遂窳歷代之患弗弭

楚食貨

附河渠

粟

蘇秦曰楚地方五十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
十年

橘柚

蘇秦說趙肅侯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檀裘狗馬之地
齊必致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屈原九章有
橘頌后皇加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言楚王
好草木之樹而橘生其土也

三錢

趙世家楚王故常封三錢之府注金幣三府也又楚有
銅官州鑄錢其上詳官職

更幣

史記孫叔敖為楚相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相言之王復如故

賦

左傳楚為掩為司馬子木使它賦數甲兵甲午為掩書土田度山林鳩數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堰豬町原防牧隰阜井行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均輸

越絕書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東倉周一里八步

芍波

皇覽云楚大夫子思造芍波水利通考云楚孫叔敖起芍波而楚受其利淮南子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穹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一統志云孫叔敖為楚相截汝墳之水作塘以溉田民獲其利

無錫河 申浦

越絕書云無錫河者春申君治以為陂鑿語昭瀆以東到大田田名骨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馮西野古縣三十五里一統志南直常州申浦在江陰縣西三十里昔春申君開置田為上下屯自大江南導分而為二東入無錫西入武進戚墅俱達于運河令江陰之山川多以春申取義

溝渠

漢書溝洫志于楚西方則通渠溪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

趙食貨

粟

蘇秦曰趙粟支十年陸深燕閒錄曰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冀即今之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蓋自古而然余按山西在戰國時大半屬趙以此知趙亦瘠國也

田稅

史記平原君家不肯出田稅趙奢為趙田部吏以法治平原用事者九人列國記聞云稅歛之法趙不如楚楚不如秦深言秦賦之繁也

趙錢

古錢經云趙錢仍晉舊內外皆圓 史記趙王使人徵隨張儀奉以車馬金錢不言錢制未知經文何據世言錢起于太公九府圜灋前漢志云凡貨金錢布帛為用

夏殷以來其詳靡記益鐵論云夏后氏以貝殷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或疑周以前未用錢也然史記曰紂厚賦斂以實鹿臺之錢又曰散鹿臺之錢高謏之曰昔禹遭大水以歷山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金鑄錢贖人之膏于是三代皆鑄錢不但周也宋洪遵所纂錢志其正用品有虞錢夏錢商錢不但周也周錢景王錢齊錢晉錢楚錢趙錢

漳水

趙惠文王二十四年趙徙漳水武平曲

魏食貨附河渠

行田百畝

漢書志云襄王以史起為鄴令趙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注云以百畝為賦田之法一夫百畝

盡地力之教

通典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

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理田

勤謹則晦益三斗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晦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

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八十萬石必雜五種以備

災害力耕教畝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樹桑菜茹有畦

瓜瓠果蓏殖于姜場

地大稅寡 什一之稅

荀子論魏兵云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注云優復既多則稅寡資用貧乏故國危什二之稅詳李悝

糴法又魏文侯時租賦倍增于常或有貧者文侯曰令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課多也譬波治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猶虐人反裘而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皮盡而毛無所附

賦鳩 賦口

文選箋引尸子注云魏之于百姓也日食不賦鳩民疫不賦口許慎淮南子注戰國收民役賦不畢者榜之于格上不得下故枕格而死也

農官讀法

桓子新論魏三月上祀農官謂讀法法曰耒無十其羽耨无泥其塗春田如布平以直夏田如驚秋田惕惕如寇來不可測冬田吳越視上上之田收下下女則有罰下下之田收上上女則有賞

李悝平糴

漢書李悝既為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又曰糴甚貴傷民此民謂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不傷而農益勸今一

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晦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碩除

什一之稅據此魏亦嘗行什一稅法十五碩餘百三十五碩食人月

一碩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碩餘有四十五碩碩三十

為錢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

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

農所以常困有不勸農之心而令糴至于甚貴者也故

善平糴者謹視歲育上中下熟其收自四餘四百四百

石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而

舍四 中熟自三餘三百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

也 下熟自倍餘百石糴其五十石云下熟糴一謂之

一也 皆所以備飢也 小飢則收百石平歲百畝之收百五

三分之 中饑七十石收二分大飢三十石收五分之一

二也 大小中飢 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

之率也 則糴一詳見上文使民適足貴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

歛官以歛藏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飢則發大熟之

所歛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

七國文

卷二

二十

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强呂祖謙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修季悝之政次也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移粟

劉向孟子注魏惠王三十五年河內復旱秋無木于是惠王乃議移食羣臣曰不可民不可移也將軍王教曰天乙遂桀囚之漆城武王伐紂黃鉞斬首聖人造事其次繼事因事最下令羣臣皆因王其造之于是惠王移民河東以就食移粟于河內以給癯老三十六年河東

大山移民河內以就食而移粟于河東

發教

薛瓚漢注引汲郡古文云梁惠王發逢忌之教以賜民又魏文侯有御廩見設苑

十二渠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往到鄴問民疾苦長老曰若為河伯娶婦以故貧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得錢數百萬用其三十萬為河伯娶婦當其時巫行視民家

好女輒聘為河伯婦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築齋居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斗酒飲食共粉飾為嫁女狀浮之河行數十里乃沒民俗相戒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嫁河伯婦願往觀也于是嫁河伯婦時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民往觀者三十人西門豹亦往會河上其巫老女子也年七十從女子弟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因出女帷中豹顧謂三老巫祝曰女醜大

巫可入報河伯當更好女投大巫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弟子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有頃又投一弟子河中如是者三西門豹曰女子不能白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立河上待良久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入趣之皆叩頭流血曰不敢復為河伯娶婦鄴吏民大驚于是西門豹曰害不去利不興非國也吾為魏興利鑿渠十二父老子弟雖煩苦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弟思吾言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魏由是得水利

見史記

漳渠

漢書溝洫志文侯曾孫襄王即位與羣臣飲酒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田畝鄭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能用事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寫鹵兮生

稻梁史河渠書云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與漢書異一統志亦云河南彰德府有西門渠云西門豹所鑿引漳水以溉田杜氏通典云漳渠起史鑿史記誤不知當作何說也按左思魏都賦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澄流十二同原異口畜為屯雲泄為行雨晉束皙傳云兩周爭東周之流史記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括地志云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

白圭治水

宋種軾雜策云方戰國之用兵國于河之孺者三晉為

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為有功而孟子訖其以鄰國為壑

李悝廢溝洫

水利拾遺云李悝以溝洫為墟自謂過于周公

北郭大溝

玉海二十一卷內引水經注云浚儀縣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三月為大溝于北郭以行圃田之水今按竹書紀年云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圃田又為大

溝而引甫水

河伯娶婦

詳見十二渠 按玉海云河患自戰國始而禹功廢矣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於礫蓋已失其故道大事記云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圻崩壅龍門至于砥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于此賈讓曰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此孟子所謂以鄰國為壑也王橫曰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噫微禹吾其魚乎秦灌大梁以魚

其民禍不止於一時而河流潰溢遂為無窮之患重以
決通隄防隳壞禹迹甚矣其不仁也李垂導河勝書曰
春秋二百四十年有二災異畢書獨不書河決者夏禹
故道常存也

韓食貨

粟

按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秦沃野千里蓄積饒多說齊
宣王曰齊粟如丘山說楚威王曰楚粟支十年說趙肅
侯曰趙粟支十年說燕文侯曰燕粟支十年獨韓魏不
言粟諱之也張儀為秦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
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
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

燕食貨

粟 丹泉粟

蘇秦曰燕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十
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

不田作棗栗之定足食于民矣此所謂天府也拾遺記
曰燕昭王即位廣延國來獻舞者二人王處以丹綃華
幄飲以瑤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燕世家燕昭王弔死
門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

棗栗

詳見上按春秋說題辭云箕尾為燕陰氣侵生欲俗云
貧地利宜粟漢書云燕秦千樹栗其人與千戶侯等

魚鹽

玉海云碣石在海旁鴈門有鹽澤故云碣石鴈門之饒
今人知齊人知有鹽利不知燕也漢書云上谷至遼東
有魚鹽棗栗之饒

檀裘

蘇秦說趙肅侯曰大王能聽臣燕必致檀裘狗馬之地

七國攷

卷三

秦都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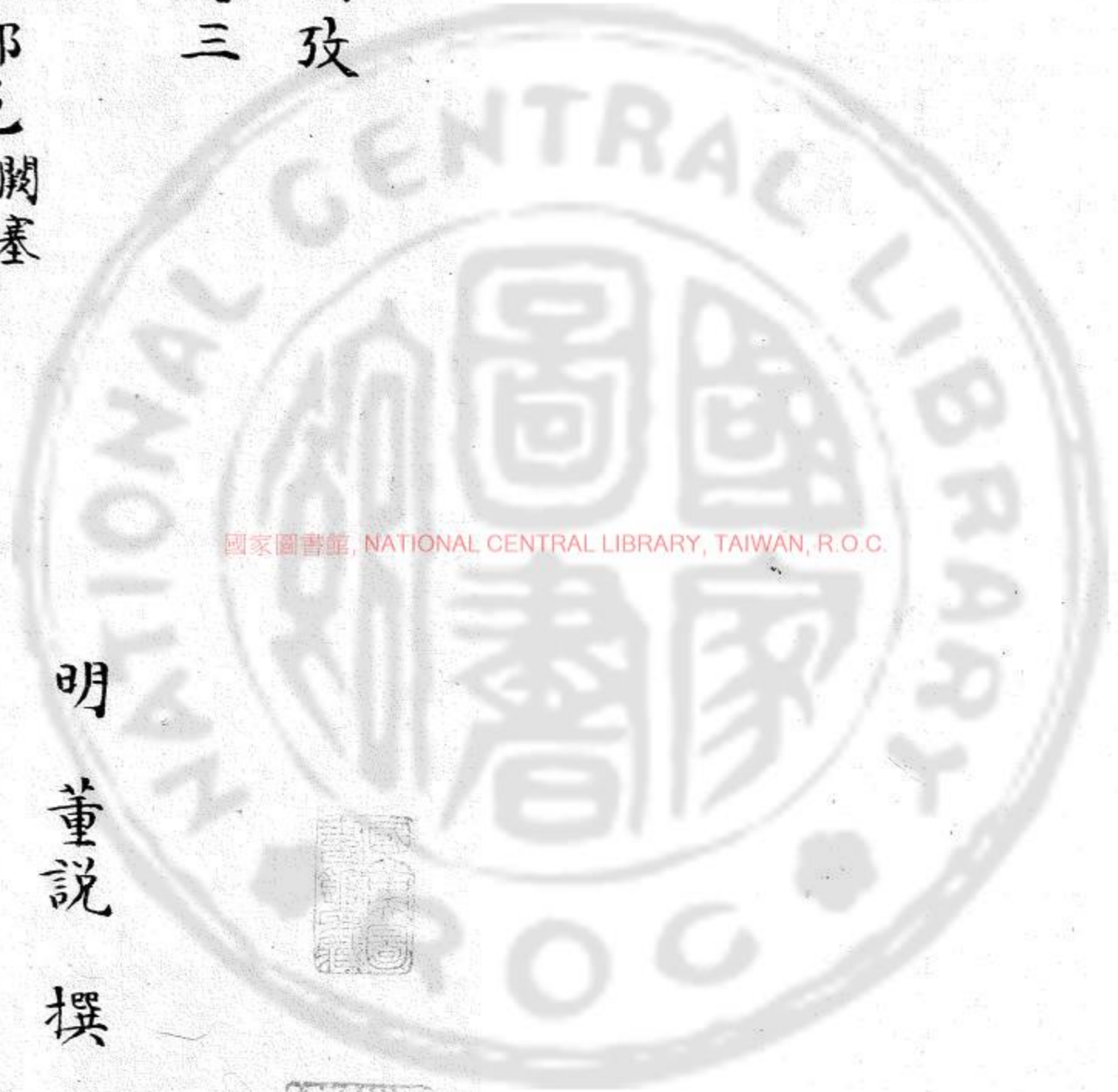
附關塞

犬邱

秦紀非子居大邱周孝王分土為附庸邑之秦注今天
水隴邱縣秦亭也地理志隴西秦亭秦谷是也括地志
秦州清水縣本名秦嬴姓邑漢屬天水郡水經注清水

明董說撰

卷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逕清水城南又西與秦水合水出東北大隴山秦谷歷
三泉合成一水而歷秦川川有故亭秦仲所封也秦之
為號始是秦水又西周歷隴川逕六槃口過清水城西
南注清水輿地廣記秦州隴城縣有秦谷郿縣志秦城
在隴州東南二十五里世本云秦非子始封于秦故秦
本紀稱周孝王曰朕分之土邑秦隴西秦谷亭是也

廢邱

秦紀莊公居其故西犬邱世紀周懿王所都今槐里是
也世本云秦非子元孫莊公徙廢邱

汧渭之會

秦紀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於是始國
文公居西垂官東獵至汧渭之會乃卜居之占曰吉即
營邑之祜地志故汧城在隴州汧源縣南三里世紀云
襄公二年徙居汧即此城郿縣故城在岐州鳳翔府郿
縣東北十五里文公東獵汧渭之會卜居之乃營邑焉
即此城也世紀文公徙汧今扶風郿縣是也

平陽

世紀出公徙平陽郟之平陽亭是也秦紀云寧公徙平陽括地志平陽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四十六里秦寧公徙都之處岐山縣有平陽鄉鄉內有平陽聚武公居平陽封官正義云在平陽城內水經注汧水逕郟夷縣逕平陽故城南

雍城

秦紀德公初居雍城大鄭宮卜居雍于孫飲馬于河世紀云今扶風雍是也括地志岐州雍縣南七里故雍城秦德公大鄭城也秦紀康公居雍高寢桓公居雍太寢今鳳翔府天興縣

櫟陽

秦紀獻公城城櫟陽徙都之世紀今馮翊萬年是也括地志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雍州東北百二十里漢七年分櫟陽城內為萬年縣通典漢萬年縣在京北府櫟陽縣東北二十五里櫟陽故城是周明帝省萬年入

廣陽更于長安城中置萬年縣仍移廣陽縣入舊萬年
縣城即今櫟陽縣是也

咸陽

秦紀孝公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闕徙都之按別紀云
孝公十三年始都咸陽蓋十二年築闕而十三年都之
也世紀漢元年更名新城屬扶風後并于長安故太史
公曰長安故咸陽也元鼎三年復別為渭城今長安西
北渭水陽有故城西京賦秦里其朔寔為咸陽括地志

咸陽故城一名渭城在雍州咸陽縣東十五里京城北
四十五里即秦徙都者今咸陽縣古之杜郵劉伯莊云
冀猶記事闕象魏也始皇置酒咸陽宮營作朝宮渭南
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為
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自孝公至于嬰十世居咸
陽元和郡縣圖志山南曰陽水北曰陽在北山之南渭
水之北故曰咸陽西都賦云左據函谷二嶺之阻表以
太華終南之山右芬裒邪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

川衆流之隈汧湧其西華寔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
禦之阻則天地之奧隄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
以龍興秦以虎視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
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險
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
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
也淮南注云神農明堂曰天府蘇秦天胡三省通鑑注
云河自龍門上口南抵華陰而東流秦國在河之西山

自鳥鼠同穴連延為長安南山之于太華秦國在山之
西韓魏趙齊楚六國皆在河山以東荀子應侯問孫卿
曰入秦何見孫卿曰其國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
材之利多足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
樂不流汙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
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敦儉恭敬忠信而不撻古之吏
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
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

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
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
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
之矣雖然則甚有其謂也兼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
之王者之功名則侷侷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殆其
無儒耶漢書志云秦地于天官東井與鬼之分野也其
所界自宏農故關以西京北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
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

咸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牁越雋益州皆宜屬焉
秦地于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
封豳公劉處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鄠武王治鎬其民有
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
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始皇
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灌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
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于長陵後
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于諸陵

蓋亦強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厯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遊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輻輳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王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近戎狄脩習戰備高士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之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及

車鞬駟鐵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義則為亂小人有勇而亡義則為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閩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恃逆亡道家屬徙焉其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蓄為天下饒保邊塞二十石治之咸以兵馬為

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
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于內郡此政寬厚吏
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土地
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焚
僮西近邛笮馬犍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
輕易淫佚柔弱褊阨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
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訛貴慕權勢及司馬相
如游宦京師諸侯文辭顯于世卿黨慕循其迹後有王

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為
之師故孔子曰有教無類武都地雜氏羌及犍為牂牁
越雋皆西南外夷武帝初置民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
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
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幽吳孔觀樂為之歌秦曰此
之謂夏聲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鷄首之次秦之分
野也又漢志云雍州其山鎮曰吳嶽國語謂之西吳古
文以為汧山秦都咸陽以為西嶽

函谷關

以下附
東

賈子過秦論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范雎左闕阪即殽函也鹽鐵論曰秦邑商洛峭函以禦諸侯淮南陸形訓九塞曰殽阪按函谷關在陝州靈寶縣西南十二里西征記曰闕城路在函中深險如函故以為名其中方通東西十五里絕岸壁立崖上栢林蔭谷中殆不見日闕去長安四百里日入則閉雞鳴則開秦法也東自峭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號曰天險所謂秦得百二也孟嘗

君客雞鳴出函谷燕太子丹亦雞鳴出函谷百物志云秦前有藍田之鎮後有故苑之塞左峭函右隴蜀西通流沙險阻之國也西征賦云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襟帶跡諸侯之勇怯莫莫嬴氏之利害或開閉以延敵競遁逃以奔竄有喋門而莫敢不窺兵于山外班固西都賦注云函谷者其谷似函故曰函谷江統函谷關賦云唯七國之西征仰斯阻而震恐豈隘險之難犯將羣帥之無勇鹽鐵論云諸侯之有闕梁庶人之有爵祿非

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武關南散關西肅關北臨晉關東

張儀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肅關武關即建武關也張衡東京賦秦負阻于二關注云二關武關函谷關也通鑑即墨大夫見齊曰王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

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入矣胡三省云收三晉兵自河東攻秦則入臨晉關楚攻秦自南陽入武關七國形勢攷云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臨晉南有峽武關北有肅關居庸天井關以臨白奴故曰關中賈誼新書云所為建武臨晉函谷關者大抵徧山東諸侯也武關在肅州商洛以限南諸侯函谷在陝州靈寶以限北諸侯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侯隴關即隴山關也七國形勢攷引正義云秦東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

関南山及武関峽関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関大震烏蘭
等関北有黄河南塞故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臣瓚
曰臨晋者秦築高壘以臨晋國故曰臨晋

湖関

史記秦昭王使謁者王稽于魏載范雎入秦至湖関望
見穰侯車騎東行縣邑

松栢塞

荀子曰秦有松栢之塞

馬氏塞

鄭所塞

呂覽曰公子連亡在魏欲入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
弗入公子連去入翟從馬氏塞筭改入之

長城

王應麟曰秦昭王滅義渠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
長城以距狄非自始皇始也古今注云秦築長城土色
皆紫故稱紫塞楊泉物理論云始皇蒙恬築長城死者
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哺不見長城下尸

骸相撐拄北邊備對云秦城多承燕趙燕城起于造陽
而至襄平遼陽造陽者上谷地也襄平者遼東縣也遼
陽者遼水之北也皆燕地邊疆之地故其建築亦在此
地也趙之城則自代地而西属于高閼代者鴈門都也
高閼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游也趙武靈王國
于雲代故其備河之城但能並河而西以極于趙境耳
至秦已并六國天下為一西自上郡北地而至遼東西
悉為秦有故蒙恬之致役也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
地也北属遼東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迄西殆萬餘
里無論燕趙之與岷蘭其在當時蓋無一地而無長城
也于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則秦城之長固周乎中
國之北矣然審而求之則其城不皆秦築也秦但補築
使足耳元和志云開皇城自代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
十里入飛狐縣夫其自代而蔚則極北與匈奴邊中國
之地不出此外秦人為城以城中夏勝地固當在此矣
志又曰開皇城起嵐州合河縣徑幽州皆因古跡修築

夫嵐州者樓煩郡也初為狄地後為趙惠文所取則合河縣固可立城矣幽州者戰國時屬燕地則非趙人所自有何由可施版築也是前乎燕趙別有築之者史所不傳故概言因故跡修築也

田齊都邑

臨淄

通釋齊田和立為齊侯都臨淄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

塞之國也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門難走狗奕博踴躍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田肯限北有渤海之地利方二十里持戟百萬縣隔十里之外齊得十二馬此東秦也荀卿子說齊相曰今巨楚縣則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吾前大燕緡吾後勁魏鈞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

乘我如是則齊必斷為而四三國若假城然耳蓋鐵論
曰齊撫阿甄閔榮厯倚泰山負海隅漢地理志曰齊地
虛危之分野也東有淄川東萊琅琊高密膠東南有秦
山城陽北有十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
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
時有季荊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未有蒲姑氏皆為諸侯
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蒲姑氏與四國兵作亂成王滅之
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淄名營邱故
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之間兮又曰俟我于著乎
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
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
齊田負海為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
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
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
侈織作水紈綉綺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初太
公治齊脩道術尊賢智嘗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

矜功名舒緩濶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于是今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陽關 以下附南

博物志云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北有河濟足以為固越海而東通于九夷西界岱嶽配林之險坂固之國也史記齊世家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括地志云兗州博平縣南二十九里西陵汶水

穆陵關

山東志穆陵關在沂水縣北一百二十里古齊關也

博關

張儀說齊曰悉趙兵渡清河博關臨淄即墨非王子有也史記齊宣王二年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于博望關而去輿地廣記博州戰國屬齊趙衛三國之交徐

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至博陵

長城

泰山記云泰山西有長城，緣河經泰山十餘里至琅琊臺入海。國策蘇秦云長城，鉅防以為塞。齊記云齊宣王乘山海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十餘里以脩楚。括地志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城，罔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衮傳城，縣北東至密州琅琊臺入海。正義長城西在濟州平陰縣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郡縣志故長城首起鄆州平陰縣北二十九里，齊湣王所築。外紀威王十六年王命韓趙伐齊入長城，田世家趙人歸我長城。在齊威王時山東志齊長城在諸城縣南四十里，跨安邱境，連亘蒙萊萊蕪直至平陽陰，乃齊宣所築以禦楚寇者。

楚郡邑

閔塞附

丹陽

通釋楚熊繹當周成王時封于楚蠻居丹陽地，輿志稱

歸縣東有丹陽城周迴八里熊繹始封也丹陽凡有數處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秭歸縣后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于宛陵置丹陽郡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置丹陽郡唐于京口置丹陽郡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為楚所封誤矣

郢

楚文王始都郢括地志云平王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十六里故郢城是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鄢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云左傳注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野城今江陵北十二里而有紀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桓譚新論曰楚之郢都車掛較人肩摩市路相交號為朝衣新而暮衣敝

郢

楚昭王去郢北徙都郢與地廣記都縣故都國春秋時自商密遷此為楚附庸楚滅之昭王畏吳自郢遷焉后

復還郢吳越春秋作昭王徙于若若注云為若字誤當作都蘇秦說楚威王曰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涇之塞郢

陳城

楚襄王二十三年秦拔郢都北保于陳城

壽春

考烈王二十二年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今安豐軍壽春縣漢地理志楚地軫翼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

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于荊蠻為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為武王復以強大後五世至莊王總師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蔡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漢江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臘伐山為業果蔬羸蛤食物常足故若竄偷生而亡積聚飲食遂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佚枝桂

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都郢西
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捍關以下附

七國形勢考云楚肅王四年周安王二十五年蜀伐楚
取茲方楚為捍關以拒之鹽鐵論云楚自巫山起方城
烛巫黔中設捍關以拒秦一名扞關括地志今峽州邑
山縣界張儀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于汶
山浮江下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
畫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

江關 陽關

華陽國志巴楚相攻伐故置江關陽關括地志云江關
今夔州魚復縣南二十里江城岍白帝城是陽關今涪
州永安縣治關城也

弱關

水經注江水自關東迤弱關扞關弱關在建平初歸界
昔巴楚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禦

昭閔

范睢傳子胥橐載而出昭閔夜行而晝伏

涇塞

國策北有汾涇之塞徐廣曰春秋齊伐楚次于涇楚威
王十一年魏敗楚涇山在密縣正義曰涇山在鄭州新
鄭縣西南三十里楚世家魏取我涇山在鄭涇塞其說
有三山海經有少涇之山太平御覽謂滎陽則正義新
鄭近之滎陽春秋為鄭軫國為韓蓋南北之隘道楚為
塞以禦北方故蘇秦于韓曰南有涇山于楚曰北有涇
塞其地一也楚漢亦于此決勝負焉左傳楚子廣治兵
于汾注云襄城縣東北有汾邱城今襄城屬汝州汾涇
之塞蓋在汝鄭二州

鼂阨之塞

史記秦踰鼂阨之塞而攻楚不便劉昭曰江夏郡鄖縣
古鼂阨之塞也

符離之塞

國策楚苞九夷地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

方城 萬城

淮南兵略訓曰楚地南卷沅湘北遠潁泗西包巴蜀東
表郊淮潁汝以為洹江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綿之以
方城山高尋雲谿四無景荀子議兵曰汝潁以為險江
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左傳云方城以為
城地理志葉縣有長城號曰方城朱子曰荆地勢四平

其守當在外楚人謂方城為城漢水為池是也博物志
云楚后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疑有江漢
之流寔險阻之國也盛宏之荊州記云葉東界有故城
始準縣東至觀水達訛陽界南北連亘數百里號為方
城一謂之長城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
其南郭仲產曰若菜于東俱有方城又楚狂接輿耕于
城之南皆傍此長山方城而名者也又唐勒奏上論云
楚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宏境萬里故號曰萬城楊用

修以方城為萬城伯晦引史記阻之鄧林緣之以方城
及服虔杜預之說以闢之

趙都邑 附闕塞

趙城

史記趙之先造父封趙城通釋云在晉州趙城縣

耿

晉獻公賜趙夙耿通釋云河中府龍門縣東南索隱云
今河東皮氏耿鄉也

原

趙世家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拈
地志故原城在懷州濟原縣西北二里左傳云襄王以
原賜晉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趙衰為
大夫即此也原本周畿內邑也索隱曰系本成季徙原
列國紀聞云襄子嘗居原

晉陽

趙世家趙襄子時知伯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

晉陽列國紀聞云趙簡子居晉陽

中年

趙獻侯治中年索隱曰在河北非鄭之中年地理志河南中年縣趙獻侯自耿徙此

邯鄲

趙敬侯元年始都邯鄲蘇秦說趙肅侯曰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地方三千里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宋白曰邯鄲本衛地後屬晉七國時為趙郡

趙敬侯自晉陽始都邯鄲地理志云自中年徙此按史記六國年表周安王之十六年趙敬侯之元年烈王之二年趙成侯之元年成侯二十二年魏克邯鄲是年顯王之十六年也二十四年魏歸邯鄲若敬侯已都邯鄲魏克其國都而趙不亡何也至顯王三十二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是年肅侯之三年也意此時趙方都邯鄲蓋肅侯徙都非敬侯也漢志云趙地昂畢之分野也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泳郡

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
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淳
水繁陽內黃斥邱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
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趙中山
地薄人衆猶有沙邱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
慷慨起則椎剝掘塚作姦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絃
跕蹠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
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
輕為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
功名報仇逼直嫁娶送死奢靡漢興號為難治常擇嚴
猛之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
史二十石或報殺其親屬鍾代以北迫近匈奴民俗悍
恃好氣為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
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它州剽定襄雲中
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民甚鄙朴少禮文
好射獵鴈門亦同俗于天文別屬燕

信都

李公緒趙記云趙孝成王造檀臺之宮趙都朝諸侯故
曰信都亦見宮室考又史記云宮說張耳曰兩君羈旅
難以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以就功乃求趙歇立為趙
王居信都

扞閼以下附

蘓屬為趙遺趙王書曰秦之上郡近扞閼至于榆中千
五百里呂氏云扞者扞敵之扞非閼名也趙之扞閼陸

道之閼也楚之扞閼水道之閼也

句注塞

句注塞者呂氏春秋九塞之一也匈奴傳趙襄子踰句
注而破并代張儀說燕曰昔趙襄子欲并代與趙王遇
于句注之塞郡縣志晉咸寧二年句注碑曰蓋北方之
險有盧龍飛狐句注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外內
博物志云趙東臨九州西瞻衡嶽有沃瀑之流飛狐井
陁之險至于潁陽涿鹿之野蓋鐵論云趙結飛狐句注

以存荆代一統志云句注山在代州西二十五里一名
西陲史語正義云夏屋與句注相接

鴈門塞

鴈門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志云以鴈出其門故名鴈
門塞關因山以立凡山西之關四十有餘皆踞隘保固
而聳拔雄壯則鴈門為最故趙李牧漢邳都備邊于此
匈奴不敢近塞固皆一時良將不可謂非地險也史記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
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繫教養士習騎射謹
烽火多用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即入牧
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警輒入牧保不敢戰
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高關塞

杜氏通典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滂陰山下至高關為
塞水經注云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下斷兩岸雙關
善能泛舉望若闕焉節收表目故有高關之名也自關

北出荒中闕口首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閼或上古迄今常置重扞以防塞道

長城

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今按史記趙肅侯七年築長城武靈王北畧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是武靈王之前也已有長城疑括地志脫一有字當是武靈王修長城也圖書記云趙簡子築長城以備狄又在肅侯之前矣虞氏記云趙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于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下陰曲而禱焉晝見羣鵠游于空中徘徊經日大光在其下乃即于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

魏都邑

附 閼塞

魏

史記晉獻公以魏封畢萬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

漢河北縣輿地廣記河中府永樂縣古魏國唐分芮城
置水經注永樂澗水北出于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
西故魏國也晉以封畢萬左思賦魏者畢萬之所應虞
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
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鈞

霍

魏悼子徙居霍晉州霍邑縣索隱曰系本云武仲生莊
子絳無悼子又系本居篇曰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宋

忠曰霍地名今河東瓠縣也則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
代自脫耳

安邑

地理志河東安邑魏絳自魏徙此魏世家武侯二年城
安邑秦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國策云安邑者魏
之柱國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鄔邲者楚之柱國也郡縣
志安邑故城在陝州夏縣東北十五里禹所都柱國者
郡也

大梁

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水經注大梁城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于戰國為大梁周梁伯之居今開封府祥符縣也魏又有少梁史記韓魏戰于少梁注魏有大梁故此稱少梁耳漢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台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輳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料大王之國不下楚說趙曰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博國都而止張儀說魏王曰魏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于韓則韓攻其西不親

于楚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博物志云魏前枕黃河背漳水瞻王屋望梁山有藍田之寶浮池之淵漢地理志云魏地背鵬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滎姜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郟許鄆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君之衛蔡叔君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于維于維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鄘詩曰在浚之郊邶詩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鄘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澳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鄘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無道為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滅而史封衛於河南漕楚邱是為文公而河內殷墟更屬於

晉康叔之風既歆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強多豪傑侵奪薄息禮好生分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已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為晉侯云故參為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民皆思奢

儉之中念死生之慮矣孔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波汾一曲寘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于韓原晉于是始大至于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土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泜泜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與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為諸侯是為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是畢萬后十

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 鮑氏謂他國有山川關
塞唯梁無之皆以卒戍守按九域志卒戍四方守亭障
者參列粟糧庾不下十萬家都大梁太祖欲西遷洛陽
據山河之固曰不出百年民力殫矣後山陳氏謂開封
無山河之阻為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為衛畿內常用
十四萬人

長城附

戰國之世各有長城秦昭王築長城以脩邊楚有長城

又有扞閔以拒巴趙肅侯築長城以脩邊齊宣王乘山
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以脩楚燕築長城自
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以拒敵魏之長
城自惠王築也攷竹書記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
師築長城于西邊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
城自鄭濱洛以北有郡當是時秦數侵魏而西戎義渠
稱王窺中國故築長城焉益鐵論魏濱洛築城阻山帶
河以保晉國

韓都邑 附 閔塞

韓原

韓世家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于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為韓厥從封姓為韓氏索隱曰按左傳云邾晉應韓武之穆則韓是武王之子然詩稱韓侯出祖則是有韓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裔裔事晉封于韓原曰韓武子則武子本是韓之後晉又封之于韓原即今之馮翊縣是也系本云韓萬生昧伯

昧伯生定簡簡生與與生獻子厥

州

宣子徙居州漢河內州縣括地志懷州武德縣本周司寇蘇忿生之州邑也

平陽

貞子徙居平陽晉州臨汾縣世本云景子平陽

鄭

哀侯二年滅鄭因徙都鄭改號曰鄭蘇秦說韓王曰韓

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長阪之塞東有宛穰消
水南有涇山地方九百里餘國策損子曰韓天下之咽喉
魏天之下胸腹玉海云晉楚之伯也爭鄭秦之并六
國也始于韓以虎牢成臯之險也秦拔成臯蒙陽十九
年而韓亡圖書編云河南豫州之地平夷洞達九有一
較八面受敵之場也而戰國時韓魏以區區之陋邦北
縈南齊環遶數千里界于齊楚秦趙四大國之間無再
會不受敵而虎狼之秦搏噬尤亟其勢可謂危矣而終
能難唱荷戈月沉擊柝繼世相仍為二百年之戰國及
與齊之偕亡夫以二百年韓魏之君豈皆賢哉成能不
失疆土則以生于憂患故耳漢地理志云韓地角亢之
氏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
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宏農得新安
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
即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也及成臯
蒙陽潁川之崇高陽皆鄭分也周宣王弟友為周司徒

食采于宗周畿內是為鄭鄭桓公問于史伯曰王室多
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
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會為
大恃勢與險密侈貪冒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敝必背
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免矣公曰南方不可
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昭顛天地
以生稷嘉之材姜嬴荊芊寔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
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伯益能
儀百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趙
不可偏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齊會受之後三
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齊會之
地右維左沖食溱洧焉土陋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
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
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詢訃且樂惟士與女伊其
相謔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
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韓自

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為秦所滅秦既滅
韓泯天下不軌之民于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
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會
也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
韓同分

商阪

以下附
西

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
商阪之塞六國表秦孝公十六年城商塞玉海云商阪

一作商塞即商山也在商州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
武關在焉

成臯

北

困學記聞云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魏曰制在鄭曰
虎牢在韓曰成臯蓋鐵論云韓阻宜陽伊闕安成臯太
行

燕都邑

附 關塞

薊

通釋周武王封召公于北燕都薊輿地廣記武王封帝
 堯之後于薊又封召公于北燕其後燕國都薊詩補傳
 曰薊後改為燕猶唐之為晉荆之為楚或曰黃帝之後
 封于薊者已絕武王更封召公爽于薊為燕蘇秦說燕
 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
 原南有滹沱易水博物志云燕都背沙漠進臨易水西
 至君都東至于遼長蛇帶塞險乘也鹽鐵論云燕塞碣
 石絕邪谷繞援遼蘇代見燕王曰天下戰國七燕處弱
 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
 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韓非子曰燕衰王以河為境以
 薊為國襲涿方城殘齊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注方
 也之邑漢地理志云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
 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
 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
 北新城固安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易容皆燕分也
 樂浪元菟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

子丹遣勇士荆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
薊南通齊趙渤海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
不愛后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
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稍頓止然終未
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于急人燕丹
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教被外患俗與趙代相
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隣烏丸夫餘東賈真番之利元
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漸衰真

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蚕織作樂浪朝鮮民犯
禁八條相殺以當時簡赦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没入
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
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
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郊吏
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遼東吏見民
無閉藏及賈民注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于犯禁侵
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

異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于海欲居九夷
有以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
見云自危至四度至十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野
也

遼東郡

附以下

匈奴傳燕置遼東郡以備邊通典云薊營州遼水之東
是也燕置遼東郡秦漢因之

遼西郡

通典云燕築遼西郡

上谷郡

漁陽郡

右北平郡

天下圖書記云燕築長城又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
以隔中外

朝鮮障

蘇秦曰燕東有朝鮮遼東按朝鮮傳王滿燕人自始燕
時黨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秦滅燕屬遼東外徼
長城

匈奴傳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
遼西遼東以別中外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于匈奴燕
與戎相接杜氏通典云北狄以畜牧為業隨逐水草無
文書俗簡易以言語為約束然各有分地射獵禽獸食
肉衣皮習于攻戰此天性也唐虞則山戎夏則獯鬻周
則獫狁懿王時德衰侵暴及涇陽人被其苦至魯孫宣
王乃命將討伐至太原稱為中興其後山戎越燕伐齊
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之時戎狄至維維邑

東至衛境浸盜猶晉文公乃興師攘却居于西河圍洛

之門

國音

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

北有匈奴山戎各分散鷄谷自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
餘戎然不相統一自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之後
而晉強至安王之時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洎于戰國
趙武靈王築長城其後燕將秦閔開襲破匈奴却地十
餘里燕亦築長城以自固北邊備對古來築長城以之
扞北方者四世燕趙秦隋也秦制多仍燕趙而隋氏不

七國政

畫因秦也

七國政卷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國攷

卷四

秦宮室

西垂宮

秦文公元年居西垂宮見秦紀

封宮 一作平陽宮

武公元年居平陽封宮正義曰封宮在岐州平陽城內

卷四

一



明董說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國列

也雍錄云平陽宮在華山下徐廣云一云居平封宮

大鄭宮

秦紀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括地志云岐州府雍縣南七里故雍城秦德公大鄭宮城也

陽宮

秦別紀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

左宮

秦別紀夷公不享國死葬左宮

霸宮

三秦記云霸城秦穆公築為霸宮

高泉宮

陝西志高泉宮在扶風縣東美陽縣故城秦宣太后嘗居之

甘泉宮

史記齊人茅焦說齊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

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按陝西有淳化有甘泉宮秦甘泉宮勅其上也劉歆曰秦王政二年起甘泉宮應劭曰甘泉宮名在雲陽一名林光薛瓚史記注云甘泉山名林光秦離宮

虢宮

漢志虢有虢宮宣太后起雍錄云在岐州虢縣

離宮

史記范雎見秦王於離宮應劭曰離本卦體名秦以名

宮秦有封宮離宮王律曰離宮別宮也二說不知孰正

秦川宮

郡國志秦川宮者昔非子封秦於此築宮室

長安宮

郭氏元中記云秦文公造長安宮西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

正陽宮

水經注襄王正陽宮在霸上

棧陽宮

秦昭王起棧陽宮見鄭志雍錄云棧陽宮在岐州扶風漢書文帝紀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張晏曰秦昭王所作

蕢陽宮

三輔黃圖蕢陽宮秦文王所起在今鄠縣西南二十三里一統志云蕢陽宮秦惠文王建漢時猶存宣帝嘗幸之應劭曰蕢音倍

羽陽宮

陳倉有羽陽宮秦武王起見鄭志又歐陽公研譜云相州真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人甬瓦然首有羽陽十歲萬歲字其瓦猶今舊瓦殊不朽腐研北雜志云秦羽陽宮在鳳翔寶雞縣畧歲久不知其處宋元祐六年正月直隸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浚地得古筒瓦古鐲一尚完而

徑四寸四分瓦面隱起四字曰羽陽千歲篆字隨勢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陽舊址也

橐泉宮

皇覽云秦繆公家在橐泉宮祈年觀下廟記云嘉泉宮秦孝公造祈年觀德公造漢書注作橐泉宮

興樂宮

三輔故事云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

咸陽宮

刺客傳秦王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劉向曰秦未兼天下即厚斂起咸陽宮

華陽宮

秦史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華陽秦太子宫名在陝西西安府舊長安城內太子即秦孝文王柱也

六英宮

廣記云主父入秦直定昭王所居六英之宮而人不覺

高寢

秦別紀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共公享國五年居
雍高寢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

大寢

秦別紀桓公享國二十七年居雍大寢

愛寢

秦別紀躁公享國十四年居愛寢

異闕

史記孝公十二年作為咸陽築異闕徙都之劉伯莊云
異猶記事闕即象魏也或曰人臣至此必思其所闕三
輔黃圖云孝公改都咸陽築異闕其曰闕必古象魏矣
而何以標名為異也按史記孝公十一年衛鞅圍安邑
降之十二年作異闕異者異州也安邑即異州之邑也
異之為州堯舜禹皆嘗都焉今孝公已得異州而築異
闕其必放古闕存者而叛立此名也

秦殿

荆軻傳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又燕丹
子云荆軻至秦殿上展圖荆軻拔匕首擗秦王決耳入
銅柱火出 余又按各國宮室魏有丹衣柱趙晉陽宮
銅柱秦殿銅柱並見本國宮室攷楚有鐵柱有見列吳

章臺

蘇秦說楚威王曰今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
而朝於章臺之下矣又楚懷王入秦朝章臺如藩臣禮
見楚

世家

三休臺

李善文選注云我王使由余聘秦秦穆公示以宮室引
之登三休臺由余曰臣國土堦三尺茅茨不剪寡君猶
謂作之者勞居之者淫此臺若鬼為之則神勞矣使人
為之則人亦勞矣

祀鷄臺

一統志陝西鳳翔縣寶雞縣東二十里有祀鷄臺秦文

公立寶雞祠築此臺祀之

白起臺

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去五里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于壘中因山為臺崔龜築起號曰白起臺見上黨記

會盟臺

一統志會盟臺在河南河南府渑池縣西城外秦昭王與趙惠王會盟於此臺

靈臺

列女傳秦獲晉君以歸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瑩公子宏與簡璧穆姬女也衰經履新以迎公懼乃舍諸靈臺左傳同杜預曰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史記作舍之上舍

鳳臺

劉向列仙傳蕭史者善吹簫作鸞鳳之樂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遂以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后數年吹簫以鳳聲鳳凰來止其舍公為作鳳臺一統志作鳳女之

祈年觀

詳橐泉宮水經注曰雍縣中平秦惠公之故居所謂祈年宮也孝公謂之橐泉宮名雖兩出其實一宮也鄜又按地志知其地皆屬雍縣又引崔駰之言曰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又從而辨正其失曰劉向周言穆公葬無丘壟處矣惠公孝公並是穆公結世之子孫無由起宮於祖宗之墳陵也以此推之知二證之非寔也

按鄜此言則是祈年宮橐泉宮皆在惠公雍都而亦不知何人所建獨漢書曰祈年宮惠公所起也三輔黃圖作祈年宮且曰秦穆公所造廟記宮在城外而始皇本紀則曰在雍皆以世遠難究其的也

廣成宮

史記蘭相如奉璧西如秦秦王舍相如廣成舍索隱廣成舍之名

張儀樓

杜甫石犀行蜀人矜誇一千歲泛濫不及張儀樓成都
記云張儀樓在於城外高百尺蜀紀云張儀既築龜城
作樓高百尺定江山南北之勢

觀樓 射圃

華陽國志秦惠王二十七年張儀與張若城成都周迴
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迴七里高六丈臨邛城周迴六
里高五丈造作下倉上皆有屋而置觀樓射圃成都縣
本治亦理里街若徙少置城內城營廣府全置鹽鐵市
官并長丞修整里閭市張肆列與咸陽同制

具囿

左傳云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

五苑

韓子秦大飢應侯請發五苑果菜以活民按史記孝文
王元年赦罪人脩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

上林

應劭曰嬴秦未并天下章臺上林皆在渭南上林秦苑

名也

獸園

三輔黃圖秦有獸園烈士傳云秦王召魏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詣秦秦王怒使置亥於獸園中

永巷

史記范雎得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曰永巷宮中獄也

田齊宮室

梧宮

劉向說苑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水經注齊王亭楚使梧宮之側有臺層秀臺西有碑漢熹平間立今廢按山東通志梧臺在臨淄縣界即梧宮也又齊地記云齊城有梧桐臺唐韓翃青州詩宿寢寒無變梧臺宿雨收

雪宮

山東志古蹟青州有雪宮在府城內城隍廟西有遺址

存齊王見孟子於雪宮即此郡縣志雪宮故址在臨淄縣東北六里余按晏子春秋齊侯見晏子於雪宮姜齊有雪宮也文選謝惠連云雪宮見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注雪宮在齊故云東國

百畝室

老子注解齊有百畝之室按呂氏春秋齊宣王為大室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三年而未成羣臣莫敢諫老子注解蓋引此也

右室

史記騶忌子以鼓琴見王或王說而舍之右室應劭曰古諸侯置左右室也

瑤臺

說苑齊威王遊於瑤臺許慎淮南注帝有桀紂為璇室瑤臺者璇瑤石之如玉以飾室臺也

栢寢室

杜氏通典青州千乘縣栢寢室齊景公與晏子遊晏至

田氏王亦倭游樂馬庚亮啟云齊威王不登柏寝之臺
故忠臣日親楚莊王戒強臺而弗登故驕樂日踈

琅琊臺

戰國春秋威王起琅琊之臺倚山背流其高九仞淮南
子注齊宣王樂琅琊之臺三月不返按山東志琅琊臺
在琅琊山

戲馬臺

呂觀孟子注引國策云齊宣王登戲馬之臺羣臣皆從

今本 無 按志戲馬臺在新城縣治東世傳齊桓公飲馬之

臺一云景公

祭臺

山東志祭臺在平陰縣西南相傳齊康公葬此后人築
祭臺祭之或曰田齊之王祭之也

漸臺

齊宣王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䟽翡翠珠璣幕絡
連飾見列女傳

九重臺

說苑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卒敬
君居常飢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臺去家日久思
念其妻像向之嘻笑旁人瞻見之以白王王即設酒與
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易妻
可乎不者殺汝敬君倉惶聽許 余又按姜齊諸臺名
可攷者左傳齊晏子侍於遯臺又齊有檀臺亢倉子齊
有清臺不詳世代又闕子云景公登虎圈之臺又一統

志桓公臺在樂安縣東齊桓公盟諸侯於此臺他如穆
陵臺半山臺戰臺封衛臺封禪臺夫人臺或以地或以
事名號猶多不能具載又齊威王閉虞姬九重之臺

稷山館

史記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於髡接予
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
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地記曰齊地西
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存焉虞喜曰齊有稷山

立館其下以待游士名曰稷山館七卷云齊田駢遊稷
下好談論號天口言不可窮盡余按稷山館一名講堂
郡國志云齊桓公當城西門外有講堂齊宣王立此學
也故稱為稷下學即稷山館也

明堂

齊宣王欲毀明堂見孟子按禮記明堂位云明堂明諸
侯之尊卑昔成王封周公於曲阜令魯世世祀周公以
天子之禮樂故泰山有明堂相傳為周公於此朝諸侯
處蓋魯封內有泰山后嘗以為齊所代故齊南有泰山
云

美唐

呂氏春秋齊人走莒燕人爭金於美唐齊美唐齊藏金
之處楚方府三錢府之類也篇海云廟中路謂之唐

鹿園

李郊宮室賦齊則柏臺鹿園按孟子曰臣聞郊闕之內
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知殺人之罪所謂鹿園也

章華東門 閭門 武鹿門

史記宣王三十六年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
括地志云齊城章華之東有閭門武鹿門也東門國策
作南門

杏唐之門

魯連子魯仲連見孟嘗君於杏唐之門一作杏堂之門
稷門

劉向別錄稷門齊城門也說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

曰稷下一統志稷山者山有后稷祠故名稷山余按虞
喜所謂稷山館者稷山下之館也劉向所謂稷門者稷
山下之門也或以稷門館誤矣

司馬門

列女傳鍾離春詣齊司馬門按賈誼書曰天子宮門曰
司馬門司馬貞曰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也

雍門

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雍門注雍去聲

齊西門也博物志韓城東之齊通雍門鶯歌宿而去餘響遠梁三百日不絕

即門

韓子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而出倚於即門楚宮室

細腰宮

四川志巫山治西北楚襄王所遊之地有古楚宮遺址尚存所謂細腰宮也按楚靈王亦好小腰淮南子楚靈

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飢也徐陵玉臺新詠序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衛國人俱言訝其纖手述廣記云楚中有宮人草狀如金盞花色紅翠俗說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慈曠有囚死於宮中者葬之后墓上悉生此花

假君宮

越絕書云春申君子假君宮前殿屋蓋地東西十七丈五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四丈十雷高丈八尺殿屋

蓋地東西十五丈南北十丈二尺七寸戶雷高丈二尺
庫東鄉屋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戶各二南鄉屋東西
六十四丈四尺上戶四下戶三西鄉屋南北四十二丈
九尺上戶三下戶二凡百四十九丈一尺檐高五丈二
尺雷高二丈九尺周一里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

大宮

國策吳與楚戰於柏舉蒙穀奔入大宮負雞次之典

渚宮

左傳云楚子西縊而梁絕王使造至使為商公泂漢泂
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杜預注小洲曰渚正義曰
商在漢水北漢水東流而南入江于西既至商聞謔言
不敢居商縣泂漢水順流而下至江乃泝流逆上渚宮
當郢都之南故王在渚宮下見之也

章華臺

左傳楚子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杜預曰章
華南近華容縣余按楚華容城內又有章華臺蓋宮以

臺名也

蘭臺之宮

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楚世家楚有人謂頃襄王曰王請繳蘭臺飲馬西河蘭臺一名南臺時所謂楚臺者也湖廣志楚臺山在歸州城內舊傳楚襄王建臺於此因名又杜詩注作雲臺之宮

壽宮

楚辭蹇將憺兮壽宮注壽宮楚供神之宮也漢武帝時

置壽宮神君

楚殿

平原君傳毛遂定從於楚殿上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於殿上又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又樂人優並入殿門大哭余按齊景公時有得罪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是春秋已有殿矣

太室

史記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臣請神決

之而陰與已姬埋璧於太室之庭杜預曰太室楚廟也
據劉向別錄云楚有太室王遊焉是楚別館

葉庭

國策秦興師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
東借救於齊謂宣王曰秦欲九鼎不若歸之大國齊王
大發師五萬人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
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
曰將寄經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
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曰久矣鼎入梁必不出王曰
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
葉庭之下其日久矣鼎入楚必不出

小曲臺

列女傳楚恭王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

層臺

楚書右篇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十里延壤百里國人勞
苦罷散士有反三月之糧者說苑云莊王築層臺大臣

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入諫莊王遂毀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新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新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按晉靈公嘗造九層臺

雲夢臺

高唐賦序遊於雲夢之臺通鑑注祝穆云據左傳邾夫人弃子文於夢中言夢而不言雲楚子避吳入於雲中言雲而不言夢則知雲夢二澤也漢陽志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王以田江南之夢蓋楚之雲夢跨江南江北故有南夢有北夢

陽雲臺

古文苑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玉作大言賦文選作雲陽時所謂陽臺者

豫章臺

水經注江水又東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岡蓋因岡而得名矣或言因楚王豫章臺名

鮑居臺

七國列

楚語伍舉曰先君莊王為苑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
不過容晏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或作抱居之臺

放鷹臺

一統志放鷹臺在湖廣安陸縣州城東南五十里蕪澤
間四望空濶極目千里而臺居其中昔楚王遊獵放鷹
於此又襄陽耆舊記云楚王好遊獵之事揚鏢馳逐于
華容之下射鴻于夏水之濱按荆門州北亦有放鷹台
志云楚昭王放鷹之所

附社臺

湖廣志楚昭王遊獵與越姬同乘馳逐登附社之臺望
雲夢之周顧謂姬曰樂乎對曰樂則樂矣不可久也亦
見列女傳

春申臺

一統志春申臺在壽州城內東北隅楚春申黃歇所築
遺址尚存

釣臺

七國列

一統志釣臺在江陵縣西南龍坡北相傳楚莊王垂釣臺也

乾谿臺

新語楚靈王作乾谿之臺五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薛綜注張衡東京賦引左氏傳迺云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誤說也左傳寔無此文章華與乾谿元非一處

中天臺

賈誼新書楚王作中天之臺三休而後至其上按魏襄王亦作中天臺詳魏宮又文選注云周穆王築台號曰中天之臺中天言高及天半也

章華臺

楚靈王築一
名三休台

左傳楚子成章華臺願與諸侯落之史記靈王六年就章華臺注宮室始成祭之為落臺今華容城內湖廣志云華容城在監利縣又云章華臺一名三休臺按賈子新書楚王泆泆之楚楚王誇之饗於章華之臺三休乃

至臺名三休疑取諸此國語云昔楚靈不君其臣箴諫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造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

章華臺 楚靈
王築

一統志楚章華臺在荊州府境有二臺一在府城外沙布一在監利縣東北皆傳以為楚靈王所築其在監利者又名三休臺唐胡曾詩茫茫衰草沒章華因笑靈王昔好奢臺上未乾蕭管絕可憐身入野人家

章華臺 楚靈
王築

河南志河南開封府商水縣西北三里有章華臺初楚靈王築章華臺於華容城內襄王為秦將白起所迫北保於陳更築此臺

五休臺

說苑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為五休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吾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九重臺

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

強臺

淮南子令尹子佩諸飲莊王莊王請諾子佩疏揖北面
立于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注意者臣有罪乎
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彷徨
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
也恐留而不能反國策云楚王盟強臺而弗登曰后世
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

荆臺

邊讓賦云雲工游雲夢之中息於荆臺之上家語云楚
王將遊荆臺司馬子期諫一統志荆臺在監利縣西三
十里士洲之南

五樂臺

一統志湖廣河陽府有五樂臺在古州城東北相傳楚
王出獵之所孟子注義云是康王作樂臺

京臺

文選注楚王登京臺南望獵山左江右湖其樂忘死

漸臺

列女傳貞姜者楚昭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請夫人夫人不去於是使者取符則江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蔡邕琴操有漸水之臺疑即此

朝雲館

襄陽耆舊傳楚襄王遊雲夢望朝陽之館

高唐觀

傳武仲辭賦楚襄王既遊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李善注雲夢數南南郡華容縣高唐楚觀名宋玉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漫叟詩話曰涑州西有高唐館俗以為楚之高唐也宋閻欽愛詩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蓋言其非爾

高府

史記白公勝劫惠王置之高府杜預曰楚別府也

方府

莊辛說楚襄王方府之金方府藏金之府也

平府

呂氏春秋荆王發平府而視故記章句云平府藏書之室

三錢府

史記楚王使使封三錢之府

東面壇 西面壇

新序秦欲代楚使者往觀楚王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恤曰此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寶器重於賢臣弋珠玉玩好之物非國之重寶也遂使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口貴客也請就上位

楚王池

楚王池在巫山縣治東北其水甘美相傳楚襄王曾於

池上納涼見志

洗馬池

一統志洗馬池在湖廣荊州歸州得勝門外一里楚襄王洗馬之所

永巷

列女傳吳勝楚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持刀曰近妾而死何樂之有知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王慚遂退舍伯嬴與其深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

龍門

楚辭望龍門而不見

蛇門

吳地記蛇門南面有陸無水春申君造以禦越軍在已地以爲蛇因號蛇門

茅門

詳見刑法攷一作第門

棘門

李園殺春申於棘門見史記

楚門

越絕書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為楚門

脩門

宋玉招魂魂兮歸來入脩門些王逸注脩門郢城門也

趙宮室

信宮

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見趙世家

晉陽宮

國策張孟說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
荻蒿苫楚厲之其高至丈餘君可發而為矢於是發而
試之其堅則籥籥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
若何張孟說曰吾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
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及三國之兵衆
晉陽城三月不能拔呂覽章句云晉陽之宮銅柱礎天

下之雄宮也又云董晉陽築兵宮而人不見緝矢垣而隣國不備古以銅為兵春秋戰國皆然郡國志云太原府城中又有三城其一曰大明城即古晉陽城董安于所築晉陽故宮一名大明宮在州城內

避暑宮

一統志趙王臺在山西遼州府和順縣西二里狀如伏虎人相傳為趙襄子避暑宮

東宮

武靈王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河以為王見史記

沙立宮

史記主父饑死沙立宮正義曰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

壇臺之宮

李公緒趙記曰趙孝城王造壇臺之宮為趙都朝諸侯故曰信都

邯鄲宮

述異記曰邯鄲有故邯鄲宮基址存焉中有趙王果園
梅李至冬而花春得食

叢臺

郡國志趙有叢臺有洪波臺劉劭趙都賦結雲閣於南
宇立叢臺於少陽唐開元十七年嚴浚作叢臺賦張衡
東京賦云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隣卒
於金虎嬴氏博翼擇內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

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太平御覽云趙
武靈王建聚臺於邯鄲漢書高后紀趙王宮叢臺災師
古曰運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
邯鄲城中

洪波臺

見郡國志又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吏於門
下抱筆執牘從之書過簡子與之居無幾死後與諸大
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泣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今舍死吾亡無日矣

鑿臺

一統志山西太原府有鑿臺在榆次縣南史記云智伯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韓魏殺之於鑿臺之下即此
后為洞涵水所沒

檀臺

趙成侯時魏獻榮祿因以為檀臺見趙世家水經注作
檀臺

野臺

述異記恒州野望臺趙武靈王以登高亦曰寒臺

野臺

史記武靈王十七年王出九門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徐廣曰一作望臺括地志野臺一名義臺在定州樂
縣西南六十三里

清臺

韓詩外傳趙簡子太子名伯魯小子名毋恤簡子自為

二書牆親自表之書曰節用聰聰敬賢勿慢能勿使賤
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生清臺之上問二書所在
伯魯忘其表令誦不能得母恤出其書於袖令誦習焉
乃出不魯而立母恤清臺一作青臺

東廟

淮南子湣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

邯鄲廡

趙世家趙孝成王十二年邯鄲廡燒徐廣曰庫廡之名

音膾索隱曰廡積芻藁之處

鹿苑

一統志鹿苑在山西遼州和順縣西二里相傳為趙襄
子養鹿苑

趙圃

脩墨錄昔戰國趙王作游圃多植松柏名曰趙圃又韓
子云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免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
其眼

司馬

國策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趨甚疾出詔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

詔門

詳司馬門

廣門

燭過典廣門之左詳見趙職官

鹿門

史記趙肅侯十六年肅侯遊大陵於鹿門

無窮之門

國策武靈王曰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

遺道之門

國策武靈王率騎北行出於遺道之門

魏宮室

丹宮

沈休文史記注梁襄王之丹宮趙成侯之壇臺麗華冠於一時余按國策魏惠王廣公宮制丹衣柱疑丹宮之名從此起也然國策乃惠王沈休文作襄王或別丹宮爾

范臺

國策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保

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國梁王稱善余按白台閭須魏之美女夾林蘭臺魏之宮苑也故曰南威之美強臺之樂蓋云魏之美女可比南威魏之宮苑可比強臺文章虛實一讀可辨舊注以白台等皆作影語謬甚矣

蘭臺

詳范臺

文臺

無忌上魏王書邊畫拔文臺墮垂都焚索隱曰文臺臺名列士傳曰隱君陵施酒文臺

京臺

楚策更羸與魏王處於京臺之下仰見飛鳥

暉臺

國策顏率曰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上其日久矣注臺名曰暉

靈臺

河南志靈臺在府城南二十里戰國魏侯瑩所築俗名梁惠王臺洪範五行傳曰天子曰靈臺諸侯曰時臺春秋緯曰天子靈臺諸侯觀臺禮舍文嘉曰天子靈臺以攷觀天入之際法陰陽之會也

中天臺

新臺序魏襄王將欲為中天臺許綰負揄而入曰聞大王將為中天之臺加一力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九千里其趾當方一萬里畫王之地不足為臺趾王默然罷其

築者

文侯臺

魏臺在魏縣界相傳魏文侯築古謂之文侯臺也見志

拜郊臺

一統志直隸大名府南大門外有高臺相傳魏惠王拜

郊臺今稱村曰臺頭堡

武侯臺

武侯臺在今直隸大名府南一十里舊有壇曰武侯壇

相傳為魏武侯壇也見府志

正殿

說苑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

夾林

詳記臺

梁園

國策魏有梁園溫園又信陵君書五入園中索隱曰園即圃田鄭毅屬魏

溫園

詳梁園

逢忌教

薛瑄漢臣引汲郡古文云梁惠王發逢忌之教以賜民
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又見魏食貨攷

青治

世說葆真池即梁惠王故治桓譚云魏王為青治按孟
子見梁惠王立於治上疑此治也

麗譙

莊子徐無鬼見魏武侯曰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注鶴
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亦作麗譙謂華麗而譙峽戰樓
名也按周禮司市思次鄭司農云次市中侯樓也周亦
有侯樓陸機洛陽記云洛陽城周公所制城上百步有
一樓櫓外有溝渠又黃帝有五城十二樓見漢郊祀志
范蠡為勾踐作飛翼樓以象天門吳越春秋

即門

國策梧下先生見魏王曰願王專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至於即門而反即門者按韓非子使即中開道於即門之內也

夷門

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

韓宮室

鴻臺名

張儀說韓王曰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皋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注韓之宮室其地未詳

望氣臺

韓王望氣臺見玉海

聽訟觀臺

孫子荆適臺賦叙曰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

訪之故老云韓王聽訟觀臺高一十五仞樓雖泯滅然
廣基似於山嶽召公大賢猶舍甘棠區區小國而臺觀
隆崇驕盈於世以鑒來今故作賦曰望韓王之故臺尋
往代之所營雙闕碣以峻峙貫雲氣而上征歷千載而
特立踴妙觀乎太清薄邯鄲之宗臺陋楚國之章華遊
岑堯以亢極豈岑樓之能加至乃宮觀宏敞增臺隱天
伐文梓於萬仞發玉石於三泉優倡角烏烏之聲蛾眉
戲白雪之舞紛淫衍以低仰翳脩袖而容與

桑林苑

詳鴻臺宮

高門

韓世家韓昭侯二十五年早作高門屈宜白曰昭侯不
出門何也不特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
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早昭侯
不以此時郵氏之急而顧益者此時絀舉羸二十六年
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劉向別錄云韓宮室之美

有桑林高門金玉布列五色錯舉

燕宮室

碣石宮

史記驕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正義云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

甘棠宮

昔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公立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作甘棠之詩後昭王

慕召公之政起甘棠宮祠召公焉見詩緯注

元英宮

樂毅報燕王書大呂陳於元英索隱曰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也

洞宮

仙傳燕昭王得洞光之珠以飾宮故曰洞宮劉滄有宿洞宮詩沐髮清齋宿洞宮又唐人稱道院曰洞宮

明光宮

十二國請也燕惠王起明光宮金緯玉經白又為表周宮為衣迷不知其所從入

東宮

燕丹子燕太子丹自喜得荆軻永無秦憂日與荆軻遊東宮臨池而觀拾瓦投遠太子令人捧盤金丸進之按左傳注云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居東宮

正寢

拾遺記云燕昭王居正寢名其臣甘肅曰寡人志於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道可得遂乎

磨室

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索隱曰燕鼎前輸於齊令反入於磨室磨室宮名徐廣曰磨磨也國策新序作磨室

祇明堂

靈氣寶符云燕昭王坐祇明之室升於泉昭之館此館常有白鳳白鸞遠集其間

上自列

辰臺

一統志臺在涿州西南舊傳燕昭王嘗展禮於此作辰臺

寧臺

樂毅報燕昭王書齊器設於寧臺注寧臺燕之臺也

靈臺

範志燕昭王起靈臺窮極珍巧子時起上干畢謂之干午臺

黃金臺

上谷郡圖經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述異記云黃金臺或呼為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圖書編又稱金臺

小金臺

一統志黃金臺在順天府東南一十六里又一臺曰小金臺在東南一十五里燕中雜記云小金臺昭王養學者之處也

金臺

晉書云段匹碑討勃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據此燕丹又有金臺也

仙臺

水經注燕王仙臺東有三峰甚為崇峻騰冠衆峯高霞翼嶺岫壑冲深含煙翠霧者舊言燕昭王求仙處按史記云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燕昭王蓋迷於仙者也

宗霞臺

拾遺記昭王登宗霞之臺

握日臺

亦見拾遺記

釣臺

水經注固安縣金臺陂西北有釣臺高十丈陂十餘步

七區張

有金臺有小金臺臺北有蘭馬臺並志高敷文秀峙相對翼臺左右水經流通長廡廣宇周璇被浦棟堵咸淪柱礎尚存昔舊咸言昭王禮賓廣延方士至如郭隗樂毅之徒鄒衍刺辛之濤自遠而至者多兵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脩建下都館之南垂燕昭創之於前于丹踵之於後

蘭馬臺

詳鈞臺

禪臺

韓氏孟子章句曰燕噲築禪臺讓於子之後昭王復登禪臺讓於樂毅毅以死自誓不敢受禪禪臺一名堯舜臺

送齊臺

燕有逃齊臺在小金臺東北十六里相傳為子之之亂齊伐燕羣臣登臺避兵後名曰逃齊臺見史記舊注余按帝王世紀云周赧王雖居天子之位為諸侯所侵逼

與家人無異貫於民無以歸之乃上臺以避之故周人
因名臺曰逃齊臺借周之逃債燕之逃齊可云雙妙

五花臺

一統志五花臺在易州治相傳周武王築為日者占侯
之所曰候臺至戰國燕昭王建五樓其上嘗遊樂其間
更名五花臺

三臺

三臺城在容城縣見志城家記云燕魏分易水為界築

三臺登降以耀武即此

陽華臺

燕丹子云荆軻之燕太子為置酒陽華之臺一作章華
之臺

通雲臺

拾遺記昭王坐通雲臺亦曰通霞臺山西有昭石去石
十里視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能皆照人而質方
一丈則重一兩昭王春此石為泥泥通霞之臺

泉昭館

詳祇明室

華陽館

史記索隱燕太子丹與樊將軍置酒華陽之館出美人
奇馬一作華陽臺疑即陽華臺也史無明文姑並存之
又按水經注易水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烟
披薄觴日怡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二館
謂樊於期荆軻之館也又云易水又東歷燕之長城又

東逕漸離城南蓋太子丹館高漸離處也

七國攷卷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國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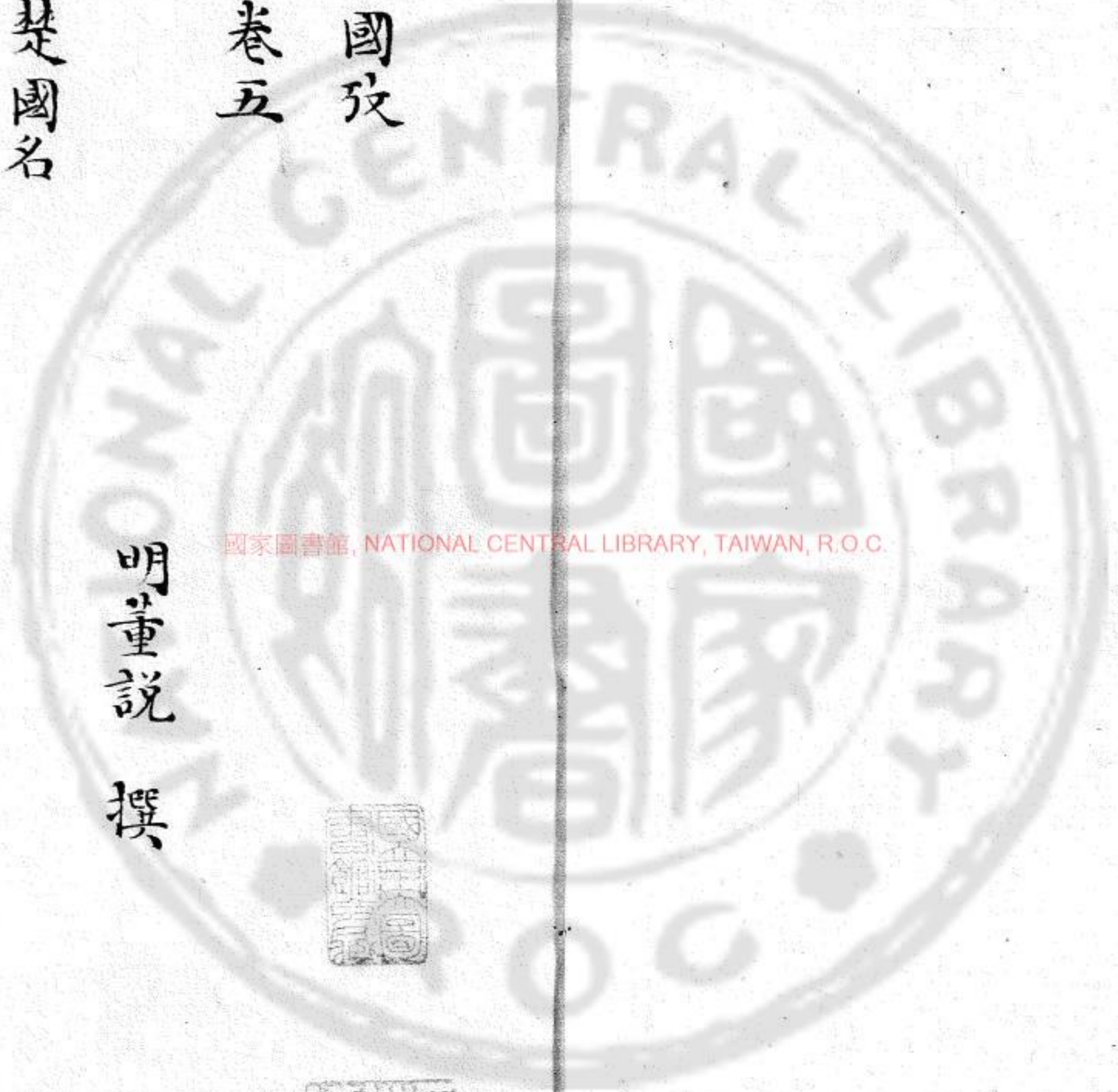
卷五

楚國名

楚荆

明董說撰

呂覽荆平王得如黃之狗箇路之增以畋於雲夢檀弓
襄公朝於荆國策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又荆宣王
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越絕書荆平王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月

韓非子齊荆攻魏王遣荆王美人亢倉子荆君熊圍
問水旱理亂韓詩外傳越王勾踐使廉松敵民於荆王
尸子云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分也說苑
吳王欲伐荆又魯襄公朝荆新序田贊衣儒衣而見荆
王通釋云荆自文王始見于春秋僖元年始稱楚莊十
年荆敗楚師于華公曰荆者州名州不若國貶之若荆
州之夷然也穀梁曰荆楚也何以謂之荆狄之也聖人
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荆左氏無此杜元凱曰荆楚本
本號也按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荆為楚之本號
亦明矣

郢

桓子新論郢王好細腰而宮人餓屈原哀郢曰顧龍門
而不見孰而東門之可無史記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
留太子以來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
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尸子郢王問於群臣曰吾國治
乎按此楚荆郢並稱

趙國名

趙邯鄲

竹書紀年周顯王十三年邯鄲成侯會燕成侯於安邑
 十四年邯鄲伐衛十六年邯鄲之師敗我於桂陵我言
 三十三年鄭威侯與邯鄲圍襄陵二十七年十月邯鄲
 伐我北鄙隱王即報十三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於九
 原將軍大夫適子伐史皆貂服桓子新論云邯鄲立王
 是抱空質也戰國春秋云邯鄲王有吞天下之心皆指

趙也

晉

韓魏趙號三晉詳見魏國名攷

魏國名

魏梁

魏惠王徙治大梁國號曰梁按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
 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
 大梁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邦於大梁

與史記不合今按孟軻至梁在惠王三十五年從史記
從梁已二年從紀年從梁已二十二年故其書曰梁惠
梁襄不曰魏惠魏襄也又按魏世家惠王已後或稱魏
如如耳見魏王張儀魏章皆歸於魏魏相田需死蘇秦
謂魏王秦昭王謂左右今韓魏與始孰疆魏人有唐睢
謂魏王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趙使人謂魏王無忌謂
魏王魏太子增質於秦皆稱魏也或稱梁如鄒衍淳于
髡孟軻皆至梁楚相昭魚謂蘓代君其為梁王代請說
臣遂此見梁王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皆稱梁也

晉

趙岐孟子注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梁惠
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

韓國名

韓 鄭

戰國策襄王時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
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今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

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恐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官
 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
 至鄭注云鄭韓也又釐王時或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
 之明君也注云鄭王韓王也按竹書記年周安王二十
 一年魏武侯六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烈王二年晉桓
 公邑哀侯于鄭曰韓山堅賊其君哀侯曰韓共侯趙成
 侯遷晉桓公于屯留是猶稱韓不稱鄭也顯王元年鄭
 城邢立自是已後變韓為鄭三年曰公子景賈帥師伐

鄭七年曰王會鄭釐侯于巫沙九年曰秦師伐鄭次于
 懷十年曰鄭取屯留尚子十一年曰鄭釐侯使許息來
 致地平邱戶牖首垣諸邑反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
 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它陽之圍歸釐于鄭十二
 年曰鄭釐侯來朝十四年曰秦公孫壯伐鄭十五年曰
 東周與鄭高都十六年曰王以韓師二十四年曰魏敗
 韓馬陵二十二年曰穰疵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
 師敗逋三十一年曰秦蘇胡伐鄭三十三年曰鄭威侯

與邯鄲圍襄陵三十八年曰王會鄭威侯于巫沙慎覲
王六年曰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隱王元年曰鄭宣
王來朝梁七年曰翟章救鄭數十年間稱韓者二稱鄭
者十四矣

晉

詳見魏國名攷

七國攷卷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國攷
卷六

秦羣禮

改元

更元 史記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十四年而

卒 先是魏惠王三十六年改稱元 按周文王改元矣尚

書運期授注云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受命

二月文

卷六

一



明董說撰

之月己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書序惟十有二年武王
伐殷注云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矣以歷
考之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
子明年乃改元則元年歲在己未是得赤雀之命后年改元
之驗也武成正義云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
元年王應麟曰諸侯自于其國各稱元年

正朔

閏月 秦別紀宣公初志閏月咸陽記云宣公閏月天

時定矣獻公為市人志和矣

十月為歲首 秦記昭王四十二年先書十月次書九
月四十八年先書十月次書正月五十年先書十月次
書十二月次書二月呂不韋春秋季秋紀亦書合諸侯
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于民輕重之法則
自昭王以來用十月為歲首久矣特始王定為制耳

朝會

設九賓 史記趙使相如獻璧于秦謂秦王曰和氏璧

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于廷臣乃敢上其璧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于廷帝昭曰九賓即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曰設九宰也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大脩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河得育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又荆軻獻督亢之地圖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

朝天子 孝公二十年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

來朝 史記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三年韓魏太子來朝武王四年魏太子來朝昭襄王五年魏王來朝應亭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十七年城陽君入朝及東周君來朝二十九年周君來五十二年天下來

賓韓王入韓魏委國聽令

凡七國朝會聘享燕饗貢獻見諸傳紀者不可勝述每存

一二附于羣祀蓋余非為記事之書也

七國強

聘享

通聘享之禮 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以岐以西之地曰戒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聘享之禮

遺女樂 繆公以女樂二人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抱朴子云秦惠王以美女五人與蜀王

歸椽

左傳秦人來歸僖公之椽禮也杜預曰秦慕諸

夏欲通敬于魯因有翟泉之盟欲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魯方嶽同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訊其緩而以接好為禮

朝賀

天子賀 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伯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孝公二年天子致胙十九年天子致伯惠文王二年天子賀四年天子致文武胙

諸侯賀 孝公二十年諸侯平賀

以鴈賀 說苑秦繆公得百生奚公孫枝歸取鴈以賀

冠禮

王冠 惠王二年王冠昭襄王三年王冠

昏禮

嫁女弟 襄王元年以女弟繆嬴為豐王妻或曰周無
豐王闕本作幽王蓋幽豐字相近而又遠其時作幽似
矣然以余推之果為幽王所娶當云以女弟穆嬴為幽

王后妻字無義此或如吳楚之君僭稱王號耳且幽王
娶申后豈得有繆嬴耶

嫁宗女 繆公十五年晉使太子圉為質于秦秦妻子
圉以宗女

再嫁宗女 繆公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為君秦
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于楚而妻以故子圉妻

蠻夷尚女 後漢書云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夷

君長世代尚秦女其人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

宗室

軍功屬籍 秦法宗室非有軍功不得為屬籍見史記

貢獻

獻夜光之璧 國策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楚王遣車來獻夜光之璧于秦王

獻長人 蜀王本紀秦昭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二十五丈六尺

燕饗

饋七牢 繆公生得晉君既而與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賈睦曰諸侯雍饗七牢牛一羊一豕一為一牢也

賞賜

賜食物 范雎傳秦昭王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原以順適其意

賜田宅 樗甘傳秦封甘羅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

賜之

賜爵 史記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

一級

諡法 稱號

君諡 莊 秦仲子以伐西戎為大夫諡莊公秦自栢翳

始諡 莊公子以禦戎封文 襄公子 寧 文公孫 武 寧公長

公戰 國惠文君子諡 德 武公弟 宣 德公子 成 宣公弟 穆

武王 一曰諡悼武 德 證德公 宣 諡宣公 成 諡成公 穆

成公弟 任 康 任好子 榮 共 諡共公 桓 和子 榮 景 榮子后

好諡 穆公 康 諡康公 共 諡共公 桓 諡悼公 景 諡景公

哀 后子諡 惠 哀公孫諡 惠公 悼 惠公子 厲 共 悼公子諡

厲 共公子 懷 跨公弟 被 圍 靈 懷公孫 簡 懷公子名 悼

跨 諡跨公 懷 自殺諡 懷公 靈 諡靈公 簡 子諡簡公 索

諡曰 簡公子 懷公 靈公 季父 始 猷 靈公子 師 孝 猷公子

皇本 紀曰 靈公 生簡公 誤也 猷 照 諡猷 公 孝 渠梁諡

公 惠 文 孝公子 諡 惠 昭 襄 武 王弟 稷 孝 父 昭 襄 王子 柱

莊 襄 孝文 王子 楚 諡 莊 襄 王 其 法 史記 作 繆 王 圻 曰 穆 姬

后 諡 穆 秦 穆 公 夫 人 諡 穆 姬 伯 姬 謂 長 女 也 在 秦 曰 穆 姬

伯 姬 潞 伯 姬 是 也 次 國 亦 不 從 夫 之 諡 如 文 姜 聲 姜 出 姜 齊 姜 是 也 其 有 叔 姬 者 各 探 本 國 次 序 也 五 經 通 義 曰 婦 人 以 隨 從 為 貴 夫 貴 于 朝 婦 貴 于 室 故 得 蒙 夫 之

七國列

諡又曰夫人
無爵故無諡

太子諡

文公太子 夷 哀公太子 昭 懷公太子 悼 昭襄太子

杜佑曰周制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士無諡
故知太子無論王圻曰太子無所施行不得設諡

無諡

出子

宣公少子被殺號出子 惠公子被殺號

也以其失國出死故曰出子
盤作出公故三有云出非諡

仲 秦風車轄美秦仲也孔子曰秦仲以號配國者附

庸未得爵命無諡可稱

公 莊公襄公文公寧公德公文宣公成公穆公康公

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厲共公蹇公懷公靈公

簡公獻公孝公

王 惠文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

帝 秦昭王十九年齊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二月

復去帝為王

君 應劭云秦惠文王初稱君後稱王

太后 事物攷云秦昭王母芊氏號宣太后太后之號

始于此也

田齊筆禮

朝會

朝天子 通鑑周烈王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

朝秦 史記齊王建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

來朝 宣王二年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于博望閑而去湣王三十八年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

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來朝

昏禮

迎婦 湣王四年迎婦于齊

納后 山東志齊閔王出游東郭百姓晝觀宿瘤采桑如故王問而賢之將載後車女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于是是使者加金百鎰往聘迎之以宿瘤為后又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齊宣王之后也醜嫁不售宣王聞其賢納以為后

燕饗

太牢 顏觸與齊王游必食太牢出必乘車

貢獻

獻玉珥 韓子薛公相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
貴于王子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獻之王以賜十孺子
明日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獻鵠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于齊見說苑

賞賜

賜車劍

國策齊王逐孟嘗君梁王虛上位遣使者黃

金百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孟嘗不往也齊人聞之君

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

孟嘗君

賜牛酒 史記田單為齊相解表衣寒者王欲因以為

已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

賜第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

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

威王三賞 國策齊威王下令羣臣能面刺寡人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諂諛于寡人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諡法 稱號

君諡

桓

齊侯田和莊子之子

成

午子因齊借因

子辟疆

湣

齊湣王

襄

地子法章諡襄王法章

按戰

國無臣諡或者以威王少子田嬰諡靖郭君嬰子田文諡孟嘗君失其實矣馮驩曰孟嘗君客我死而後諡生

而稱之乎獨怪王圻續文獻通攷靖國孟嘗君並載諡

法又不能張正義之是折索隱之非内存抵牾之說何

無主之甚也

右諡法

子 文子武子桓子成子襄子莊子

公 莊子子田和號田太公

田齊未嘗稱侯

王 威王二十六年稱王宣王湣王襄王王建余按齊

威王二十六年周顯王十六年蓋田齊最先王韓宣惠

五十一年周顯王四十七年趙武靈王元年周顯王四

十四年燕易王元年周顯王三十七年魏襄王元年周顯王三十五年秦惠文王元年周顯王三十二年先齊而王者獨楚武王耳

帝 湣王三十六年齊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白燕來說齊于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蓋稱帝者二月

楚羣禮

朝會

商人見君 韓詩外傳楚國之法商人欲見君者必有大獻重貨然後得見

聘享

獻天子 史記楚成王憚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于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昨曰凡爾諸侯各敬爾職無相侵伐

宗廟

廟堂圖畫 楚辭天問序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

澤經歷陵陸仰天嘆息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賢怪物所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視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泄憤懣據此楚廟有圖畫如周之明堂也

祭典 國語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厲之曰祭戒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

諸侯莫不與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尊庶人有魚炙之薦邊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之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楚國之典

養老

國老 說苑楚王賜虞立于米地三百號曰國老或作賜菜

田三百號 按禮記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

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

庶老于虞庠正義臬氏云人君養老有四一養老更二子孫死難養其祖父三養致仕之老四養庶人之老蔡邕月令章句云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

禮賢

金幣聘士 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又是襄王遣使以金十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為相孔叢子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

昏禮

迎婦 懷王二十四年陪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于楚楚王迎婦

自娶太子婦 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為太子建取婦婦好未來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

宗室

三姓譜屬 離騷注云楚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勵國士蓋楚官多用

同姓故譜屬最重也

貢獻

獻藥 是藥有獻不死之藥于荆王者

獻魚 新序楚人有獻魚于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
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

獻鶴 史記齊王使淳于髡獻鶴于楚韓詩外傳作獻
鵠

獻珥 國策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不請

立后昭魚因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
珥所在請立之

燕饗

饗鄰國公子 楚成王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適楚成
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于秦

饗鄰大夫 左傳晉卻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享之子
反相為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臺奏作于下驚而走出
觴諸侯 說苑楚莊王為五汎之臺而觴諸侯昭二年

七國強

楚靈王享昭公于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

賜羣臣酒 楚史榘杌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燭滅
有引婦人之衣者

朝設脯糗 楚語云昔闕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
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
設脯一束糗一筐以享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

賞賜

賜田 宋玉小言賦云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命諸大

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作大言賦卒而宋玉受賞而作
小言賦王曰善賜雲夢田國策云昭王反郢蒙穀不受
遂自棄于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注謂子孫雖有罪不冒
法也 又楚有賞田見左傳

賜地 考烈王元年以王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
地十二縣后十五載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
事急請以為邵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于江東攷
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又襄王封

莊辛淮北之地

諡法 稱號 附

君諡武熊通弑兄蚡冒之文熊通子熊成

商臣所弑穆熊暉子商臣莊商臣子莊共昭子共康昭子康

諡成王穆父代立諡穆王莊商臣子莊共昭子共康昭子康

諡康王昭子康靈昭子靈平昭子平昭昭子昭忠昭子忠

章諡簡章子簡聲章子聲悼章子悼肅章子肅宣章子宣

夫諡威長夫子熊頃襄頃襄熊頃襄子橫攷烈頃襄子橫

熊元諡幽元子悼諡幽哀悼弟簡哀悼弟簡

考烈王王一云名悍諡哀王

無諡文王熊贛子熊羸是為杜敖無諡康王子員

減于秦按楚自熊繹始封至十七世武王而有諡戎翟

之俗積久乃變也按火記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隨謂

隨諸王室尊吾號王室不聽熊通怒曰我自尊耳乃自

立為武王生以為號死以為諡矣左傳商人以宮中圍

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丁未王謚諡之曰靈不暝

曰成乃暝共王疾告大夫曰不殺不德少主社稷生十

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膺受多福是以下

得而忘師于鄙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宏多矣若以大
 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于地惟是春秋寔宥之事所以
 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
 乃許秋共王卒于裳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于裳曰君
 命以共若之何毀也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
 征南海以厲諸夏而知其適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
 夫從之是以知楚國謚法之重也若夫杜敖無謚邾敖
 無謚則不得其解矣右謚法

于 熊繹艾熊黜熊勝熊揚熊渠
熊渠稱王已而復去王稱子 熊

擊紅熊延熊勇熊嚴熊霜熊徇熊考熊儀
是為若敖熊坎為 熊
霄熊眇
是為蚘略云楚自熊繹至蚘冒並稱楚子

王蚘冒弟為武王武王之後文王成王穆王莊王共
 王康王靈王平王昭王惠王簡王聲王悼王肅王宣王
 成王懷王頃襄王致烈王幽王哀王王負芻按熊繹當
 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后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
 以于男之田稱楚子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

朝相代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陽粵至于
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
為句亶父中子紅為郢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及周厲
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及熊通立三年
五年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
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
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
熊通怒曰吾先君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王舉我
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
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蓋周桓三十六年也穀梁傳曰
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謂辟其稱王之號也
教 楚熊儀為若敖熊坎為霄敖或作文王子熊嘉為
杜敖康王子員為郟敖棄疾即位葬子干于訾寔訾敖
杜預曰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余按敖者楚國
尊大之別稱楚尊官有莫敖可推也能响為蚡冒字冒
不可攷

趙牟禮

朝會

大朝 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二十七年五月大朝于東宮見史記

羣臣宗室之禮 惠文王三十四年朝羣臣於陽宮亦未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

大備 悼襄王元年大備正義曰謂行大備之禮也

宗廟

廟見 武靈王十六年五月大朝東宮傳國于何王廟見禮畢出臨朝

養老

三老 武靈王少未能聽政置北閭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

慶賞

置酒脯 惠文王三年主父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起

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脯五日
按漢書音義云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思
詔橫賜得令聚會飲食五日脯布也言天子布息于天
下

貢獻

獻雀 趙叢于邯鄲之民以正月旦獻雀于趙王而綴
以五采

獻鳩 列子邯鄲之人以正月之旦獻鳩于簡子簡子

大悅厚賞之

賞賜

賜田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示之曰不出三日
疾有間居二日半簡子寤童安于以扁鵲言告簡子賜
扁鵲田萬畝

賜衣 烈侯好音欲賜鄭歌者槍石二人田各萬畝相
國公仲連伯與乃進牛畜荀欣徐越三人烈侯悅止歌
者田官三人賜相國衣一襲注單複具為一襲

賜金 肅侯游大陵出于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

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賜大戊午金百鎰

見桓譚論

賜冠帶 國策武靈王立周紹為王子傳又賜周紹胡

賜衣冠其帶黃金師古注其帶帶飾之備也猶其劍

賜璧 虞卿者游說之士躡僑簽說趙孝成王一見賜

黃金百鎰白璧一雙

賜湯沐邑 信陵君傳公子留趙趙王以鄣為公子湯

沐邑

謚法 稱號 附

君謚 烈 趙侯籍趙獻子武烈侯弟敬烈侯子章 成子

種謚 肅 成侯子語 武靈 肅侯子謚 忠文 武靈王子何 孝

成 何子丹謚 悼 哀 丹子偃謚 幽 繆 偃子遺謚 幽繆 工徐

此稱幽繆王者蓋秦滅趙之後人臣竊 遺謚之遺子嘉為代王滅于秦無謚

后謚 武靈王納吳侯之女姓嬴是為孟姚有寵卒謚

惠后 法 右謚

子 史記趙武卒諡為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卒生趙

執立是為簡子簡子卒毋邱立是為襄子又襄子弟曰桓子

侯 襄子卒趙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

侯卒太子章立是為敬侯敬侯子種立是為成侯成侯

子語立是為肅侯

王 肅侯卒子武靈王立按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

獨否曰無其寔敢處其名乎今國人謂已曰君及惠文

王立武靈又自號為主父不知何時稱王也惠文王卒

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成王卒子偃立是為悼襄王悼

襄王卒子遷立是為幽繆王趙武王元年周顯王四十四年

君 見上按靈王能矯五國之非然趙侯爵稱侯可也

今稱君亦無義沈羽云三晉本大夫而為諸侯者故多

稱主君梁王襄諸侯于范臺魯君曰主君之尊儀狄之

酒也見國策韓昭侯三日不朝大夫諫曰主君玩國甚

矣見典論

父武靈王自號主父一曰君二曰父甚奇

下國文

卷六

二十三

五 通鑑豫讓漆身為虜吞炭為啞行乞于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不得近幸胡三省自春秋之時趙宣子謂之宣孟趙文子為之趙孟其後遂襲而呼為趙孟孟長也

追侯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韓趙皆立為諸侯魏文侯二十三年韓景侯六年趙烈侯六年趙烈侯既侯遂追尊獻子為獻侯馬余又按諸書載列國事蹟其稱侯有甚繆者如闕子云趙簡王好獵是趙簡子也班婕妤

咏扇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乃用蕭史事是秦繆公也一統志趙王臺是趙襄子也皆未嘗稱王如楚武文

家望覽云楚武帝家韓昭侯作高門胡廣說云昔韓昭帝作高門皆未嘗稱帝是猶朱象不以天下而水經注有吳天子城山海經有帝丹朱葬處也如楚既僭號而仙鑑有楚莊公則又尊變而卑矣按春秋亦作楚子然子楚爵也春秋不盡借王而書子爵仙鑑稱公無義也

魏屏禮

改元

后元竹書紀年周顯王三十四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
改元稱一年玉海云魏惠王年號云后元

朝會

朝天子 國策魏惠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十八
年拔邯鄲西圍定陽從十二諸侯朝天子

來朝 史記惠王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紀年作十
四年

受經 史記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
不軾也

黃金聘士 孔叢子惠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
為相

昏禮

尚主 魏相公叔高尚主而害吳起見史記如淳曰天
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帝
姊妹曰長公主謂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夫子

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則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
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
楊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瓚王楙或云公
者比于上爵或云主者婦尊稱皆失之劉貢父曰予謂
公主之稱本出秦舊男為公子女為公主古者大夫妻
稱主故以公配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周之
事秦不知用也古之嫁女禮當如周使大夫主之何不
謂之夫主乎然則謂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也謂之公主
者緣公而生耳毛晃曰尚宗也高也貴也飾也加也尊
也娶公主謂之尚言帝王之女尊而尚之不敢言娶也
小荀子曰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
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違天
以婦凌夫違人違夫不祥違人不義

燕饗

觴政 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
曰飲而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嚼公乘不仁舉

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
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為人臣者不易為
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
飲畢以公乘不仁為上客

饗功之禮 未學篇云魏武王即位設饗功之禮以優
士大夫設坐廟廷為三行上功坐前行餽席兼重器上
牢次功坐中行餽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餽席無重器
觴諸侯 國策梁惠王觴諸侯于范臺

觴大夫 淮南子魏文侯觴大夫于曲陽

貢獻

獻晨鳧北犬 韓詩外傳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三
年不往來趙倉唐曰君何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之
久矣未可得使者對曰臣願奉使侯何如太子曰侯嗜
晨鳧好北犬于是遣倉縮緜北犬奉晨鳧獻之侯曰擊
愛我知我所嗜好杜鄴與王音書云昔文侯寤犬鴈之
獻而父子益親

死事之賞 列國紀聞魏文侯舉有功而進賞之有死
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又按魏文侯與田子方
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于君側田子方曰此君之寵子
乎文侯曰非也此其父死于戰此幼子也寡人收之是
又恤死事之孤也

賞賜

賜田 惠王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嬰襄各
十萬惠王曰非公叔何以知三子之功哉又賜公叔田

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見國策

賜衣 說苑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三年使不往來

趙倉唐奉使侯問子之君長大執與寡人倉唐曰君賜
之外府之衣則能勝之文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

諡法 稱號 附

君諡 文 魏侯新諡文 武 斯子擊 惠 擊子營諡惠王紀
侯或作節 年作惠成王是也

襄 諡襄王 林 哀 生昭王而無哀王蓋晚一代耳 昭 哀王
子

王 安釐 昭王子諡 景閔 安釐王子增
安釐王 諡景閔王

無諡

景閔王子假
滅于秦無諡

子

武子悼子魏絳

絳史無明
文无攷

昭子獻子桓子

系本有
襄子史

無記

侯

文侯

二十二年
列為諸侯

武侯惠侯

王

衰王

元年

衰王昭王安釐王景閔王王假按魏衰

王元年周顯王三十五年也

追王

史記魏衰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然後

追尊父惠侯為惠王呂氏曰竹書紀年魏惠王三十六

年改元稱一年王與諸侯會于徐州其後十七年卒所

謂今王者衰王也今史記惠王三十六年卒衰王立十

六年卒并惠衰為五十二年史記誤分惠成王之世為

二王之年數也其曰衰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然

后追尊父惠侯為惠王者即惠王改元一年會諸侯于

徐州也追王之說史記誤右呂索隱曰世本衰王生昭

王而無衰王蓋脫一代耳孔衍叙魏語亦有衰王而紀

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改元為后元一十七年卒史

記分惠王之歷以為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紀事甚明無足疑者然則是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為惠王後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右索隱云據呂氏之說襄王不追王據索隱之說惠王不改元余按經世稽覽圖魏惠王改元后元一年其年即薨子襄王立又按孟子至魏在惠王三十五年其後襄王立孟子尚在魏也若惠王改元後又十七年而卒孟子豈能在魏十八年及襄王之世哉當是惠王改元之年卒襄王元年追為惠王紀年襄王一代又誤于慎靚王二年作魏惠王薨當言襄王薨也今王即襄也或曰孟子曰梁惠曰何也曰從後言之也孟子退而著書之年在襄王追王惠王之後也

韓犀禮

朝會

執珪 孔叢子云韓與魏仇敵之國而韓釐侯執珪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執珪者謂執珪而朝

宗廟

視牲 天中記韓昭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侯
令官吏之官以其豕來也昭侯曰是非嚮者之豕耶官
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
耳也

諡法 附稱

君諡 景韓侯虔烈虔字取諡烈侯系文烈侯子哀侯
子為韓嚴所斃哀侯子若山諡懿侯昭懿侯子諡昭侯
弒諡哀侯索隱曰年表作莊侯昭又作鄭釐侯按

昭侯二十五年作高門屈宜白曰昭侯不出此
門云云凡稱昭侯者三生而稱諡大不可解 宣惠侯
子諡宣 襄宣惠王子倉釐襄王子桓惠釐王子諡安惠
惠王 襄諡襄惠王也 釐諡釐王桓惠王安惠
滅子秦無諡 右證法

子韓武子事晉封于韓原十一世皆稱子

侯 景侯始列為諸侯烈侯文侯哀侯懿侯昭侯

王 昭侯子宣惠王十一年號為王襄王釐王桓惠王

王安按韓宣惠王十一年周顯王四十七年六國表作

十年則顯王四十六年也蓋顯王三十二年秦王三十

五年魏王三十七年韓王燕王四十四年趙王數年之間五王並立矣

也 君 宣惠王十一年君號為王據此十一年已前稱君也

燕羣禮

宗廟

修宗廟 漢略燕昭王三年修其宗廟

修齊廟 白帖燕將樂毅下齊七十城而修齊宗廟

禮賢

築宮 燕昭王為郭隗改作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
鄒衍自齊往刺辛自趙往

擁篲 史記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位
而受業又阮籍奏記云鄒子居泰谷之陰而昭王陪乘

燕饗

駃騠食 鄒陽書蘇秦相燕燕人惡之于王王按劍而
怒食以駃騠漢書音義云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起其

母王重蘇秦雖有讒諂而更膳以珍奇之味

千里馬肝 燕丹子云太子有千里馬軻曰千里馬肝

美太子即進肝

貢獻

獻豕 朔人獻燕王以大豕見符子

獻香 並詳雜徵

賞賜

賜羽衣 詳器服

賜后服 通鑑燕賜樂毅輅車來馬后屬百兩賜樂毅

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

賜公子服 詳上

賜車馬 詳上

諡法附稱號

君諡 康 子封北燕伯 惠 康公九世孫諡惠侯 輅 公

忠 王 釐 諡 釐 年 表 作 釐 侯 閔 公 子 頃 釐 侯 子 哀 頃 侯 子 鄭 哀

子諡鄭侯 索隱曰諡法無鄭鄭是 繆 鄭 侯 子 宣 繆 侯 子 宣 諡 宣 侯



桓公子桓宣侯子諡桓侯襄公子諡桓公燕周曰系家
 諡宣侯桓襄伯生宣公無桓公也又釐侯子諡桓公
 昭宣公子諡昭公戰國武昭公子文桓公子諡文公又
 昭曾子平諡昭王
 獻簡公子諡獻公共悼公子平諡平公簡諡簡公
 簡簡公子諡獻公索隱曰按紀
 年燕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公
 孝公子載
 諡成公
 無諡
 易王子曾無无諡孝王子喜為
 太子丹事滅于秦無諡也
 按續文獻通攷

云燕有南北南燕姑姓北燕即邵公所封也如昭三年
 書北燕伯欵出奔齊莊二十年書執燕仲父注云即南

燕伯而史記乃共一世家豈遷別有據歟又左傳有莊
 公奭之子簡公盈與北燕簡公欵而世家獨有一簡公
 豈即左傳所謂北燕伯欵又有召穆公虎即江漢之詩
 所稱平淮夷者也而世家亦無之獨有繆侯豈穆即繆
 歟余又按周公名旦索隱曰諡文見國語父子君臣同
 時並諡矣互經通義曰周桓王時蔡侯卒諡蔡桓侯有
 德則善諡無德則惡諡故同也攷燕諡法康公九世孫
 諡惠懿公子亦諡惠昭王子亦諡惠惠侯子諡釐閔公

子亦諡釐繆侯子諡宣桓公子亦諡宣宣公子諡桓襄
公子亦諡桓釐侯子亦諡桓宣公子諡昭王噲子亦諡
昭武公子諡文桓公子亦諡文獻公子諡孝武成王子
亦諡孝諡不諱同

侯 召公封于北燕已下九世至惠侯可攷惠侯釐侯
頃侯哀侯鄭侯繆侯宣侯桓侯自桓侯復稱公

公 莊公襄公宣公桓公昭公武公文公懿公惠公悼
公共公平公簡公獻公孝公成公湣公釐公桓公文公

王 易王王噲昭王惠王武成王孝王王喜按燕易王
元年周顯王三十七年也趙岐孟子注云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者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侵地廣大階
號稱王故曰萬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國攷

卷七

奏音樂

鈞天之樂

碧叢大來注云秦繆公夢觀于帝庭得鈞天廣樂而下
其後繆公因作鈞天之樂西京賦云昔者天帝悅秦繆
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帝乃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

明
董說
撰

一
土而剪諸鷄首

昭和鐘

宋秘閣有秦昭和鐘銘云秦公曰丕顛朕皇祖受天命
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隊上帝嚴龔寅天命保大業故
秦毓事繼夏曰余雖小子穆公師秉明德獻敷明刑虔
敬祀祀以多福綏和萬民號夙夕刺刺起起萬生是救
咸畜百辟肩士趨趨文武鎮靜不廷優彼變百邦于秦
執事匪味鐘故曰習邗其音執執雖雖孔煌以昭零孝

享以受毛魯多隆眉壽無疆峻惠在位高引有慶旬百
四方永宝用宜

靈鼉鼓

李斯諫逐客書陛下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

宣和琴

古琴錄秦惠文王有琴一曰宣和二曰閑邪夏侯湛琴
賦云閒邪于五弦兮翼宣和于萬里蓋指此也

閒邪琴

詳見宣和

超屏琴

燕丹子荆軻見秦王將刺之王曰寡人好琴願一曲而就死軻許之因命琴女文馨奏曲曲曰羅縠單衫可製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從其言遂得脫後名其琴曰超屏

盆瓶

戰國策云澠池之會蔣相如請秦王盆瓶李斯上書擊

瓮叩瓶蓋不獨汲水且以為樂矣唐人之擊甌本此

缶

許氏說文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文獻通攷曰古者西戎用缶以其樂李奇曰擊瓮扣缶其秦之聲豈以秦人盡有西戎之地而為此聲故耶又六書篆文載太公室缶銘或云秦之廟器也

箏

李斯諫逐客書曰夫擊甕扣瓶彈箏撫解而歌呼鳴鳴

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田齊音樂

房中之樂

鐘石書齊宣王房中之樂金達石緩絲竹合奏秦漢淫聲之祖也或云金遲石緩謂用金石之音少專尚絲竹也余按遲緩之義非廢金石蓋絲竹密而金石疎

大呂鐘

樂毅報燕王書大呂陳于元英注大呂齊鐘名又齊策

云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簾

和竿

孔融云齊宣王好和竿和竿竿之名也猶秦和鐘也齊記云齊宣王好竿竿者原食百人

齊瑟

選笙賦云齊瑟秦箏歌錄有齊瑟行又蘇秦曰臨菑之民無不吹竿鼓瑟擊箏彈琴

楚音樂

瀟湘洞庭之樂

拾遺記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
 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于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
 才賦詩于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忘老雖
 咸池簫韶不能比焉每四季之節楚王常繞山以遊宴
 牽四仲之氣以為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風流水
 之詩醜于山南仲夏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又
 陽音舊傳曰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
 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復楚之俗使楚

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闢與始而曰
 下里巴人中國唱而和之者數萬人中而曰陽阿採菱
 國中唱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
 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
 曲彌高而和彌寡琴操云一日烈女引楚樊妃作又楚
 齊梁子出遊九華之澤覽漸水之臺張張置罟于荆山
 臨曲池而漁而疾風實暴雷雨冥天火四起霹靂下臻
 元鶴翔其前元虎吟其後乃接琴而歌作雲霓引人楚
 昭王得和璧使大夫明光常背楚用趙令使奉璧何能述
 無反遺乃譚于王明光常背楚用趙令使奉璧何能述
 功德及明光遠怒之明
 光乃作歌曰楚光明

地室金奏

左傳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

而驟焉御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

巫音

呂氏春秋宋之衰也作為十鐘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事神其女妓之流乎

楚些

丹鉛錄齊歌曰謳吳歌曰飲楚歌曰些巴歌曰權又梁元帝纂要云楚歌曰艷宋王招魂皆以此字為尾

躬舞

楚靈王信巫祝之道躬執羽紘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而靈王鼓舞自若見桓譚新論

萬

左傳公子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為館于其宮之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九龍之鐘

淮南子云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鐘許慎云楚為九龍之
簾以懸鐘也賈子云子胥入郢毀十有之鐘其說不同
不可攷

楚鐘 楚宮鐘

趙氏金石錄楚鐘藏方城范氏銘云惟王五十六祀楚
王下有字鐘按楚惟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此鐘為惠王
作無疑也方是時王室衰弱六國爭疆楚尤強大遂下
用周之正朔又金石錄載楚公鐘銘云楚公自作余按

楚爵子偕稱王未嘗稱公楚公鐘者當是宰邑大夫所
造如葉公之類是也

方磬

桓譚新論云滿湘之樂方磬為帝

繞梁琴

古琴流宋華元獻楚王以繞梁之琴鼓之其聲嫋嫋繞
于梁間循環不已楚王樂之七日不聽朝樊姬進曰君
淫于樂矣昔桀好妹喜之瑟而亡其身紂好靡靡之音

而喪其國今君統梁是樂七日弗朝君樂亡身喪國乎
于是以鐵如意撻琴而破之

青翻琴

古琴錄楚王子無虧有琴曰青翻後質于秦不得歸因
撫琴歌曰洞庭兮木秋泠陽兮草衰去十里之家國作
咸陽之布衣

秋陽琴

襄陽君古器錄統梁秋陽皆古楚琴

楚笙

闕子去楚笙冠中國又列子云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
見荆王衣錦吹笙必楚俗好笙也

警鼓

詳見兵制文獻通典云昔楚厲王有警鼓與百姓為戒
既而飲酒太過而擊民大警使人止之居數月警而擊
之民莫有起者卽倫曰楚厲王以軍鼓為酒鼓可謂清
樂矣

趙音樂

肆夏四夏

禮郊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按此趙潛
禮樂之始

廣舞

劉歆云趙襄主殺代王于廣舞之中按呂氏春秋簡子
死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下屋之山以
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衰服襄子上于夏屋以望代

俗其樂甚美于是襄王曰先君必以此教也乃以其女
弟妻代君襄子遂謁而請觴之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
百人先具大金斗代王至酒酣反斗而擊之盡殺其從
者因迎其妻其妻聞之遂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
磨笄之山歆言廣舞即此史記無舞者之文

靈文箏

陸機云趙惠文王有箏曰靈文

趙瑟

史記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使趙王鼓瑟郭恕碑云
屏趙瑟絕秦缶潘岳西征賦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
接刃

鹿

碧巖大乘注云匏音之妙楚聲趙鹿鹿者笙之類余按
金石錄古奈器有鹿器為鹿形從此起趙之樂器或此
義也

趙烈侯之石

鐘石書云有石如磬形銘云趙烈侯之石蓋六國時趙
烈侯樂器尚書擊石拊石皆指磬也余按趙世家趙烈
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
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捨石二人
吾賜之田人萬畝

魏音樂

金石之樂

國語晉悼公十二年伐鄭軍于蕭魚鄭賂以女樂二八

歌鐘二四定鑄大磬悼公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正諸華于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无不得志請与子共樂之魏絳辞不得乃受魏于是有金石之樂也

魏樂書

方樂書云六國時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献其書乃周官太宗伯大司樂之章也

惠侯琴

天山錄任襄掘地得古物木質金采銘曰魏下又有銘字差細曰惠侯琴蓋戰國梁惠王之琴也按史記淳于髡見梁惠王并左右見之終無言王尚之髡曰王志在音知惠王淫于齊樂矣然惠侯是謚或其子孫追銘之也

縣琴

陳暘樂書晉師經以琴撞文侯文侯曰卿何鮮礼之甚也經對曰臣撞染紂非撞陛下也文侯聽之乃懸琴于

門為終身之戒

槌鑿

劉勰新論云魏文侯好槌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漢書
禮樂志云六國魏文侯最為好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
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
不見納自此禮樂喪矣

燕音樂

縈塵集羽之舞

拾遺記云燕昭王三年廣延國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
媚一名提謨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
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于鸞翔而
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女伶已清響流韻雖飄
梁勳木未足加也其舞一名縈塵言其禮輕與塵相亂
次日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句曰旋懷言其
支體纏曼若入懷袖也

宗廟之樂 筑

刺客傳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既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淮南子云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謔于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許慎注筑曲十二弦

七國攷卷七



七國攷

卷八

秦器服

傳車

秦昭王使以傳車召范雎見史記

翠鳳旗

李斯諫逐客書云陛下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

七國攷

卷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董說撰



龍文鼎

史記秦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
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絕膺而死

智囊鼎

秦丞相樗里子作一鼎文曰智囊古文大篆書見鼎錄
定蜀鼎

張儀伐蜀鑄一鼎高三尺文曰定蜀大篆書見鼎錄
秦公敦

廣川書跋云商人堦中得敦銘曰秦公敦其制蓋也

御璽

通鑑秦王下吏治毒毒懼矯王御璽發兵攻斬年宮

相印

史記秦王收穰侯之印注印相印也又應侯歸相印劉
向別錄云秦惠文王置相印虎鈕白趾按白趾不可攷
有司印

事物紀原云事物始曰州縣之印始于春秋按商鞅書

定分篇曰法令之長即以封右券以法令之長有印以封印則有司之賜印自秦孝公變法始耳

玉符

通鑑呂不韋為異人說華陽夫夫人承間言於太子太子許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嗣

屏風

燕丹子云荆軻把秦王王乞聽琴聲而死呂姬人鼓琴琴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按此秦

殿上屏風蓋斧衣之遺制也

帶劍

史記秦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正義曰春秋官吏各得帶劍劍有二一佩劍所謂衣冠帶劍是也一兵劍持以相格殺者也秦別紀作簡公七年百姓初帶劍

黼黻之服

史記秦獻公敗三晉之師於石門斬首六萬王賜以黼黻之服孔穎達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羅縠衣

詳見屏風據燕丹于秦王衣羅縠單衣坐殿上矣余不能無疑

降服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注云降服素服也

武幘

物原云秦孝公作武幘後漢書輿服志云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頰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頰者弁此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戰國文武并用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為降袖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頰題炙韞子云上古被髮服皮三代即有衣冠皆列品命無敢惑黜首之服以三尺阜絹表髮名折上巾說略云儀禮士冠庶人巾則古者以上有冠無巾隋唯庶人戴

之秦謂民為黔首青絲山人路史云抹額是大高所制

旄頭

述異傳云旄頭飾騎秦文公作使之先驅按晉武帝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有奇怪觸木截水無不崩潰惟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

象牙釵

中華古今注釵古筭之遺制也至秦穆公以象牙為之

連環

春秋后語秦始皇聞齊王后賢嘗使遺之連環曰齊人多知能解此乎后以羣臣莫能解乃引推破之謝秦使曰謹已解矣以報始皇壯其志益不敢謀齊

田齊器服

文車

國策齊王遣太傅齋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

相印

史記駒忘子見三月而受相印衛宏曰秦以前氏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人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七雄之時璽始稱曰印余按楚尚有相璽

鹵器

史記湣王二十九年燕將樂毅遂入臨菑盡取齊之寶藏器及淖齒殺湣王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往鹵器宗廟器也又樂毅報燕王書齊器設於寧臺

寶盤

博古圖云楚姬匣盤高四尺五寸深一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三分耳高二寸二分闊二寸八分容一斗重十七斤有半三足銘十有七字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先是得楚姬匣齊侯作楚姬寶匣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室之末諸侯自王久矣銘其器以侯稱之尚知止乎禮義彝器法度所自出故其銘如此洪齋洪氏隨筆曰夫齊

楚之為國各數百十年豈必當湣王時從親乎且湣王在齊侯王中最高為驕暴嘗為東帝豈有自稱侯之理

服劍

詳見文車服劍者王所自佩劍也

側注冠

通典云齊君冠曰側注冠形如通天冠頂不斜却直豎鐵為卷梁高九寸無山裛簷一名高山冠其曰側注冠者冠體側立而曲注故名秦滅齊以賜近臣中外謁者

僕射行人使者等所服

黃金帶

國策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

楚器服

楚車

桓譚論云莊王為車銳上牙下號曰楚車又陸子云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里而行欲

今天下人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

安車

孔叢子云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又見家語又楚車象車見楚兵制

王輿

左傳云昭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又楚莊王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

筭路

左傳析父曰晉我先王熊繹僻在荆山筭路藍縷以處草莽杜注云筭路柴車也

青翰舟

說苑云楚鄧君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鷁

舠船

屈原九章乘舠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注舠船船有窗牖者或曰小船也蓋楚效吳人所為之權

王旌

左傳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芊尹無宇斷之曰
一國兩君其誰堪之杜預曰柎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
楚僭號故有王旌也

九龍鼎

春秋后語云吳入楚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鼎按楚又
有九龍
之鍾見
音樂攷

銅盤

平原君傳毛遂從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毛遂謂楚王
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
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
索隱曰銅盤若周禮所用珠盤也

楚王盞彝

周器款識錄有楚王盞彝又有楚公彝按楚初稱子后
僭稱王無楚公之稱

相璽

國策楚置相璽玉海云古有璽說者以秦制乘輿六璽以為秦始者非老子云為之符璽莊子云焚符破璽春秋運斗樞云黃帝得在圖中有璽章文曰天黃符璽是古有璽也漢田儀云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沈羽云六國制傳信書今世所傳六國璽可攷

將軍節

呂氏春秋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留三年而不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乃往見楚王王悅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而得見說略云龍節虎節玉節之類乃后世虎符之屬但可合符者皆謂之節不必盡若旌幢也

印綬

吳越春秋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慚因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遇奢為國相封二子為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

遠三百餘里奢久因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
漢宮儀云綬者有所承受也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

玉屏風

蕭子顯齊書曰襄陽有盜發古塚者傳云是楚王塚獲
玉履玉屏風玉屏風甚奇矣按西京雜記云漢朝以玉
為虎子以為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玉虎子尤可
怪

玉鏡

齊春秋云襄陽人發古塚有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
識王僧虔善識字體而不能解襄陽古冢即蕭子顯齊
書所稱襄陽楚王塚也

象牀

國策孟嘗君至楚獻象牀按世本云紂為玉牀

鐵如意

古琴疏楚王樂繞梁之琴七日不聽朝樊妃進諫於是
以鐵如意槌琴而破之

金諸侯

賈子云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君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駢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間之以為不宜故興師而伐之

玉劍

詳見翠衣

長鉞

詳見切雲冠王逸楚辭注云長鉞劍名也其所握長劍楚人名曰長鉞也漢書注云楚長劍有長丈者

翠衣

說苑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編鳥立乎流水之上

翠被

左傳楚子田於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因學紀聞云楚之興也華路藍縷其衰也翠被

豹為國家之興衰視其餘侈而已

絳衣

墨子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

博袍

詳見絳衣

楚服

史記呂不韋為秦異人說於秦及異人至秦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

曰楚

復陶

詳見豹鳥注秦所遺羽衣也

長冠

杜氏通典云長冠漢高帝採楚制長冠形如板以竹為裏亦名齋冠後以竹皮為之高七寸廣三寸後人謂之

鵠尾冠也

遠遊冠

大典遠遊冠秦採楚制楚莊王通梁組纓似通天冠而無山述有吳筓橫之於前

獬豸冠

通典解豸冠秦滅楚獲其冠賜御史以纚為展筓鐵為柱卷取其不曲撓也執法者服之謂之獬豸冠者獬豸神羊一角能別曲直楚王獲之以為冠異物志曰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直見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淮南子云楚文王好服獬豸冠楚國

效之

雉冠

淮南子云楚莊王好雉冠國效之也許慎注今力士冠雉胡瓦切又淮南子云楚莊王服雉冠冠也注楚冠也又左傳云南

皮冠

詳見翠被

切雲冠

奏

楚辭帶長鈇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注切雲當時高冠之名薛孝緒曰楚切雲之冠者士冠也

瓊弁 玉纓

左傳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杜預曰弁以鹿子皮為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

玉屐

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家得宮人玉屐一作玉履又

誼書云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履決夫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左右問曰何惜此一跨履乎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跨履哉惡與偕出弗與俱反也目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珠履

春申君客三千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見史記

豹舄

詳見翠被

縞舄

詳見翠衣

綠佩

慎倫先物畧云古有楚之綠佩文理光美絲綸直平此古佩之上質按後漢書輿服志云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徐廣曰韍如巾蔽膝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于是解去紱佩留其係璲以為章表故詩曰韜韜佩璲此之謂也又桓寬鹽鐵論云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

珩注提舉也珩佩上玉也所以節行止也

趙器服

鞶

史記趙孝成王元年太后曰老婦恃鞶而行

相國印

趙惠文王以相印授樂毅詳見職官攷又史記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

金璽

韓子梁車為鄴令其妙往見之暮而后至閉門因踰郭而入梁車刳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璽而逐之

珠玉刀劍室

史記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上舍趙使歆夸春申君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

銅料

史記趙襄子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穿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吕氏春秋作金斗

智伯頭

春秋后語云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大敗智伯軍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古今錄云趙漆智伯頭為飲器其後趙人制飲器大者名曰智伯頭裴氏云飲器裨榼也晉灼云飲器虎子也余按吕氏春秋云斷其頭以為觴則虎子說非也

貂服

竹書紀年慎靚王十三年邯鄲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史

皆貂服余按趙武靈王易服騎射詳見兵制即此事也貂沙
漠所產掌時無肯服者後世極貴重之寶始於周末云

羖羊裘

說苑趙簡子敝車瘦馬衣羖羊之裘其辛曰車新則安
馬肥則疾狐裘則溫君宜改之

術士冠

后漢輿服志云術士冠前圓吳制差池邈迤四重趙武
靈王好服之

惠文冠

通典云惠文冠者趙武靈王改古制以金璫飾首前插
貂尾為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應劭漢官儀云
說者以金取堅剛百煉不耗蟬居高飲下潔口在腋下
貂內勁捍而外溫潤此因物生義也古今注云貂蟬冠
漢制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煥外柔而易內剛而勁蟬
取其清虛而識時變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
示人清虛自牧職時而動應劭云惠文冠者北士多寒

因以貂皮溫額後代因之曰惠文惠者總也冠文細如
蟬翼故名惠文其說非是按武靈王死惠文立惠文者
如曰趙王冠也不言武靈易創而難守也

鶡冠

后漢輿服志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鞋以青系為緄
加雙鶡尾豎左右為鶡冠云鶡者勇雉也其鬪對一死
乃止故武靈王以表武士注云莊子云纓胡之纓武士
之服是也徐廣曰鶡似黑雉出于上靈傳元賦注曰羽

騎騎者戴鶡

爪牙帽子

中華古今注云搭耳帽之制本以韋為之以羔毛絡縫
趙武靈王更以綾絹皂色為之始竝立其名爪牙帽子
蓋軍戎之服也

皂靴

典略云三代以前人皆跣足三代以後始服木屐伊尹
以草為之名曰履秦世亦用絲草靴本趙武靈王武靈

王易初服令有司衣袍者宜皂靴頭錄云靴始起于趙武靈王好服短鞞鞞黃皮為之漸以長鞞靴軍戎通服之皂靴之制自武靈王始也學齋佔俾云古有履無靴趙武靈王乃變履為靴徽宗世嘗變靴為履高宗世又變履為鞋

方履

孔叢子云孔穿履方履見平原君

貝帶

淮南子云趙武靈王貝帶鷓冠而朝國策王乃賜周紹衣服帶具帶注具帶即貝帶以具飾帶也

璠瑁簪

詳見珠玉刀劍室

魏器服

夏車

國策或為六國說秦王曰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夏車者夏篆也篆其車而五采畫也

七星旗

春秋后語云魏惠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十八年拔邯鄲西圍定陽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衛鞅謂魏王曰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官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諸侯伐魏覆其十萬之軍亦見同策七星之旗者帝旗也春秋緯云天子法斗諸侯應宿後漢輿服志曰戰國削滅禮籍脩奇麗

之服飾其輿馬文罽玉纓象鑿金鞍以相誇

九旂

詳見七星旗九旂者九旒之旗也

端冕

陳氏禮書武王端冕以奉丹書則天子齋而端冕信矣諸侯昏禮元冕齋戒魏文侯端冕聽右樂則昏以元冕攝盛也魏文侯之端冕非攝盛則僭也

彤弓 土矢

劉氏國語云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使魏趙韓為諸侯
命魏曰王曰斯汝為諸侯世世夫輔余周室汝母不恪
共汝職余有先王之命余亦有車馬彤弓玉矢用錫汝
功業母使余謂諸侯其大庇其子子孫孫無效於我周
室母好凶兵惡吉德婢好與惡失度母使百姓謂我不
性不情母使慈惠不下暨仁德不上先朱純一白珍一

筭弓三 即彤也 東矢五十 即玉也 以命文侯

朱純 白珍

詳見彤弓玉矢其後文侯生擊立為太子授以白珍謂
之授命見孟子注蓋魏以白珍傳國矣

- 石牀 石屏風 玉唾壺 銅帳鉤 銅劍 鐵
- 鏡 石枕

並詳魏喪制皆魏殉墓之物也

犀簋

曹植逸文云樂羊反于魏謗書盈於犀簋按春秋后語
魏文侯命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

文侯示謗書一篋

丞相璽

史記薄代曰太子自相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務以國事魏欲得丞相璽

上將軍印

信陵君傳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

令璽

韓非子外儲云西門豹為鄴令左右惡之居期年上計

君收其璽按六書精蘊云璽印章也從爾從土古之制字者取命爾守土為意其在臣也曰君命我矣何為代君養民也其在君也曰天命我矣何為代天養民也秦制惟天子用璽后之人因改從玉

虎符

詳兵制

韓器服

玉璽

通鑑秦始皇十四年韓王納地効重請為藩臣使韓非
來聘

相印

蘇秦傳蘇秦佩六國相印是韓亦有相印也蔡邕釋誨
云連衡者六印磊磊

燕器服

輅車

通鑑燕昭王賜樂毅輅車乘馬后屬百兩燕苑卮言云

凡三代兩漢皆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用十車元魏君臣
有乘馬及牛車者唐雖人主妃后非乘馬即步輦自郊
祀之外不乘車也

燕鼎

樂毅報燕王書故鼎反乎磨室索隱曰燕鼎前輸于齊
今及入於磨室

召父羹

博古圖周召父羹銘云召父作乃口室羹

召公尊

博古圖周召公尊蓋高六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長四寸五分濶三寸八分腹徑長五寸四分濶四寸二分容七升七合共重二斤有半蓋器銘云王大召公族于唐辰旅王錫中馬自貫侯四駝南宮王曰用先中勳王休用作父寶尊鼎此周王褒大召公之族於其廟之器也又旅陳其王所錫之馬駝駝衆多也錫馬蕃庶駝於南宮南宮亦廟也此所謂褒大之也乙者父之名

王褒大於廟為其父作此室器乃周家召公子孫之酒彝也

瑤壘玉擯聳耳

左傳昭公六年齊侯伐燕將約簡公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於統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哲曰受服而退侯嚮而動可也二月庚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壘玉擯聳耳不克而還注云擯匾也聳爵類有耳皆玉為之

玉盤

燕丹子云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軻曰好手琴者即進之軻曰但恐其手太子即斷其手盛以玉盤奉之

印綬

史記王噲收印綬自三百石以上而效之子之按后漢書輿服志曰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生始有印綬以檢姦萌周禮掌節有璽節鄭氏注云今之印章也綬組綬古者佩玉以綬貫之漢承秦制乘輿璽綬諸王以下印

以金銀銅為差綬以赤紫青黑黃為差印信也刻文合信也綬受也轉相授受也三百石吏銅印墨綬或黃綬王制諸侯大國之卿食祿以田計之為三十二夫之入萬石至於斗石食左吏凡十六等三百石吏等寸等奉

月四十斛

丹綉華帷

拾遺記云燕昭王三年廣延國獻善舞者二人王處以丹綉華帷

麟文席

拾遺記云燕昭王設麟文之席麟文者錯雜宝飾席為雲霞麟鳳之狀

后服

通鑑燕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

公子服

詳后服

羽衣

拾遺記云燕昭王徹色減味居乎正寢賜甘需羽衣一襲表其墟為明真里也



七國攷

七國攷卷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國攷

卷九

秦雜祀

西時

史記秦襄公以兵定周周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通諸侯聘享之禮乃用騶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封禪書云其牲用騶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年表云立西時

明董說撰



祠白帝索隱曰襄公始列為諸侯自以居西時西時縣
名故作西時時止也漢書郊祀志曰秦襄自以為主
昊之神作西時雜祀喪制亦禮也不附羣禮各為一卷
蓋淫祠厚莖戰國無度非禮之禮攷古
者慎焉宗廟而
外並從雜祀

廊時

史記秦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
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後卒獲
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十年初為廊時封

禪書曰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止于廊衍史淳曰

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于是作廊時用三牲郊祭白帝

焉按秦紀祠廊時用三年又秦德公元年以犧三百年

祠廊時德公文公之子也初居雍大鄭宮以犧三百年

祠廊時卜居雍后子孫飲馬于河漢書郊祀志曰文公

夢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廊衍文公問於史淳淳曰

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廊時用三牲郊祭白帝

焉

密時

秦宣公四年作密時見史記漢書注云雍有五時太昊
 黃帝以下祠三百二所緯畧云密時者宣公作在渭南
 祭青帝不在雍也括地志云漢有五時在岐州雍縣南
 則廊時吳陽上時下時密時北時秦文公作廊郊祭白
 帝曰廊時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秦靈公作
 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亦祠黃帝漢高帝曰天有五
 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五遂立黑帝曰北時也

上時 下時

秦靈公作吳陽上時下時詳見括地注封禪書云作上
 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

畦時

陝西志畦時在櫟陽縣東北三十里秦獻公時櫟陽雨
 金自以得金瑞故作畦時祀白帝畦時者言其時如畦
 畛也

武時 好時

雍錄云武時好時在雍縣旁之吳陽此二時者不知何世所造參求其地即秦靈帝所立上時下時吳陽也靈公既立上下兩時又立武時好時又云秦西時鄜時上時下時漢北時為五時五時之外又別有四時為密時畦時武時好時括地志又以密時鄜時上時下時北時為五時其說相牴牾也余按封禪書云自秦文公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據此武好二時舊在雍地非始于靈公益二時久廢自靈公祠之也

郊

史記秦昭襄王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于雍滅周之明年也周禮大伯宗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禮記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于其質也於郊故謂之郊又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

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陳室祠

秦紀秦文公十九年得陳室漢書郊祀志云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來若雉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牢祠之號曰陳室臣瓚云陳倉縣有室夫人祠歲與葉君神會也封禪書云其神或歲不至或歲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括地志云室雞神在岐州陳倉縣東二十里故陳倉城中又按神僧傳載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由余識為佛神事頗詭特儒者所不道

怒特祠

五行傳秦蔡立怒特祠祠以白犬元羊史記文公二十七年代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曰今五都故道有怒特祠錄異傳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代之輒有大風兩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

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不出故置髦頭

伏祠 狗禦蠱

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徐廣曰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也胡廣曰秦有伏祭自德公始蓋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歷忌說曰伏

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正義曰蠱者熱毒惡氣為傷害人故磔狗以禦之左傳云四蟲為蠱漢書解詁曰狗陽畜也以狗祭社以辟不祥風俗通曰俗說狗別賓客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令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辟除不祥取法于此顧氏說畧云六月上伏秦始皇所置又云秦穆公始為伏皆誤也

鳳女祠

列仙傳秦穆公時蕭尺夫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為作鳳女祠于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

臘祠

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正義曰十二月臘日也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為之故云初臘獵禽獸以歲終祭先祖因立此日也漢名臣奏曰秦惠文王初立臘祠冬祭祖致風俗通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蜡漢曰臘漢

書解詁曰周日大蜡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也又左傳晉侯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故疑左傳戰國人書也

蜀水三祀

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為天彭門乃至湍及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髣髴若見神遂從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漬

久湫 巫咸 亞馳

金石古文載秦詛楚文文凡三日久湫曰巫咸曰亞馳
亞馳讀作呼池其石皆出宋世說者謂初得巫咸文於鳳翔次
得久湫文於渭又次得亞馳文于洛其詞則一唯告於
神者隨號而異其久湫文曰又通作秦嗣王敢用吉玉
瑄璧使其宗祝邵馨而恣告於不顯大沈久湫以底楚
王熊相之多罪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實戮力同心
兩邦若一絆以婚姻祗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

利親仰大成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庸讀作庸回無道

淫泆眈亂宣侈競縱變渝盟刺內之則暴虐不幸戮剔
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冥室擗棺之中外之
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烈威神
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
我社稷戕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
卹祠圭玉犧牲逮取我邊城新鄭及郟音長親我不敢
曰可令人急與其衆張於億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

逼我邊境將欲復其眚音迹惟是秦邦之羸眾敵賦輸
鞠棧興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
大沉久湫之威靈德賜克削楚師且後復略我邊城敢
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按
方氏跋詛楚文以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亦謂當
惠文王之世 按秦在戰國最多鬼祀史記六國表曰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
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

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
后仁義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法言曰節莫
差于僭僭莫差于祭祭莫重于地地莫重于天則襄文
宣靈其兆也昔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文宣靈宗
興廊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

楚雜祀

望祭羣神

左傳楚共王無冢適有羗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

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立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乃與巴姬埋璧于大室之庭名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整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惟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祭上帝

桓譚新論楚靈王信巫祝之道躬執羽綬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敢赴救而吳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妃以下

祭岡山

左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蔡太子也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注用太子者楚殺之為牲以祭岡山之神

歷山祠

越絕書無錫歷山春申時歲祠以牛立無錫塘去吳百二十里

東皇太一祠

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按太一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淮南子云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也楚辭注云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荆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惑之故頗為更定其詞去其太甚岳陽風土記曰荆湖民俗歲時會集或禱祠多擊鼓令男女踏歌謂之歌場疾病不事醫藥惟灼龜打瓦或以雞子占卜求祟所在使俚巫治之皆古楚俗也

雲中君祠

雲中君祠見屈原九歌謂雲神也哥曰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楚人

名巫為靈子若曰神之子也言使言使靈巫先浴蘭湯
沐香芷衣采衣如草木之英以自潔也

湘君祠 湘夫人祠

九歌有湘君湘夫人皆楚祠也

大司命祠 少司命祠

九歌有大司命祠少司命祠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
中司命星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曰
司命故有兩司命也

沈馬祠

陸璣要覽楚懷王於國東偏起沈馬祠歲沈白馬名饗
楚邦河神欲崇祭祀拒秦師卒破其國天不祐之漢成
帝時谷永距絕方士疏云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
獲福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

趙雜祀

霍泰山祀

史記趙襄子立智伯與韓魏分范中行故地智伯蓋驕

請地于趙趙不與智伯遂率韓魏攻趙襄子懼乃奔保
晉陽原過後從後至于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
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母
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
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
女反滅智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
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龙面而鳥喙鬚髮髭頰大膺大胃
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

東君祠

楚辭注東君祠者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
東君歌曰緹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簫鳴鼈兮吹竽思靈
保兮賢姱翔飛兮翠曾良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
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搃余弧
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注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
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

河伯祠

見九歌河伯者舊說以為馮夷其言荒誕不可稽攷大率為黃河之神耳按楚昭王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于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西飛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于楚王然可移于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于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辜也止不許

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襄子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使張孟談潛行反智伯之約私于韓魏與合謀三月丙戌遂滅智氏祠三神于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祀括地志云三神祠今名原過祠在霍山側也按趙與秦同姓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孫女修織元鳥履卯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與禹平土已成帝錫元圭禹受曰非予能

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旂爾
后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伊舜調馴
鳥獸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
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元孫曰費昌子孫或在
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世去夏為湯御敗桀於
鳴條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大戊聞之遂
使御大戊以下中衍之後世有功殷國故嬴多顯遂為
諸侯其元孫曰中湑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

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事殷周武王之伐紂也
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取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
太山而報得石掇銘曰帝令處人不與殷亂賜爾石棺
以華氏死遂葬于霍太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
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為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
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繆王得驥驪騊駼耳之
駟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
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由此為趙氏中衍

鳥身人言蜚廉石棺天賜跡近鬼神不經聞見是故秦
趙二國最重祭祀其所繇來者久也

公孫杵臼程嬰祠

史記晉屠岸賈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
齊皆滅其俗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
曰公孫杵臼友程嬰二人謀立孤杵臼死之程嬰卒立
趙武亦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
世勿絕正義曰今河東趙氏祠先人猶別舒一座祭二

士矣

魏祭祀

郊

魏惠王有拜郊堂詳官室

七主之祭

孟子說文梁襄王借天王之號立七主之祭修英雄之
聲號伯中國梁立七主不見他書按封禪書始皇有八
神之祭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陰主五曰

七國

陽主六日月主七曰日主八曰四時主梁之七主或亦
取乎此也

七國攷卷九



七國攷

卷十

秦喪制

殉葬

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繆公
 三十九年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與
 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

卷十

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董說撰



為作黃鳥之詩詩曰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
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桑誰從
穆公子車從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
於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
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應幼
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此共樂死共我哀于
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

也至獻公元年止從死是武公已下十八君皆從死也
又按國策昭襄王時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
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醜為殉據此昭襄之世尚有殉
葬不知獻公止從死之後又起于何代也皇覽塚墓記
云秦始皇塚在驪山之右塚中以水銀為百川金銀為
鳧鴈機相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久
不滅其葬時后宫無子者皆殉從死者甚衆

以書葬

皇覽云呂不韋好經書多以葬漢明帝朝公卿大夫諸
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臣聞秦昭
王與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
腸題湊處地高燥不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焚詩
書

合葬

史記正義云昭襄王卒以孝文王母呂太后與昭襄王
合葬

太子歸葬

史記秦昭王二年太子質于魏者死歸葬芷陽

壽陵

史記昭襄王卒葬壽陵

黃腸題湊

詳見以書葬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
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

墓植柏

博物云秦穆公時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為蝮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東南枝插其首由是墓皆植栢墓植栢自秦始也

遣弔

左傳晉獻公之喪秦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

諸侯來弔祠

史記昭襄王卒韓王哀經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

田齊喪制

殉葬

劉向云昔齊威王卒從死七十二人按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淄南二十一里牛山上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得金

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

人骨狼藉據此自先齊已殉葬矣

史記齊宣王卒潘王即位蘇秦說潘王厚

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敬齊而為燕亡畧云齊潘王厚死人

按檀弓云陳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

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又陳乾昔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遵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左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注始殉用人從從葬也又晉景公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乃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為殉又邾子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注欲藏中之潔故先內車及殉別為便房善其遺命顧愷之啟蒙注云魏時人有開周王家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古之殉葬者多矣

銅椁

從征記曰齊襄王墓在汝水西墓西有僖公墓續從征記曰太公塚在堯山北五里平地為坂高十丈曾發之者得一銅椁金玉甚多尚父五世葬周此實田和塚也和遷齊居于海上而別為諸侯亦稱太公也山東志曰

四王墓在臨淄縣南十五里鼎足山齊記補遺曰山

基圓頂東西直列齊威宣湣襄四王墓 按蘇志志虎邱山下有吳王闔

閭塚銅椁三周水銀為池金銀為地古之厚葬蓋有銅棺椁也

出吊

孟子為卿于齊出吊于滕白虎通曰遣大夫吊辭曰皇天降災子獨遭離之嗚呼哀哉皇覽逸禮曰君使大夫吊于國君禮錫衰衰裳弁經有經下馬大夫為介亦如之士介者將命者總麻裳弁經異姪葛同姓麻

楚喪志

殉葬

史記楚靈王徬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行遇其故銷人謂曰為我求食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鑿王從王者罪及三族因枕其股而卧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饑弗起芋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王再犯王命王弗誅息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饑于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送死并葬之是

楚有殉葬之人也又國策云楚宣王時江乙說於安陵君曰今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遇舉以色不然見君者何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弛是以嬖色不蔽席寵臣不蔽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柰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此又一証

以書葬

蕭子顯齊書襄陽有盜發古塚相傳是楚武王家獲竹簡書青絲編簡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照書後人又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云是科斗書攷工記周官所闕一統志云楚昭王塚在習池北南齊建元中盜發書古書竹簡素絲編簡後沈約亦得數簡以示

劉繪繪云周禮逸篇又按玉海云六安縣都波中有大冢民傳言曰公琴即臯陶冢楚人謂琴為琴也又有葛陂城東北有楚武王家民謂之楚琴城楚人又謂冢為瑟矣名號大奇附記于此

銅鼎銘墓

皇覽云漢永平中葛陂城北祝里社下于土中得銅鼎而銘曰楚元武王墓蓋楚以鼎銘墓也按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含珠口實鱗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晉靈公塚得玉蟾除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宋謝惠連祭古冢文曰東府掘塹一丈得古冢上無封域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寸許

初開見悉為人形以物振撥之應手灰滅水中有甘蔗節及核李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世代不可知也酉陽雜俎載齊景公墓在日邱縣近北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鵝鵝迴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人輒墮死遂不敢入墨莊漫錄載政和間朝廷求詢三代鼎彝器程唐以為陝西提點茶馬李朝孺為陝西轉運人于鳳翔府破商比千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又得玉

片四十三枚其長三寸許上圓而銳下潤而方厚半指
玉色明瑩此皆以物葬殉之絕異者也

歸喪

楚世家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于楚人皆
憐之如悲親戚

赴

史記邾敖既死公子圍使使赴于鄭伍舉問曰誰為後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伍

舉更赴辭重從禮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

趙喪制

會葬

史記肅侯二十四年卒秦楚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
葬

壽陵

史記肅侯十五年起壽陵國語管仲曰定民之居成民
之事陵為之終是民之墓亦稱陵也周顯王三十四年

七國

趙起壽陵秦惠文始以墓稱陵而民不得稱

水冢

隋圖經云歷陵縣西十里趙簡子冢石虎令人發之初得炭深一丈得連木木厚高八尺得流泉水水色青冷非常以牛皮為囊作絞車以汲之一月而水無極乃止

築城繞之氣成樓閣

赴

主父死乃發喪赴諸侯見趙世家

魏喪制

以書葬

束皙傳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云安釐王冢得竹簡書數車其中與經傳大異者夏年多殷益子成位成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共伯和者攝天子事事非二相共和也初發冢者燒策照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策據此魏以書葬也餘冬序錄云汲縣發古冢人姓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字呼作彪其名準一統志云又云漢初有人發魏襄
王家得竹簡書十餘萬言胡應麟曰武帝紀咸寧五年
汲郡人發魏襄王家非太康二年襄王即孟子所謂不
似人君者而家中獨竹書數十車古器一二他服玩珍
怪無聞焉即世傳三書無論如大易繫辭或燼于秦大
而出于家中則襄王竹簡豈不與孔壁同功哉當戰國
紛爭雅尚如襄王誠未易者

裸葬

西京雜記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床廣
六尺長一丈屏風昧下悉是雲母床上兩屍一男一女
皆年二十許東首裸卧無衣余據此魏有裸葬之俗宜
也按張華博物志云楚之南有交人之國其親戚死朽
之內而棄之然後理其骨乃為孝也此與裸葬并為
特異

更葬日

國策魏忠王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壞城郭且
為棧道而葬臣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

必甚病官貴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
以民勞與官費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羣臣皆
不敢言惠公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忠公
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
文王曰嘻先王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
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
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
為及日之故得無嫌于欲亟葬乎願太子更自先王必
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日
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蓋法文王乎太子曰
甚善謹弛期更擇日按王制云葬不為雨止注云雖雨
猶葬以其禮儀少也

鐵券 石人

西京雜記晉人有發魏哀王家者哀王家以鐵灌其上
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
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扃鑰石床方四尺床

上有石几左右有三十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
戶石扉有閤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
截之乃漆雜兕草為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
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閤鑰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風銅
帳鐻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縻朽而銅鐻墮
落床上石枕一枚塵埃蝕蝕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
婦人各二人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擲鏡鑷之象或有執
盤捧物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焉

文石擲

魏襄王家皆以文石為擲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中
有石床屏風床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劍二枚金玉雜具
見西京雜記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又秦之先有石棺古
史攷曰堯作瓦棺湯作木棺郭緣先証記曰桓魋石擲
在九里山之東北也柳有二重門間隱起青石方淨如
鏡門扇數四博物志曰衛靈公葬得石擲銘曰不逢箕
子靈公奪我里荆州記曰臨湘水中有石床床上有二

七國

石棺色綠如銅鏡莫能詳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
女自殺闔閭痛之甚葬于邦西閭門外文石為棺槨

七國攷卷十



七國攷
卷十一

秦兵制

三軍

文獻通攷秦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設三帥而車三百
乘又置陷陣又商子載秦三軍之法三軍壯男為一軍
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壯女之軍使盛食

明董說撰



勵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從盛食負壘而待令客至而
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給從從之不給而
燬之使客無得以助攷備老弱之章使牧牛馬羊彘草
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慎使三軍
無相遇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自從謀而
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過老弱之
軍則老使弱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
怯民不戰是故秦之三軍無相遇也

陷陣

詳見三軍又吳子云秦置陷陣三萬

奮擊

蘇秦說秦惠曰奮擊百萬

帶甲

國策秦帶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人跣跣科之

頭跣跣跳躍也謂科頭不暑能也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最

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後蹄前二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

之卒被甲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之頭右挾生虜

步卒

韓非子秦穆公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于晉

正卒 戍卒 更卒

馬端臨曰秦自非子為孝王養馬沂渭之間封為附庸至秦仲始大秦仲之孫襄公當年王初興兵討西戎以

救周平王東遷遂有岐豐之地列為諸侯地與戎相錯襄王脩其車馬備其兵甲武事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設三帥而車三百乘魯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兵力益以強盛及孝公用商鞅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而相收司連坐民有二年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行之十年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鬪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之人耕秦地

優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于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
農五十人習戰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疇給郡縣一月而
更謂更卒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邊一歲謂之戍
卒凡戰獲首賜爵一級皆以戰功相君長長平之後年
十五以上悉發又非商鞅之舊矣桓寬鹽鐵論云商鞅
之任秦也刑若刈菅草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
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徃死而還

小子軍

劉子^向別錄云長平之後國中男子年十五者盡行號為

小子軍

銳士 虎賁

荀卿曰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
以當桓文之節制陳傅良云秦昭王時有銳士虎賁八
百萬按周禮有虎賁書牧誓武王虎賁三百人疏若虎
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軍內驍勇選而為之

斥兵

史記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也

小戎

秦風小戎云小戎伐叔五稔梁輶游環質驅陰鞞塗續文茵暢轂駕我騎鼻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駉龍盾之合塗以輹輶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伐駟孔群兕矛塗錞蒙伐有苑虎韞鏐膺交韞二弓

竹閉緄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注

小戎兵車也天子車戎謂之元戎諸侯謂之小戎韓詩

內傳曰駟馬不著甲曰伐駟秦哀公三十一年吳師伐

楚楚王亡申邑胥奔告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救楚

國策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闢周室按

車戰之法春秋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寧之戰韓

厥中御而從齊侯鄆陵之戰卻至御楚子韓厥從鄭伯

卻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戰而使敵人便得

與我元帥相接則是環衛之車不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前後行列元帥未易動也至春秋列國用之往往軍伍不整而元帥每以車逐利混然左右卒无定法故敵人得以及之終春秋之世致敗者未有不由于車戰无法而輕動搖也惟繻葛之戰二拒用事若原繁高渠弥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深得古法菽園雜記三代至春秋用兵率以車戰秦漢而後以騎兵為便故兵車之制車戰之法今皆不傳漢有武剛車晉有偏箱車然不通行載輜重止為營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故能制勝唐房琯擊安祿山用春秋車戰之法卒以取敗蓋春秋時敵國皆車戰又皆戰于平原之廣野其兵將又皆素練車戰之人故宜之琯以車祿山以騎時異勢殊故用有利鈍非車之罪也

革車 戰車

詳見步卒又蘇秦說秦曰戰車萬乘

疇騎

七國列
繆公有疇騎見步卒注疇等也言馬齊等

太白船

蜀王本紀云秦為太白船萬艘欲以攻楚余按周武王有蜂舟見拾遺記伍子胥刺王莫越人有船名須慮見越絕書

相將

史記張儀相秦四歲而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

自將

史記秦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五年秋繆公自將伐晉戰于河曲十五年晉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二十五年周使人告難于晉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

上首功

魯仲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削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

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
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漢書解語曰秦上首功之國首
功者獲首也司馬貞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
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為首功之國也荀子曰秦人其生
民也陘阨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狃之以
賞慶道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戰无繇也
功令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能得著甲者五人是最為
有教故能四世有勝于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
嚮膏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強鯁
鯁然嘗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

宗室軍功

應劭云孝公變法有軍功者各以卒受上爵宗室非有
軍功不得為屬籍

角抵

太白陰經云春秋末並為戰國增謀武之禮以為戲樂
共相誇視而秦更名為角抵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雖平亡戰必危

祈戰

左傳文十二年冬秦伐晉秦伯以璧祈戰于河杜預曰
禱求勝也

素服郊次

穀之敗晉歸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于秦秦伯素
服郊次鄉師哭曰孤達壘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見
左傳

田獵

史記秦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又按秦風駟鐵云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
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寸北圍四馬既閑輜車
鳶鑣載獫歌驕傳云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
疏云襄公始受王命為諸侯有游田狩獵之事又韓詩
外傳云秦繆公將田而夷其馬

龍盾 兕矛 蒙伐 虎韞

詳見小戎龍盾畫龍于盾也𡗗三隅矛也𡗗矛塗金諱言
三隅之矛以白金為其鏞也鏞鑄也蒙𡗗也畫雜羽之
文于伐故曰𡗗伐也伐中十也鞞弓室也虎虎皮也楚
辭云帶長劍挾秦弓

太阿 工市

秦劍有太阿工市見玉海

鹿盧之劍

詳見秦音樂攷白帖云古劍以玉刻鹿盧形

誠劍

刀鈇錄云秦昭王元年丙午鑄一劍長三尺銘曰誠

定秦劍

秦始皇三年採北祇銅鑄二劍名曰定秦長尺有六寸
銘作小篆書見劍錄

水心劍

白帖云秦昭王三月三日曲水宴有金人于水中捧水
心劍以奉王玉海云金人捧水心之劍曰今君制有西

夏乃伯諸侯

西戎刀

孔叢子秦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

田齊兵制

帶甲 五家兵

蘇秦說齊宣王齊南有泰山東山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家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

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特發于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舊注五家之兵者五國之兵呂氏曰齊有五家之兵最強也作五國非

技擊 得首賜金

荀卿曰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賜贖鎊金無本賞矣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若飛

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注云八兩曰溜其
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賜鎰金贖斬首雖戰敗亦賞不
斬首雖戰勝亦不賞无本賞也典略曰湣王為技擊孫
臆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

候者

國策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
秦候者軍候也

輜車

史記齊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
按輜車者軍中輜重之車也

文騎

孫子箋云齊宣王以文騎六百匹伐燕

火牛

田單守即墨先以計給燕將燕軍多解田單乃收城中
得千餘牛為將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
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

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
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以
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
天地燕軍大駭敗走先是田單為淄臨市掾不見知及
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
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
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拆車敗為
燕所虜惟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見田單傳

出獵

說苑齊宣王出獵于社山

威王兵法

劉向別錄齊威王用兵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昔齊
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公尊為司馬之官由
是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遂附穰苴
謂之司馬法亦曰威王法書載武經不錄

宣王兵法

漢志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劉子七畧云齊宣王兵法九十篇一曰孫臏法也呂氏春秋孫臏貴勢司馬遷云孫子臏脚兵法脩列通典引孫臏云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敵散亂擊四曰迎敵擊後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道絕其軍道六曰敵其津關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虛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遂累其子弟此十者騎戰利也又孫吳傳云孫臏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于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大燭讀之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乃自刎

寶劍

一統志齊王有寶劍磨于長興晏子鄉其水微赤似鐵

汁

徽章

國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教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注云兩軍相對曰交和徽幟也以絳帛著于背

楚兵制

三軍

傳曰楚子北師次于郢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軍子反將右軍此三軍者正軍也是時孫叔敖為令尹秉政不在三軍之數于南轅反旆軍進退皆由之故知令尹為兼統三軍矣

九軍

淮南子楚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越九軍以討之

左右廣

左傳欒武子言楚軍制曰其軍之戎分為二廣右廣初
駕數及日中左受之至于昏內官序當夜鄭氏曰廣者
橫陳之車杜預注二廣君之親兵按傳楚分左右廣雞
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
由基為左鼓名御左廣屈蕩為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
杜預注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傳又曰王見右廣將
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從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
廣先左蓋左右二廣為王親軍右廣初駕以及日中左
廣受之以及日入嘗在王側內宮卒當其夜若今之當
更循環未敵安當掩襲親軍之制詳矣僖二十八年西
廣從子玉時子玉專君政故分西廣以屬之今邲之戰
則二廣皆以侯王迭載其曰楚之乘廣先左杜預雖云
以乘左得勝其實楚人尚左在親軍分為二廣而王則
乘左

楚莊王能以其國霸
其師之戎分為兩廣

偏兩

文獻通攷楚兵制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一卒之外復有

十五乘之偏并十五乘之兩蓋防正軍有敗則以偏卒
易之正卒有闕則以偏卒補之按楚子為乘廣三十乘
分為左右司馬法百人為卒卒二十五人為兩軍十五
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
今一廣十五乘則廣大偏之法而曰卒偏之兩者孔穎
達謂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者是也

游闕

左傳楚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游闕蓋游兵往
來游補闕者觀兵陳何處為薄則從而補之所謂奇軍
以防敗失由正軍中逐施旋分出不係步伍之數

徒兵

通攷云庸王以為掩為司馬始井沃衍牧隰臯賦車籍
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徒兵即武卒也許慎淮南
注在車曰士步曰卒

舟師

左傳襄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无功

而還昭十七年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
餘皇十九年楚為舟師以伐濮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
以略吳疆二十七年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
及河汭而還定二年楚囊瓦伐吳師吳人見舟于豫章
敗之四年蔡吳唐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
以毀其舟六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
子及大夫七人注潘子小臣惟子二子者楚舟師之帥
也馬端臨曰楚用舟師自康王始攷之經傳吳舟成七
年始入州來暨共王卒繼侵楚明年敗楚于皐舟之隘
是吳利在舟師楚懼無以敵吳後十年康王始為舟師
以略吳疆昭王時救潛之役舟師及河汭而還其後囊
瓦伐吳吳人敗楚師入郢之後吳太子終纍又敗楚舟
師獲其師蓋楚雖以備吳致舟師而寔莫能用用亦不
勝亦地形用便有不同耳

陵師

左傳子期以陵師敗于繁陽注陵師楚陸師也

高庫兵

淮南子楚有高庫之兵呂氏云荆葉公發太府之債予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

上國之兵 東國之兵

通攷楚平王簡上國東國之兵都外都師精練有法按昭十四年楚平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立且撫其民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亦如之好于邊疆息民五年而

復用師杜預曰上國都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按下云簡東國之兵亦如之知此是簡西國之兵也西國東國皆是楚人在國之東西者孔穎達曰西為上則東為下下言東則此是西互見也

宮中^甲

左傳文元年商臣以宮甲圍成王注是宮中兵也或曰楚有太子之兵曰宮甲

環列

文元年楚潘崇掌環列之尹注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
宮

若敖六卒

楚有若敖之六卒見左傳杜預曰六卒子玉宗人之兵

申息子弟

僖二十八年楚子入居于申子玉城濮之敗王使謂之
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杜預曰申息二邑子弟
皆從于子玉而死

都君子

昭二十七年楚左司馬成帥師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
濟師杜預曰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賈逵曰平常免其
行役事急乃使之耳吳楚多有此事急則從如越有君
子六千人是也王馬之屬王養馬官屬校人之類凡此
皆以急調用非常法

王馬之屬

詳見上按王馬之屬楚官也然死專名故不入戰官

左右司馬

周策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
右司馬各營壁地按此左右司馬者乃行軍之制故与
戰官並載

五帥

通攷云楚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羨邑賦千乘于是有
五帥左傳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帶甲車騎

蘇秦說楚王曰楚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至千乘
騎萬匹粟有十年此伯王之資也陳傳良曰楚頃襄王
失鄢郢北保于陳牧東地兵尚千餘萬

戰車

楚世家云楚王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
路春秋感精符云齊晉並爭吳楚更謀不守諸侯之節
競行天子之事作衡陽車勵武將輪有又有劔以相振
惧宋均曰衡陷敵之車也淮南云晚世之時亡國異族

諸侯制法各殊習俗從橫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檻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體大衝車高重京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姓一反名聲苟盛也是故盾壯輕足者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于內廝徒馬圍軻車奉鑲道里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携于道奮手于路身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戰矢石之創者扶舉于路故世至于枕人頭食人肉菹人肝飲人血甘之於芻豢許慎注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于敵城也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云輕車古之戰車也不巾不蓋孫吳兵法云車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為先驅又為厲車輕車為后殿馬

樓車

左傳宣十五年解揚登諸樓車注樓車上望櫓

巢車

成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注巢車上為櫓說云

作轆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

駟

文十六年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注駟傳車也

雲梯

尸子云墨子自齊至郢見楚王楚王曰公輸般為我作雲梯高可參浮雲駕白日此天下之先驅也將以攻宋矣

舟載之具

墨子云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戰之具謂之軍拒退則鈎之進則拒之也

燧象

左傳吳伐楚昭王執燧象以奔吳師武功略曰春秋楚王以燧象奔吳師戰國田單以大牛克騎劫后漢楊璇以大馬散涓賊晉江迪以火鷄破姚襄宋趙適火猱攻卜漏

輜重

左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
餘師不能軍丙辰楚重至于邲杜預曰輜重也楚輜重
嘗後正軍一日益楚軍有法輜重若與正軍過遠則有
邀擊之患過近則重兵絕亂正兵亦潰後世用兵先擊
輜重取勝者多蓋以非太近則太遠以是知楚輜重遠
大兵一日為得宜也

柱國將

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

荆尸 陳法

通攷云楚自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成山林武王始為
軍政作荆尸以伐隨授師牙以立陳法案莊四年楚武
王荆尸授師牙馬以伐隨杜預曰荆楚也尸陳也更為
楚陳兵之法遂以為名牙鎗屬亦楚陳利揚雄方言云
楚謂戰為牙
大抵陳中有利於長兵者有利於短兵者弓矢利遠是
長兵牙是短兵蓋楚參用牙為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

晉師救鄭隨武子曰荆尸而舉軍行右轅左還楚子圍鄭前茅

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注軍行
右轅左追蓐凡兵車有甲士有步卒甲士在車不供碎
役分步卒為前左右三處兵車一轅服馬來之而言夾
轅者步卒被主分左右者軍行時又分之在兩廂挾轅
以為戰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
以轅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羣其應左右者使之
追蓐求草蓐令離道求草木近兵車蓐謂卧止之草以為
宿備豫定左右之別在道分使之故云軍行至于對陳
則在車左右前茅慮無在前者明為思慮所無之前者
卒有非則預告軍衆使知而為備如令軍行使人遠在
軍前斥後度候望虞有伏兵使踰踰行人持以絳及白為
幡與軍人為私號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曲禮
前有水則載青旌是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是
中軍大將軍進退之權三軍之心在此權者謀之高下
輕重皆當後勁以精兵為殿後世精兵多在前或被擊
敗則后无應勁兵殿後最為良法

左右拒

左傳楚攻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使潘黨率遊閭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亦猶鄭二拒蓋楚子在中軍與晉軍中相對臨戰分此二拒右拒當晉下軍左拒當晉上軍故杜預謂為陳名文獻通攷楚于陳則分左右二拒

二隊

左傳楚子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杜預曰隊部也而兩

道攻之

田獵 右孟 左孟 獵陳

說苑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先乃耽于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披榛藜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又莊王獵于雲夢射雉得之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

湖廣志武王山在棗陽縣東五十里世傳武王常獵此

左傳楚子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
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
杜預云孟田獵陳名

太阿 龍泉 工市

越絕書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曰
有歐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劍乃令風胡子之吳
見歐子干將使之作為鐵劍曰泰阿博物志云寶劍名
龍泉太阿工市三劍皆楚王作者蜀志云楚王作劍三
枚曰龍泉曰太阿曰工市劉向孟子注云楚之鐵劍利
而倡優泣相如賦云楚王建干將之雄戟張協七命云
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溪之鋌赤山之精乃鍊乃鑠萬
辟千灌隆豐奮椎飛廉扇炭張協太阿劍銘云太阿之
劍世載其美淬以清波劍以越砥

鮫草甲

荀卿曰楚人鮫甲犀兕以為甲韜如金石宛鉅鐵鈍慘
如蓬蒿輕利僿遯卒如飄風天下稱強兵莫如楚揚涼

荀子注云以鮫魚皮及犀兕為甲堅如金石不可入孔融內刑論云古聖倪犀兕革鎧今有盆領鐵鎧國語云吳王夫差衣水犀之甲二千爾雅翼云鮫出南海狀如鼈而無足圓廣尺餘尾長尺許皮有珠文而堅勁可以飾物又云犀兕並有甲兕之革最堅故犀甲只壽百年而兕甲壽二百年

腸夷甲

越記云楚王身被腸夷之甲

組甲 被練

左傳襄三年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杜預注云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文被練之袍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孔穎達曰甲貴牢固若不固宜能用組當當造不牢之甲今步甲服之組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為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覆蓋衣者之名被以練袍被于身上呂祖謙曰被練

若今之鮫綿之類

桃弧棘矢

楚世家折父曰先王熊繹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吳越春秋云楚有弧父弧父者生于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于羿羿傳逢蒙逢蒙傳于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

傳之楚三侯所得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弧棘矢而脩鄰國也

大屈弓

左傳昭七年夏四月楚享公好以大屈注弓名也疏魯連書曰大屈之弓賈云寶金可以為劍出大屈地

烏嗥弓

家語楚兵王出遊忘烏嗥之弓注烏嗥弓名

繁弱弓

孔叢子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于雲
夢

忘歸矢

詳見上

鐵矢弩

國策蘇秦為楚合從元戎以鐵為矢長八寸一弩十矢
俱發

宛路矰

呂覽荆文王得茹黃之犬宛路之矰以畋雲夢說苑作
蘭路之矰

鉤

史記楚莊王觀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
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无阻九
鼎楚國折鉤之咏足以為九鼎湖廣曰鉤楚兵器戈之
屬正義曰凡戟有鉤鉤之咏鉤口之尖也

宛鉅鐵鈍

詳見鮫革甲楊倞荀子注云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鋼曰鉅鈍與鈍同予也方言曰自閩而西謂之矛吳揚之間謂之鈍言宛地出此剛地為矛

鉞

左傳昭十二年楚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故請命注命斧也秘柄也玉以飾斧柄也

警鼓

韓非子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戒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之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教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文獻通攷云傳曰嚴警鼓一十二面大將營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秦後故大周正樂謂凡鼓施于邊徼施之警鼓

趙兵制

帶甲車騎

蘇秦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于趙趙

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馬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諸侯之勢十倍于秦六國為一并力西向而攻秦破秦必矣陳傅良曰趙括長平之敗喪師四十五萬而破燕粟腹尚二十萬李牧敗匈奴亦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五萬人

劍士

莊子云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

百金之士 穀者

史記李牧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

選車 選騎

詳見上

決水

趙襄子時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城城不沒者三

版城中懸釜而炊襄子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
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救水而亂韓魏翼
而擊之見武經舊注又趙肅侯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
河水灌之兵去見趙世家余按兵法有決水灌城未聞
決水灌軍王應麟通鑑答問曰或問水攻始于何時曰
古有以水佐耕未聞以水佐攻春秋時未之有也其自
智伯始欽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聖人思天下之溺由
己溺之欲民之免為魚也城爭城而戰魚其民以逞不
仁哉智伯甚于作俑者也三家之灌晉陽史記世家以
為汾水戰國策以為晉水按郡縣志汾水在晉陽城東
晉水在西二說未知孰是智伯之言絕脫諸口而魏駒
韓虎之時足已接于車上不言而喻如矢激駟奔吁可
畏也安邑魏邑也平陽韓邑也皆百雉之城猶趙之晉
陽也締疵知韓魏之必反然未有善後之策張孟談一
說而晉陽之分水還以灌智氏智氏遂死于繁臺之上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曰佳兵不祥

之器其事好還豈不信夫智伯以不仁之資行不仁之事辨士遂以為口寔流毒無窮齊魏伐趙而趙人決河水以灌之決滎口魏无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縱橫之徒口之而復至其後魏竟以水亡樊噲之灌廢丘韓信之壅滹水高岳之浸潁川皆以水攻取勝莫慘于梁武之淮堰十餘萬人淪胥于海若觀蟻之移穴漢馬不感于心南唐之臣有獻瓦梁之議者謂不止魚三州海五百里不仁之禍甚

于洪水言不之作也湯武救民于水火之中曷嘗有是

胡服騎射

史記趙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太朝信官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窮西至河登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滄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韓之邊而无疆兵之救是亡社稷奈

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
群臣皆不欲于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戎翟之
利為人臣者窮有孝悌長幼順民之節通有補民益主
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于戎翟
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
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
累有獨志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變服騎射以教
百姓而世必議寡人柰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

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
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昔者舜舞有苗禹
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者也愚
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變服
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
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變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
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變服矣使王緹告公子
成曰寡人變服將以朝也亦欲叔父服之家聽于親而

國聽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
通議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
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今民為上德明先論于
上而行政先信于政今變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
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所以善也今寡人恐
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
行无邪因貴戚者名不利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變服
之功使縹謁者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

王之易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濟進也王命之
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睿智之所
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
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
觀赴也戎翟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
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
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請自往
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謂之曰夫服者所以便

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利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被髮文身錯背左衽歐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秫紉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變俗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况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于已而不非者公焉不衆求盡善

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東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及秦韓之邊無今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名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吳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負齊之彊兵侵暴吳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鄆微社稷之神靈則鄆幾于不守也先王

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鄙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于王之義敢道世族之文臣之臯也今王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拜命乎再拜稽首乃從變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改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毋易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戲

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減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无奇也俗僻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長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為

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御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
不足以高名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變服
招騎射國策云王破原陽以為騎也牛贊進諫曰國有
右籍兵有常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
亦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難今民
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
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
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
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于時制
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
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
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
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楯
兵不可以踰險義仁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
智不宜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
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易服率騎北行出

于遺遺之門踰凡限之固絕五經之險至雲中辟地千里按禮大司馬帥師執提鄭司農云謂馬上鼓疏云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寔周時皆乘車无輕騎法也春秋正義云古者馬以駕車六國時始有單騎司馬法孫子无騎戰吳起為武侯戰以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其書六篇往往皆言騎戰漢秦說燕曰騎六千匹說趙曰騎萬匹說魏曰騎五千匹說齊曰騎不得比行說楚曰騎萬匹此戰國用騎戰之驗

今六韜言騎射决非太公所以杜牧之注孫子曰黃帝險于蚩尤以中夏車徒制戎翟騎士乃知車騎之兵出于戎狄按春秋傳秦晉韓原之戰惠公乘小駟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毀車從卒敗戎大鹵而單騎自此始矣國策注曰武靈王破原陽以為騎邑者蓋始教一邑然後行于境內漢劉向正曰戰國有騎射騎射胡兵也趙武靈王用之又按惠文王三十二年使趙奢將擊秦大破軍關與下賜號馬服軍虞喜志林曰馬服者服馬也

郭氏有言曰馬騎也服便也言便于騎射又廉頗傳廉頗思復用趙見趙使者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胄上馬郭氏曰趙尚騎射故被甲上馬李牧傳李牧居代燕門備匈奴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武靈以下世世勿失矣

右軍 左軍 中軍

史記武靈王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祒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五并將之牛剪將車騎趙希并將胡

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

太子將

史記晉出公十一年智伯伐鄭簡子疾使太子將而圍鄭武靈王十二年趙何攻魏按何武靈王之太子也即惠文王

自將

武靈王二十一年攻中山王自將之詳見前
右軍左軍中軍武靈王二十七年傳國于何自號為主父主父身易服將

士大夫西北略邊境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于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人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于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從代道大通還

相將

史記惠文王三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韓魏燕攻齊孝成王十五年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是年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間十六年廉頗為燕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二十一年廉頗將攻繁陽孝成王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余按戰國尚兵將相合而為一假相大將武相君者蓋當時將軍以相為重武襄未相故假而攻燕也

借兵

趙敬侯六年借兵于楚伐魏取棘蒲見史記按敬侯四

年魏敗趙屯臺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趙劉平困之之後故借兵于楚也

田獵

信陵君傳魏公子與王博傳言趨寇至公子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

犀楯 犀櫓

韓非子云趙簡子圍衛之郊郭犀楯犀櫓立于矢石之所不及注以犀為脅櫓而自卧之櫓楯類也

趙匕首

李詩袖中趙匕首買自徐夫人典論云楚國太阿徐氏匕首上世名器按史記燕太子丹將使荆軻刺秦王得趙人徐夫人匕首使工以藥焯之以拭人血濡綉死不立死者

魏兵制

武力

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三千匹余按武力即荀卿所謂魏氏武卒也

蒼頭 奮擊 廝徒

詳見蘇秦說魏注云蒼頭者謂以青巾裹頭為異于眾唐王某河清頌云魏立蒼頭秦稱黔首廝徒者謂養馬賤者亦為兵陳傅良曰魏之兵盛矣至安釐王時秦圖大梁悉北燕縣勝以上為戍士三十萬

步軍

孫吳列傳龐涓棄其步軍

革車

魏革車掩戶緩輪籠轂見吳子

騎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詳見蘇秦說魏

立大將之制

未學篇云魏制立大將軍君自布度席夫人奉觴醢于

廟乃授斧鉞自立吳起始也

太子將

史記惠王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申見年表太子將而戰故為秦虜也又三十年魏伐趙告急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見之世家

田獵

國策魏文侯與虞人期獵其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于是始強

惠王軍法

未學篇引魏惠王軍法云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尸于市男女公于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命曰軍賊身死家滅男女公于官五人為伍伍千令犯禁者搢之免于臯知而弗搢全伍有誅十人為什什

于禁犯令者搨之免于罪知而弗搨全什有誅五十人
為屬屬于令犯禁者知弗搨全屬有誅百人為問問于
令犯禁者知弗搨全問有誅自什以上至左右將于令
犯禁者搨之免勿搨皆與同罪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
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
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無不得誅虎符非
有王命出戶外者誅將兵而還者誅是北類也雖太子
勿赦按魏世家將兵而還與北同與此相合乃魏法也余按尉繚子同豈尉繚所
所定耶

吳起戰法

通典引吳起教戰法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
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士鄉里相比
伍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
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畫以旌旗幡旒為節夜以
金鼓為節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
從令者誅按漢志吳起四十八篇又尉繚子引吳起與

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
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
之史記云吳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
席行不騎乘親羸糧與士卒分勞

魏公子兵法

信陵君傳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
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
于河外走蒙驁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

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
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
二十一篇圖十卷又孔叢子云子高適未會秦兵將至
信陵君懼造于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
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于適所從來之方為壇祈克
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教從其方之教牲則用其
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
服誓于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

比力死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勤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誓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騎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

三屬之甲

荀子曰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搽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伐其上冠鞬帶劍齧三日之糧

日中而趨百百中試則復其戶利上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危國之兵不可以直秦之銳士楊涼曰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衆也三屬之甲者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蘇林曰兜鍪也盆領也鞬禪也如淳曰上身一鞬禪一距繳一凡三屬也屬聯也又吳子吳起見魏文侯曰今君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燦以犀象

十二石之弩

見上沈括曰鈎石之石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為一石自漢時已如此余按一斛為一石周時已然括言誤于定

國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彊弓弩古人以鈎石率之今人乃以杭米一斛之重為一石凡古以九十二斤半為法乃漢秤三百四十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及古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當二人有餘此乃近世教習所致又淮南子曰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櫓柔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蟾以守連弩以射消車以鬪許慎俱連車弩通一弦以車挽之以任著左右為機關發之曰銷車

鞬

詳見荀子漢書作胄顏師古曰著夔牟也

銅劍

王隱晉書云汲冢即有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蓋魏劍也山海經注云汲冢中得銅劍今所名干將劍明古者

通以錫銅為兵器

虎符

信陵君傳侯生屏人閒語曰羸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羸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欲為其父報仇使客求殺其父者終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願未有路耳公子誠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伯之伐也按虎威猛之獸故以為兵符漢有銅虎符雲烟過眼錄云太史楊瑀所載銅虎符一全體具存背上篆云某虎發兵待行腹下分書十千唯戊癸二字合全餘八字皆平腹内作牝牡五竅開全之則一全虎也

烽

信陵君傳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博曰作高木槽槽上作桔槔槔零以薪置

其中謂之烽常眠之有冠即大燃舉以相告

韓兵制

帶甲 斲徒 負養

蘇秦說韓王曰韓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子

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于六百步之

外韓卒起足百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

卒之劍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陽合賻國策作伯鄧師宛馮

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甲盾鞬鞞音題鐵幕

革抉吸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遮勁弩帶利

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張儀為秦連衡說韓王曰料大

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斲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

守激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蘇秦合從匿短舉

長張儀連衡匿長舉短蘇秦知韓地惡不言食貨張儀

知韓兵勁不論弓弩

谿子弩

見蘇秦說韓南方谿子蠻人拓弩善射材

時力弩 距來弩

韓有谿子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按時力謂作之得時力倍于常故名時力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距來敵也見淮南

鐵幕 鞬鑿

見蘇秦說韓注鐵幕以鐵為之臂衣也鞬鑿一作題鑿

革抉 𠵽芮

同上革抉射鞬也謂以革為射抉𠵽謂楯也芮謂繫楯

之紛綬也

棠谿 墨陽 合伯 鄧師 宛馮 龍淵

太阿 莫邪 干將

晉太原地理記云天下寶劍韓為衆有曰棠谿曰墨陽曰合伯曰鄧師曰宛馮曰龍淵曰太阿曰莫邪曰干將按魏了翁經外雜抄云蘇秦說韓王曰韓有劍戟出于棠谿蔡州西平縣西界棠谿村是也縣又有龍泉水可以淬劍九域志云蔡州有冶爐城韓國鑄劍之地又琴

操云聶政父為韓王冶劍過期不成王殺之又桓寬鹽
鐵論云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鋌也鄧師
者龍魚河圖云鄧國有工善鑄劍因名宛馮者殷芸小
說云宛人于馮地鑄因以為號

燕兵制

帶甲車騎

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
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亦數十萬
車六百乘騎六千匹又王喜以車二千乘攻趙陳傳良
曰粟腹之敗于趙也二軍六十萬車二千乘

自將相將

史記燕王喜四年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
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
也王召昌國君樂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
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以為
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卿秦攻伐唯獨

大夫唯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閔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
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燕王不聽自偏軍隨之

二軍 偏軍

並詳上

上功 中功 下功 報次

戰國陽秋注云樂毅既破齊宣昭王親至濟上勞苦令
軍中曰將軍得齊祭器謂之下功得齊城郭謂之中功
得齊人民心謂上功上功饗太牢受銳賞其次中功中

功饗少牢受鈞賞其次下功下功饗鄉牢無功不饗賜
之壺漿謂之報次報勞之謂也余按銳賞鈞賞賞義未
詳易緯鄉牢四宋均注云鄉牢習牢也謂雞鶩之屬樂
毅列傳云昭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

七
國
政
卷
十
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國攷

卷十二

秦刑法

什伍之法

史記秦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
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于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 董說 撰



未萌不可以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
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
可以利民不循其禮秦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
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
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
也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法守
可也非所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
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

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惡法古無過循禮無
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
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
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
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
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
賦有軍功者各以卒受上爵為私闖者各以輕重被刑
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怠

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也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為之什伍之法淮南子商鞅之戡塞許慎注云啓之以令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杜甫詩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按連坐者一家有罪什伍皆相連坐罪也至漢文帝元年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舍人之法

商君傳云商君亡欲宿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予為法之弊一至此哉

棄灰之法

鹽鐵論注云商鞅之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韓非子殷之法刑棄灰於道者

步過六尺之法

詳見棄灰

同室之禁

通鑑秦孝公十九年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胡三省云息止也秦俗父子兄弟同室居止商鞅始更制禁之堯教民以人倫教之有序有別秦用西戎之俗至於男女無別長幼無序商君令為之禁止古道也烏可以例言之

末利之禁

秦法事末利及急而貧者舉以為奴孥詳什伍

私鬪之禁

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判詳什伍

殿上之禁

刺客傳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

肉刑

漢書注衛鞅變法令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令之初作一日臨渭論囚刑七百餘人渭水盡赤新序云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斧鉞之誅

車裂

商君傳秦惠王車裂商君其後始皇車裂嫪毐文選注云商鞅車裂李斯腰斬刑轅之辟二人為首陸子謂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刑以斂姦邪非也

棄市

史記昭襄王五十一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注法秦法論死於市謂之棄市

剖腹

桓譚云秦惠文王剖賢人之腹刑法大壞鍾離意別傳引周書云秦之趙凱以私恨告國民吳旦生盜食宗廟御桃旦生對曰民不敢食也王曰剖其腹出其桃史記惡而書之曰食桃之肉當有遺核王不知此而剖人之腹以求桃非禮也

腰斬

不告姦者腰斬詳見什伍之法許氏說文序腰本作要
後人加月

戮屍

始皇初即位遣將成橋繫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及戮
其始屍注已死者戮其屍見史記

體解

通志刑法畧秦體解荆軻體解即支解也

梟首

始皇初嫪毐作亂敗其徒二十人皆梟首車裂殉滅其
宗輕者為鬼薪見史記在并天下之前

大辟

自大辟至鑊烹并詳肉刑

鑿顛

一作鑿項

抽脅

按晉書刑法志云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誤

鑊烹

漢書注云鼎大而無足曰鑊以鬻人也

囊撲

史記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耳車裂假父囊撲二弟注以囊盛其人撲而殺之應劭曰秦自孝公以來有此法也

疾藜

說苑秦始皇太后不謹前幸前即嫪毐始皇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兩弟撲殺之取太后遷之咸陽宮下令曰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疾藜其脊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名疾藜諫士有桀紂之名

賜死

史記昭襄王五十年十二月白起有罪死注謂賜死也清軒筆云云自周以來有大臣之優刑優刑者賜死也

類是也

士伍

史記昭襄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有罪為士伍遷陰密如淳曰嘗有爵而以罪奪爵謂之市士伍自二級以上有刑罪則貶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罰則刑矣

黥

商君傳秦太子犯法衛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又秦法棄灰於道者黥

刑

詳見士伍如淳注

宮

列子云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

劓

商君傳商君既變法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法劓之

收孥

詳見什伍之法謂收錄其妻子沒為奴婢秦法一人罪收其室家鹽鐵論云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

沒家

秦法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見史記注謂沒其一家也

三族

史記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漢志秦用商鞅連相坐之

法造參夷之誅師古曰三夷夷三族張晏曰父母妻子兄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又范睢傳云秦之法任人而所任者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

七族

鄒陽獄中上書云荆軻之湛七族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劉向曰荆軻刺秦王不

中而死秦兵至燕求軻七族一時並殺之也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索隱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

十族

韓詩外傳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及十族按書以親九族孔注高祖元孫之親釋文上至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夏侯歐陽等以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緣異姓有服左傳季隨梁曰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注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者也今秦有十族之法無攷

滅族

詳見梟首卽族也

鬼薪

詳見梟首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律曰鬼薪作三歲

贖死

杜氏通典秦昭襄王與夷人盟傷人者論殺人得以贖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贖蠻夷贖罪貨也贖徒濫反華陽國志作然人顧死俟錢

罰賦

荀子注云秦國罰賦余按衛鞅之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疑即罰賦也

罰甲

韓非子秦昭王有病百姓里出八牛而家為王禱王曰非法也人罰二甲一作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

囚

史記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孔衍春秋后語曰秦穆公將兄子三人囚於內宮內宮疑宮中之獄也尸子云明於聽獄斷刑曰寡人不敢教不至

遷

史記衛鞅初下令有言令不便者及刑太子師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人盡遷於遷城昭襄王時白起有罪遷陰密見士伍

赦

昭襄王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徙罪人遷之二十五年拔趙城二二十六
年赦罪人遷之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二十八

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鄢赦罪人遷之莊襄王元年
大赦罪人見史記 余讀商子秦之法一刑无等級自

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其直少恩矣至為法令置官吏有敢剗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者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必于主法之吏各

為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
民主法之吏不告及告而非法令所謂也即以吏民之
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者之吏天子之殿中為法令
為禁室有鈿鑰為禁而封之內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
以禁印有擅發禁室中印及入禁室視禁法令及剖一
字以上者罪死不赦故桓譚曰秦之重法猶或三代之
重禮樂也初衛鞅學於李悝其嚴刑峻法皆李悝之教
語在魏刑法攷中史記云商鞅凌轅公族傷殘百姓趙
良曰君之出也后車數甲多力而駢

平怨
肯肯為髻乘持矛而操鬪戰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
固不出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寵秦政畜百姓之

田齊刑法

錦繡之禁

瑣語云齊威王時國中大靡民不衣布於是威王造錦
繡之禁罪若誹謗王矣

麋鹿之禁

孟子曰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

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烹

呂氏春秋齊王疾痛使人迎文摯至視王疾謂太子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疾臣與母以死爭之願先生勿患也摯曰諾與太子期而至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摯至不辭履登牀問疾王怒不與言摯因出固辭以重怒王吐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烹摯太子與王左右急爭

之不得果以鼎烹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乃死又史記威王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開貧民日多是子以幣厚我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釋名曰煑之於鑊曰烹若烹禽獸之肉也

南子

又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烹無鹽令見注

殺

史記威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年辛徐廣曰一作夫人
又湣王時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園

斫

國策齊負郭之民有狐狐咷者正議閔王斫之壇衢百
姓不附

車裂

孔叢子云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諫爭之弗聽子高見
齊王曰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

吏之過也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又蘇秦傳云齊大夫
多與蘇秦爭寵者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
索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殉
於齊云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
是如其言

刑

韓子注齊則罪人使守門也

金刀

桓譚論齊宣王行金刀之法余按國語云齊桓公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犢盾一戟小罪適以金刀宥閒罪索訟田者三集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擗試諸囊土是金刀之法或即劍戟贖罪之意也

楚楚刑法

雞次之典

國策吳與楚戰於柏舉蒙穀奔入大宮負雞次之典逃

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蒙穀獻典而楚國大治劉向別錄曰楚法書曰雞次之典或曰離次之典離次者朱度之謂也秦滅楚書遂亡矣

憲令

史記楚懷王使屈平為憲令草藁未定上官大夫欲見奪之不與乃讒曰平為令衆莫不知王怒踈屈平憲令者法令也

將適之法

淮南子楚法兵相戰而將遁者誅若不及誅而死乃為
桐棺三寸加斧鎖其上以徇於國

僕區之法

左傳楚文王作僕區刑書名僕隱也區匿也作為隱匿
亡人之法

茅門之法

韓子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公大夫諸公子入朝馬
蹄蹂雷者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

斬其軻而戮其御

僂戮

史記靈王會兵於申僂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
索隱曰僂肉刑也與戮異戮見茅門法

枝解

韓非子吳起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
漢書云枝解截其四肢也

輓

左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
西氏遂入陳陳殺夏徵舒轅諸梁門杜預曰轅車裂也
又淮南子云吳起刻削而車裂然吳起本枝解非車裂
也淮南以吳起枝解於楚作車裂而以商鞅車裂於秦
作支解

烹

說苑楚莊王大怒解楊將烹之左傳楚白公為亂既死
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乞曰此事也克

則卿不克則烹何害固有其所也乃烹石乞

貫耳

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
人子玉復治兵於蔣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鞭

詳見貫耳

答 答王

說苑荆文王得如黃之狗茵路之贈以畋於雲夢三月

不反得舟之姬淫昔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
為保吉今王之罪當笞甫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
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諫曰君王不更
笞是廢先王之命也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
荆五十跪而加之背如此者再謂起矣有王曰有笞之
名一也遂致之細荆一作細箭保申呂氏春秋作葆申
余按楚失刑矣夫君治人非治于人者也為保申者可
諫則諫不可可去從古及今未聞有笞君之臣與受笞

之君也周公相成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豈敢撻成王
哉

墨 墨盜

昭七年楚芊尹元字曰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
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劉向孟子注曰楚文王
楚文墨小盜而國不拾遺不宵行周官墨刑罰五百鄭
言先刻面以墨室之室墨者使守門尚書刑德攷曰涿
鹿者鑿人顙也黠人者馬羈穿人面也鄭注云涿鹿黠

世謂之刁墨之民

劓

國策魏王遣楚王美之人說之鄒襄姑之因說新人曰
王愛子美矣雖然子為王見則必拚子鼻親新人見王
因掩其鼻王問鄭襄鄭襄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
悍哉令劓之王充論衡所謂鄭襄劓之者也又左傳公
子以為王使觀從從師於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
所后者劓注劓截鼻也

劓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
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劓其左足及文王即
位又奉其璞玉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文王劓其右足
又鬻拳自劓詳見職官

宮

左傳楚子曰吾以韓起為閻以羊舌肸為司宮注加宮
刑使司宮也

枯

左傳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於王宮闕射師諫則執而梏之注足梏曰桎手曰桎

囚

史記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囚伍奢又懷王囚張儀

寘室積棺

秦詛楚文云楚王暴虐不辜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圍其叔父寘諸寘室積棺之中余按戮孕婦則桀紂故事寘

積棺楚法之極創者也

棄市

亢倉子楚平王棄左右近習三人於市

入宅

國策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下其罪注有罪則宅入官故可請卜測知之也

減家

國策春申君不聽失英及考烈王崩李園先入置死士

止於棘門之內夾制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之外
於是楚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

夷宗

通鑑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
伏之擊之起之後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肅王即位
使令尹盡誅為亂者坐起夷宗者七十餘家胡三省注
夷殺也夷宗夷其同宗也

三族

楚法麗兵於王師者盡加重罪逮三族見應劭漢注

錮

左傳楚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
師期巫臣盡室以行遂奔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
以重幣錮之注禁錮勿令仕

趙刑法

國律

張斐律序云鄭注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律楚造僕區

人曰方
亦述法律之名申韓之徒各自立制

夷

通鑑公子章之敗也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公子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迺遂夷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

沈

說苑趙簡子與樂激遊將沉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樂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樂激為之吾嘗好良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刑徒

山西太原府志三角城在太原縣治西北一名徒人城舊志云趙襄子所築以處刑徒其城三面故名三角

牧家

列女傳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

下獄

趙下尹史於獄詳見災異攷

大赦

惠文王三年主父自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見趙世家

魏刑法

大府之憲

國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國雖

大赦降城亡守不得與焉按此是李悝以前魏國相仍之法又淮南子云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示之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悅之以示翟璜曰善可行乎翟璜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璜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后必應之比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是其宜也

法經

桓譚新書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踰制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所著六篇而已衛鞅受之入相於秦是以秦魏二國深文峻法相近正律略曰殺人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殺二人及其母氏大盜成為守卒重則誅窺宮者贖拾遺者則曰為盜心焉其雜律略曰夫有一妻二妾其刑賊夫有二妻則誅妻有外夫則宮曰淫禁盜符者誅籍其家盜重者誅議國法令者誅一作禁籍其家及其妻氏曰狡禁越城一人則誅自十人以上夷其鄉及族曰城禁博戲罰金三市太子博戲則答不止則特答不止則更立曰嬉禁羣相居一日以上則問三日四日五日則誅曰徒禁丞相受金左右伏誅羣首以下受金則誅金自鎰以下罰不誅也曰金禁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其減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減罪卑一減年六十以上小罪情減大罪理減武

侯以下守為渭法矣唐長孫無忌律疏序云周衰刑重戰國異制魏文侯師於李悝集諸王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賊二賊法三囚法四捕請之法五雜法六具法商鞅傳授改法經為律漢相蕭何所更加李悝所造戶與鹿之三篇謂之九章之律

淫禁 狡禁 嬉禁 徒禁 金禁

詳見法經

囚捕

自囚捕至及母氏並詳法經

誅 左右伏誅

余按左右伏誅者刑不上丞相故誅左右蔡邕所謂秦漢以前有恥辱之刑是也又受金罪薄故僅用辱刑耳

臏

應劭曰臏截足也

刑

應劭曰刑斬趾也

賊

古無賊刑疑即腐刑也又按斷耳曰賊耳月相近或傳

爲之誤世俗寄假者事露即割其耳豈亦魏法之遺乎
宮

尚書刑德攷云宮者女子執置宮中不得出也周刑一
曰墨二曰劓三曰剕四曰宮五曰大辟五刑之法疏謂
宮刑至隋乃赦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書
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
三月除宮刑非隋也又按蔡質云宮刑者男子腐女子
閉幽

戍

應劭曰屯戍古之遷刑也

答 特答

特答不可解疑重答也

罰金

秦亦有罰甲罰賦之法即籍家

族

族滅宗也又國策云魏王與龍陽君共舩而釣龍陽君

得十餘魚而涕下於是魏王布令於四境之內有敢言
笑人者族

夷鄉

夷鄉之法他國无有果行魏酷於秦矣

及妻氏 及母氏

妻氏母氏猶言妻族母族也法以上載

烹

說苑魏文侯時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

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

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當烹

暴尸

魏法戰而法守而降暴其尸於市詳見兵制攷又惠王
軍兵法有全伍全什之誅不重錄

黥

孫吳列傳龐涓恐孫臏賢于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
足而黥之按斷兩足即臏也故司馬遷傳云孫子臏脚

抱朴子守斯之誅韓非子龐涓之刑孫臏又作刑

流東荒

桓譚新書魏之令不孝弟者流之東荒

丹巾漆領

班固答人書昔者戰國之時大梁之法得罪小者別以丹巾漆其領有畫衣冠之心

射訟附

韓非子云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民之善射也

乃下令曰民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人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不勝令下而民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齊人戰之大敗之以民之善射故也 余按古五刑之禁決闕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執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叛寇賊劫畧奪攘矯虔者其刑死悝之法經何其深也衛鞅既不用於魏挾法入秦定刑令什伍連坐匿姦同罰

為私鬪則被刑怠耕織則收孳較魏法經先后一轍作
備無後悝不免矣魏之法經曰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
以上者族惠王嘗乘夏車建九游諸侯不得奸天子猶
大夫不得奸諸侯防已絕疎繩人徒急吾恐惠王之世
國法不行矣海濱筆乘云李悝弟子衛鞅
得其師書行秦政而伯天下

韓韓刑法

刑符

劉臻孟子注引韓昭侯刑符曰一罪謂之犯二罪謂之

干三罪大逆曰凶人按論衡云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
兵不侵境蓋十五年其後不能用之又不可察其書兵挫
軍破國並於秦昭侯刑符者即申不害三符之一也史
記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國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
用為相內修政外應諸侯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
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
二篇號曰申子劉向別錄云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
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阮孝緒七略

云申子三卷新序云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以督責
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王應麟
通鑑或問云秦之李斯阿二世以求容其書引申子曰
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於是行督責
嚴一言邦喪秦之也忽焉韓非子定法問者曰申不
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
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然亦死謂之衣食孰
急於人則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
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
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
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
也此臣之所師也又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
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盡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
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
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利在新法后令則道之
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

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怯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甘茂以秦循國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寸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法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雖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又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安用假借矣

殺

琴操云聶政父為韓冶劍過期不成王殺之

囚

呂氏春秋云韓氏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為司空有一
縣后一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 余按他國皆有酷刑
如秦剖腹鑿顛車裂鑊烹齊斮燕剝腹趙魏收家夷鄉
楚積棺枝解最為奇慘韓獨無攷

聽訟

韓王有聽訟觀臺詳宮室

燕刑法

截

應劭漢書注引田光謂燕太子丹曰今燕國之法欺上
因國者截截謂腰斬也

剝腹

劉歆七畧云戰國之世刑法深苦秦立鑿顛燕設剝腹
余按國策張丑謂燕境吏曰我言予奪之我珠而吞之

燕王必當殺子劓子之腹歆之說豈據是耶
斬

通鑑樂毅圖齊二邑三年而猶未下或諉之于燕昭王
昭王於是置酒高會引言者而讓之曰汝何敢言若此
乃斬之

繫獄

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畫忠左右譖之王繫之獄



七國攷

卷十三

秦災異

雨金

秦獻公十七年櫟陽雨金四月至八月見六國表正義
曰雨金於秦國都明金瑞見也秦紀作十八年一統志
云雨金堡在陝西西安府富平縣東南三十里秦獻公

明董說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時櫟陽雨金後因名堡按其地古櫟陽縣也又按述異
記秦二世元年又宮中雨金秦與終始者也

雨粟

燕丹子云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歸秦王曰使日再中天
雨粟乃得歸太子仰天嘆之日為再中天為雨粟秦王
不得已遣之春秋潛潭巴曰天雨粟無德者興有德者
不祿

六月雨雪

滕公八年六月雨雪見六國表

雨三月

蜀本紀云秦王誅蜀侯惲後迎葬咸陽天雨三月不通

冬雷

史記秦始皇五年冬雷

雷火化為雉

尚書中候云秦穆公出狩至於咸陽天震大雷下有火
化為雉銜綠丹書集於公車文曰秦伯霸又按魚豢典

略秦伯出獵至于咸陽有大鳥流下化為白雀銜綠丹
書集於公車即其事也

日蝕

秦厲共公三十四年日蝕簡公六年日蝕惠公三年日
蝕獻公三年日蝕晝晦獻公十年日蝕獻公十六年日
蝕秦武公六年日蝕晝晦昭襄王六年日蝕晝晦並見
史記

日月食

秦躁公八年日月食見六國表

日再中

詳見雨粟

彗星見

秦惠王元年彗星見厲惠公七年彗星見十年廢長將
兵拔魏城彗星見見通志六國年譜孝公元年彗星見
西方見六國表因學紀聞云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
後彗星西方在衛執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武王四

年彗星見武王十一年彗星見見史記武王之世彗星
 三見昭襄王二年彗星見四年彗星見十一年彗星見
 見通志六國年譜始皇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
 月見西方將軍驕死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隱
 即莊襄王所生母始皇九年彗星見或竟天嫪毐為亂覺誅遷
 其舍人於蜀四月寒凍有死者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
 從斗以南八十日見史記按孝經鈞命決曰周襄王不
 能事其母弟彗入斗亡其度
 也

星晝墮

太平御覽秦孝公十二年星晝墮有聲

流星

通志災祥略云秦始皇二年三月乙未有流星大小西
 行不可勝數至晚乃息

晝晦星見

秦厲共公三十四年日食晝晦星見見史記六國表

太白蝕昴

鄒陽獄中書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
疑之蘓林曰昴趙分也將有事兵故太白食食者干歷
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升中紀魏對曰秦舉長平
金精食昴或曰太白食昴天告秦毋殺伐也

渭水赤

洪範五行傳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王三十四年
渭水又大赤三日集異云秦有連坐之法棄灰於道者
黜經密而刑虐加以征伐橫出殘滅鄰國至於變亂五

行氣色謬亂

鼎飛入泗水

史記昭襄王五十二年鼎入泗水正義曰周赧王五十
九年周亡秦昭王取九鼎一鼎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
先是周威烈王時九鼎震緯略云禹貢九牧之金鑄鼎
荆山之下民入山林川澤魘魅魍魎莫能達之所鑄九
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為陰
鼎以雄金為陽鼎中水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咎夏時

桀之時鼎水忽自沸煎及傳於周周末九鼎咸震亡滅之地也

地震壞城

昭襄王二十七年地震壞城見六國年譜又始皇十五年地動十七年地動是年禁陽太后卒

物化為土

蜀王本紀云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王以禮物荅而盡化為土秦王怒羣臣拜賀曰土者地也秦當得蜀矣

馬生人

秦孝公二十一年馬生人見六國表占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始皇果呂不韋子

馬生角

燕丹子云燕太子丹負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今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烏即白頭馬即生角呂氏春秋云人君失道馬有生角京房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

牡馬生子

漢書五行志秦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為馬禍也

烏白頭

詳馬生角風俗通作烏生肉角論衡作象生肉骨總一事變易之耳子書多有此弊

梓中大特

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詳見祭祀攷

五足牛

漢書五行志秦孝文王五年狩駒衍有獻五足牛者劉向以為近牛禍也先是秦惠王初都咸陽廣大宮室南臨渭北臨涇思心失逆土氣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侈將至危亡秦遂不改至于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一曰牛以力為人用足所以行也其后秦大用民力轉輸起負海至北邊天下叛之京房易傳云興徭役奪民時敗妖牛生五足

蠅語

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龜不知名
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蠅常在地中食死
人腦即欲殺之以栢搖其首蠅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
得雉者王得雌者伯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雉雌上
陳倉北坂為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雉者飛至南陽其
後光武起于南陽皆如其言也一統志云秦之逢二童
子者曰陽伯雜事占曰鳥獸而人言主其國有大兵

一虎傷千人

華陽國志秦昭王時有一虎傷害千餘人

黑龍見

秦文公出獵獲黑龍以為水德之瑞見史記劉氏災異
略曰秦獲黑龍黑龍者秦也天若曰秦毋成虐將為人
獲秦人昧而謂之瑞

狼入市

秦惠王四年狼入市咸陽昭王六年狼又入咸陽市見

洪範五行傳余按述異記云周幽王時牛化為虎羊化為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羣臣為狼食人故築臺避之今洛中有狼村是其處也

河魚大上

漢書五行志云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為近魚孽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明年有嫪毐之誅魚陰類民之象逆行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為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

而震車騎滿野至於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

蜂食苗

昭王三十八年蜂食民苗民無所食見洪範五行傳

蝗蔽天

始皇四年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見史記自并天不載

山木死

昭王三十八年上郡大饑山木盡死見五行傳

桃冬花

秦紀獻公十六年桃冬花秦別紀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當是一事孝獻音相訛耳姑並存之

新生嬰兒言

秦別紀孝公十六年有新生嬰兒曰秦且亡王秦史筆之以為禎祥然不恒為妖故附庸於災異

田齊災異

雨黍

齊威王三十六年雨黍見竹書紀年

雨冰

京房云戰國時齊地雨冰廣者六尺余按夏桀末年冰生於朝

雨血

齊潛王時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羸博之間地坼至泉人有當闕而哭就之不見去則復聞其聲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

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京房易傳云佞臣祿忠臣戮
天雨血

地坼

見上春秋攷異郵云臣恣盛地裂坼紀年云夏桀末年
社坼裂

地景長

洛王十一年齊地景長一丈餘高一尺見竹書紀年

石行

春秋后傳周赧王二十年齊東有二石高三丈餘相從
而行如海數百步瑣語云齊東有二石高八尺廣四尺
而入於海

尸變為蟬

中華古今注齊王之后怨王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嘒
啖而鳴王悔恨之故曰齊女

有人當闕而哭

洛王時有人當闕而哭詳見雨血

楚災異

雨碧

楚宣王六年雨碧於郢見紀年

赤雲夾日

史記楚昭王二十七年十月昭王軍於軍中有赤雲如
鳥夾日而飛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
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
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杜預曰雲在
齊人戰大破之余謂莊王知不妖之妖者敬也公子心
知妖之不妖者智也

趙災異

六月雨雪

趙世家成侯二年六月雨雪

月生齒齧畢大星

後漢書天文志注云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齧畢大星占
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為何國也下史於獄其

後公子牙謀殺君血書端門如史所言

河水出

趙惠文王二十七年河水出大潦見史記

地坼

趙幽繆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
墻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幽繆王六年大饑民
譎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見史記

魏災異

楚上唯楚見之也

蒼雲圍軫

春秋文耀鉤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有荷斧之人
向軫而蹲於是楚唐史畫遺灰而雲滅故曰唐舉之策

上滅於雲

湖北堂書鈔云楚有蒼雲如霓唐史曰君慢
於是立礼正推請黜於廟堂之前曰唐史之策上滅蒼

雲謂之神史也下以知道之原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
兗州兗房心宋之分野揚州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
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瀕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瑩
衛之分野并州奎婁魯之分野徐州胃昂趙之分野冀
州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與鬼秦之分野雍州柳



星張周之分野三河冀
軫楚之分野荊州也

地忽長

楚宣王六年地忽長十丈有餘高尺半見紀年七 土踊

人化為蛾

楚莊王時宮人一旦化為野蛾飛去見述異記按劉向
說苑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
天其忘余歟又尉繚子楚將公子心與齊戰時有彗星
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明與

雨骨

述異記梁惠成八年雨骨於赤鞮后國飢時兵疫內記
云是謂陽消

星晝墮

魏惠侯十二年星晝墮有聲見史記

彗星見

魏惠侯十年彗星見見史記 惠侯即惠成王也

大風晝昏

史記注云魏文侯卒之歲大風晝昏

山崩壅河

魏文侯二十六年魏山崩壅河見六國表按正義魏山在陝西陝縣西二里臨黃河今臨河有固阜似是顏山之餘也水經注云陝城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父老云石虎載翁仲至此沈沒水所以湧洪河巨瀆宜不為金狄梗流蓋魏文侯時魏山崩壅河所至耳

河水溢

水經注魏襄王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東郭見竹書紀年

女子化為丈夫

洪範五行傳云魏襄王十三年張儀詐得於秦而去相魏將為秦而欺奪君是歲魏有女子化為丈夫者天若語魏曰勿使張儀陰變為陽臣將為君是時魏王亦覺之不用張儀儀免去歸秦魏无害一日男化為女宮刑溢也女化為男婦政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

為女子婦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為陰
將止繼嗣自相生之象 余按魏之災政太廟災及水
早日食妖祥素服避正避殿羣臣素服而弔劉向云魏
文侯時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五日國之羣臣皆素
服而弔此其儀也 古者紀事之書凡宮殿災俱收災異
原災附記於此以志闕遺

韓災異

大雨三月

韓懿侯九年大雨三月見六國表

旱

韓世家韓昭侯二十五年旱

燕災異

天雨粟

京房傳曰燕丹囚於秦天雨粟於燕後秦滅之按燕丹
子云燕丹子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急欲求歸秦王不
聽謬與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乃得歸太子仰天嘆之

日為再中天為雨粟乃雨粟於秦也京房當列有據或
雨於秦復雨於燕耳

五月下霜

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獄仰天
而嘆夏五月天為之下霜江淹書云昔者賤臣叩心飛
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龍衣於齊臺曹植精微篇云
鄒衍囚燕市繁霜為夏零

白虹貫日

史記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虹
臣象日君象烈士傳荆軻發後太子見虹貫日不散曰
吾事不成矣後聞荆軻死事不立曰吾知之矣詩推度
災曰撓弱不立邪臣蔽主則白虹貫日春秋感精符曰
虹貫日國多死孽天子命絕大臣為禍主將見殺沈約
史記解白虹貫日大臣國亡燕將滅見此變後客卿荆
軻一匕首亡燕矣 天官書云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
代興更為主命自是之後眾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趙夷

狄並為強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
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飢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
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
衡者繼踵而臯唐甘石因以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
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
秦之彊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強候在熒惑占
於烏衡燕齊之強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強候在
歲星占於房心晉之強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畢

七國攷卷十三

七國攷

卷十四

秦瑣微

霸水

水經注霸水者上地名也古曰滌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注滋為霸水以顯霸功

秦識

七國文

卷十四

明董說撰



趙世家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恤晉扁鵲視之
出董安子問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秦穆公嘗如此
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
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
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子無別公
之書而藏之秦讖于是乎出矣封禪書云 秦繆病臥
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
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

小咸陽

楊雄云秦使張儀作小咸陽於蜀按郡國志秦惠王二十
七年使張儀築城以象咸陽沃野千里號曰陸海所謂小咸陽也
為市

秦別紀秦獻公七年初行為市

狗堡

三秦記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堡秦襄公時有大
狗來下有賤則狗吠之故一堡無患

馬城

搜神記昔秦人築城于武周塞內以備邊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築城城乃不崩遂以名焉

龜城

寰宇記初張儀築成都城城屢壞不能立忽有大魚周旋行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城乃得立遂名

浮橋

春秋后傳周赧王五十年秦作浮橋于河

機發橋

燕丹子秦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

上計

史記秦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年歲不上計

檄楚書

文心雕龍曰檄者敝也宣布于外皎然明白張儀檄楚書以尺一明白之文

秦紀

列國紀聞秦史曰紀余按司馬遷本紀之名蓋因秦文

博箭

韓子秦昭王使工人施鈎梯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

箭長八尺棊長八寸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于此

鈎梯

詳上博箭

沫

世本云秦穆公作沫

輕粉

秦穆公作輕粉見物原蕭史與秦穆公鍊飛雪丹第一
轉與弄玉塗之今之水銀膩粉是也見古今注

男子書年

始皇本紀十六年初令男子書年

斗桶 權衡 丈尺

秦孝公十九年商鞅平斗桶權衡丈尺

白玉虎

太平御覽始皇三年騫消國獻善畫之工刻白玉為兩虎削玉為毛如真矣不點兩目睛始皇點之即飛去明年南郡有獻白虎二頭始皇使視之乃是先刻玉者始命去目睛二虎不復能去事見拾遺記

石牛

蜀王本紀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大便金蜀王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抱牛成道致三枝于城郭蜀道得通三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將兵隨石牛道伐蜀焉

石犀

華陽國志秦李冰為蜀守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詳見河渠杜甫詩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二犀牛志云五犀其說不同

田齊瑣微

棧道

國策田單為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于城陽山中王伯厚云據此非但蜀有棧道也

管仲之後

傳子云昔田氏有齊而管仲之後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為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管寧

穀

蘇秦稱臨淄之中車穀擊以為盛樂府注云齊人本好

穀擊相犯以為樂也蓋其俗云

鬪雞

走狗

六博

踰鞠

蘇秦說齊云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狗六博踰鞠

以牛蒙鐘

孟子引胡斲曰王坐于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問曰牛何之對曰將以蒙鐘陳祥道曰古之用蒙者多矣若天寶蒙寶鎮及寶器小子蒙邦器及軍器龜人蒙良

圍人蒙廐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戶或
蒙于始成成蒙于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蒙有司行事
而君不親犬羊為牲而牛馬不預有司爵弁而不見牲
駝而不純則蒙之為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蒙鐘而甚
者叩人鼻以衄社此先王之所棄也

楚瑣微

典籍

王子朝以典籍奔楚見左傳困學紀聞曰周之大寶河
圖大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寶矣
然而老聃之禮長宏之樂文獻猶存及王子朝之奔楚
於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也

營丘九頭圖

盛宏之荊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也楚靈王時
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

離騷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迩者騷離而遠者距離注騷

愁也離畔也伍舉所謂離騷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
楊雄為畔牢愁與楚語注合

檮杌

列國記聞云楚史曰檮杌亦曰書曰志日記檮杌獸名
或曰木也湘東紀聞云檮杌之獸能逆知未來故人有
掩捕輒逃匿史以示知往知來故名檮杌

夏州

左傳楚子為陳夏氏亂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

州

縣

楚滅陳為縣見史記縣名始此非始于秦也

金陵

立齋間錄云金陵即今南京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
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

霸山

春秋說文云楚武王獵山自名霸山一統志武王山在

棗陽縣東楚武王獵于此故名霸山

玉米田

書舊云歸州有玉米田屈原耕於此產白米如玉楚人遂名其田曰玉米又見屈原外傳

競渡

隋書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河因雨鼓櫂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為競渡之戲

牽鈎

隋書志楚又有牽鈎之戲云從講武所出楚將伐吳以為教戰流遷不改習以相傳鈎初發動皆有鼓節羣噪歌謠振驚遠近俗云以此厭勝致豐穰

角抵

漢武故事云內庭常設角抵戲角抵者六國時人所造也或曰角抵楚人造

竹卜

楚辭索瓊茅以筵筭兮王逸注楚人名結草折竹卜曰
筵筭荆楚歲時記曰秋分以牲祠社擲麥於社神以占
來歲豐歉或折以下

包茅

左傳包茅不貢盛宏之荆州記曰零陵郡有香茅桓公
所以責楚穀梁作菁茅也

畫羊懸穀

廣州記曰州廳梁上畫五羊又作五穀囊隨羊懸之云

晉高固為楚相五羊銜穀萃於楚庭故圖其象為瑞六
時廣州
屬楚

雞駭犀

國策楚王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抱朴子云通
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線置米其上以飼雞鷄見之驚故
名雞駭犀

夜光璧

詳上

明月珠

魯連子云楚之明月出蚌蜃

和氏璧

楚惠文王時得和氏璧見史記

白珩

趙襄子問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見國語

方府金

見莊辛說楚襄王注云方府之金四方所貢之金也

黃金

珠璣 犀象

國策楚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

朱鷺

詩疏義楚成王時有朱鷺合脊飛翔而來舞舊鼓吹朱鷺曲是也

茹黃狗

呂覽荆文王得茹黃之狗說苑作如黃

鐵腸鬼

異苑云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為劍

文綉馬

史記楚莊有愛馬衣似文綉

康王谷

青藤山人路史云世傳始并吞六國楚康王避難谷中名康王谷在匡廬山亦見一統志

采菱城

一統志采菱城在桃源縣東北二十里其湖產菱肉厚味甘楚平常采之

趙瑣徵

摩笄之山

趙襄子擊殺代王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故趙氏有摩笄之山詳見音樂按今鎮江府城西南五里亦有摩笄山志云劉宋戴顓女於此摩笄誓不適人因名

米山

一統志米山在山西澤州高平縣東一十里趙將廉頗積米於此俗呼大糧山

夫人城

郡國志洛州夫人城即趙武靈王夫人築也

潘吾刻迹

朝子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刻疎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於此

潘吾山名

正旦放生

孔叢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絲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

魏瑣徵

徑寸珠

史記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之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

夜光璧

鄒陽書曰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疑之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

君臣相博

史記信陵君與魏王博

樂羊城

郡國志定州博陵縣樂羊城魏文侯使樂羊取中山造

上計

韓子西門豹為鄴令居期年上計新序魏文侯時東陽上計錢布十倍上計者上其計簿

木鷗

異苑魏安釐王觀翔鷗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鷗之飛視天下如芥也吳客有隱游者聞之作木鷗而獻之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召隱游欲加刑焉隱游曰臣請為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知所之

韓瑄徵

水井

湖南志水井在開封府延津縣西南二十里世傳韓襄王藏冰之處

韓王之爻

古今萬物史魏時鑿土得尺鐵刻云韓王之爻不知爻為何物或云古大事必卜六爻已莫刻而記之疑亦影說姑附於此

燕瑣徵

三九之數

王應麟曰無三九之數書不傳

五位之卦

應劭曰燕昭王得五位之卦是曰燕易

蠱卜

春秋后語蘇秦事鬼谷學終辭歸道之月行以燕人蠱蠱卜傳說自給

秦谷

劉向別錄曰鄒子在燕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
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今名黍谷

龍膏燈

拾遺記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
獻昭王王坐通雲之堂以龍膏為燈光耀百里烟色丹
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世遙拜之燈以火浣布為纏

荃蕪香

燕昭王散荃蕪之香見拾遺記

銷暑招涼珠

拾遺記昭王時有國獻珠於昭王王取瑤潭之水洗其
沙泥乃嗟嘆曰自懸日月以來見黑蚌生珠已八九十
過此千歲一生珠也珠漸輕細昭王常懷此珠當隆暑
之月體自清涼號曰銷暑招涼之珠也

恆春樹

拾遺記燕昭王通霞臺左右種恆春之樹葉如蓮花芬
芳似桂花隨四時

明真里

拾遺記昭王徹色減味居乎正寢賜甘需羽衣一襲表
其墟為明真里也

七國攷卷第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